

本書榮膺教育部三十三年度文學類獎金



# 新中國幼苗的成長

陳紀澄著

陳紀澄著

新中國幼苗的成長

建中出版社印行

# 新中國幼苗的成長

## 目錄

敬獻給今日的父母、師長和幼童們	一
我幾乎做了失掉祖國和父母的嬰兒（爸爸的第一信）	一七
我的學校和校長先生	二六
黎明的夢	三三
抗屬之子	三七
幫助一切不幸的人	三九
榮譽屬於英勇的少年	四一
萬里還鄉記（週末故事之一）	四二
課外生產的學生	八三
你要做一個表裏如一的人	九〇

156421

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不把他們當學生待！	九八
過於相信，可能助長他的罪過	〇三
讓他們自悔	〇六
看畫（爸爸的第二信）	〇九
參加童軍榮譽裁判庭途中	一九
榮譽裁判庭上	二二
記葉揚鯨的死（榮譽故事之一）	二八
沒有什麼，我只是從池塘裏救活了一個人（榮譽故事之二）	三一
我雖然殘廢了，但心裏很愉快（榮譽故事之三）	三五
春江煦日（榮譽故事之四）	三八
助人不計報酬（榮譽故事之五）	四一
義植棠棣（週末故事之二）	四五
祖父與樹榦	六〇
麻雀案	六五
我愛中國，我尤愛我的祖園	七〇

ISAPOL

目次

尊重他人的名譽.....	一七五
不要使好人變為瘋子.....	一八三
女校火災.....	一八八
全體健康.....	一九二
錯誤的幫助和錯誤的逞強.....	一九五
談正義（爸爸的第三信）.....	二〇〇
學期終了.....	二〇四
散學日家庭晚會.....	二〇八
少年號長（週末故事之三）.....	二二三
暑期課程表.....	二二八
莫叫歷史遺棄.....	二三四
媽媽的生日.....	二三八
暑期遠足.....	二四八
一喜一喪.....	二五三
讀書訪友.....	二五六

(4) 讀友情 (爸爸的第四信)	二六四
交與子 (週末故事之四)	二七〇
校長病狀前的晨禱	二八八
江海柔潮 (爸爸的第五信)	二九二
後記	三〇四
掛圖後記	三〇五
再版小言	三〇六

## 敬獻給今日的父母、師長和幼童們

在動亂的年代，最易發掘人性。人類崇高的，卑劣的表現，也惟有在動亂的年代，被人看得最真切。概括說來，人性在動亂時代最容易失去平衡，崇高與卑劣在極度矛盾中鬥爭，而有強烈顯明的反映。社會上，綜錯複雜的形形色色，儘管千變萬化，卻代表看「人性」。

動亂時代的「人性」，有如潮水，有定期的起伏，也有不定期的泛濫。這潮水反映在成年人身上，代表着一個時代的思潮，行動，傾向。它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興衰；一個時代的隆替；若是反映在未成年的孩童身上，它就不只影響現在，並且要影響到將來了。

成年人是現時代的主宰，我們不抹殺現實，當然我們不敢說成年人無用；幼童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我們對將來抱着無限希望，對幼童則更不敢漠視。

假使我們不把自己的眼睛蒙蔽起來的話，在中國抗戰已滿八年，歐洲大戰將頻結局整年的今天，把我們的視線多多投擲在這新中國的幼苗身上，將會發現更多可歌可泣的



事蹟。而這種事蹟並非傳奇式的神話，使你聽後發生奇妙荒誕之感，而是你耳聞目視的家庭瑣屑，學校和社會隨時可發生的故事。

讀者若是已經做了父母，做了師長，甚至於你就是一個小學生，請你不妨仔細觀察觀察，想一想，你的子女，你的學生，你自己和你的同學，究竟他們和她們，在這動亂時代中表現了些什麼？受這時代影響的是什麼？究竟這種表現是受時代的賜與呢？社會，學校，家庭的賜與呢？敵人的賜與呢？可是另有緣故呢？

我不想在這裏分析什麼，解答什麼，只希望拿故事向讀者們控訴。

這幾年來，由於特別的興趣，在我注意的問題當中，兒童教養問題，佔去了我很多時間。我的幾個孩子幾乎時時在做着我的試驗品。爲搜集這種資料，逼着自己寫了幾年的日記，逼着去到學校，保育院，教養院去參觀。在過去幾年中，我接觸了無數的小學校長，教師，保育院和教養院的負責人以及兒童教育專家，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時由我耳聞，有時由我目視，使我常常忍不住狂呼，忍不住落淚。

我眼看着千千万萬失去了父母家鄉的孤兒哀女，淪陷在敵人手裏，被祖國搶救出來。千千万萬的子女因家長逃難，無力撫育，不能不離開父母溫馨的懷抱，投到保育院去接受新中國的集體生活教養；無數失掉父母撫育，原來孱弱垂危，却變爲剛強茁壯。

無數嬌生慣養，養尊處優的嬌兒嬌女，走出了家庭，跑上戰場。無數窮苦無依的幼童，却自動組織起來，成爲團體，爲祖國効命。無數秉賦奇異的兒童爲祖國創下了斑斑可考的英雄史蹟，他們神奇似地表彰着新中國的精神。但在同時，我也看見了多少可造就的優秀兒童，却毀於父母的溺愛，家庭豪華的生活。多少天真純潔的兒童，却遭受着家長和師長們的無理智的虐待，和不良行爲的煊染，以致變爲魯鈍愚蠢，狡猾市儈。他們年紀還小，但已失去了青春；他們正在發育，但身體已變爲畸形，喂呀！他們爲什麼瘋狂似的，像一羣小土匪，以破壞發洩他們的獸性？爲什麼一個畢業考第一的學生會是個偷兒？爲什麼一個兒童比賽得第一名的人，會是個賭徒？

這些現象，不容我們不深思。

我們看見這傳奇式的小英雄，不由得心花開放，肅然起敬，而對那羣失掉教養的不幸者也不由得怵目驚心，思之起粟。假如我們的良知還沒有泯滅，對於這第二代的不幸者，實在應該表示無限懺悔吧。懺悔我們實在不配做父母，不配做師長，不配……。

意大利兒童教育文藝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他的一部 *My school*（

「我的學校」，夏丏尊譯，爲「愛的教育」。開明出版）以「愛」爲全書故事的精髓，雖然時異境遷，但仍廣傳世界。令人讀後不忍釋手。可見「愛」是兒童教育的源泉，愛的力

熱誠，永遠是活躍在心的底處的。只要出自真誠，沒有不受感動的。美國作家奧爾柯德 (Louisa May Alcott) 所著「小婦人」(The Little Women) 以四姊妹做人物中心描寫家庭之愛，社會之愛，也風行世界。自二十九年，這兩本書，便被我當做對子女們的課外教材。他們也深深地愛着這兩本書。因為我在城裏服役，不能天天回鄉，對子女教育，完全放棄。中國的家庭又絕少能跟學校打成一片。戰後，因陋就簡，聘請不到好教員，甚至於拿開學校當商業做的也不在少數。反正當家長的能照常供給子女讀書，已經是時代的驕子，誰還顧到自己的孩子受的是什麼教育呀？成績怎麼樣呵？馬馬虎虎能讀書，在學生方面，說起來在上學，在家長方面說起來也算盡了責任。這就是抗戰時期的學生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縮影。

我和我的子女當然也不例外，對於他們的功課，我也很少時間去考問。不過學校裏發生的或聽到的一些事情，常常藉週末回鄉的時候，我向他們問，他們也樂意一五一十地向我報告。從那時候起，我便答應他們每週講一個故事，作為家庭週末餘興。小孩子們一聽到講故事，自然非常高興，可是給七八歲至十二三歲的孩子講故事，並不容易，講深了，不懂；講淺了，沒意思。引不起聽的興趣，就完全失掉要講的目的。而且故事內容要富有時代意義，尤其不容易。後來我決定拿「愛的教育」和「小婦人」裏的故事

試一試。可倒好，他們聽着非常有興趣，每次都能聚精會神地聽，不感疲倦。

「愛的教育」裏面本來有好多故事，就是成人看了，也會感動落淚的，我的孩子們更常常被故事感動得淚花撲簌。我有時故意壓抑故事的高潮，平淡地講說，或中止講，然而他們仍不免眼圈發紅，非逼我講完不可。若是故事是一個快樂的結局，他們就像得赦的囚犯，可以睡一覺好覺。若是一個不幸的結局，可以影響他們一夜不得安眠。

這總算這兩本書發了最大力量了吧？可是使我慢慢也感到這兩本書的缺陷。我覺得只是愛還不夠，必須愛的得當，愛的有方法：有啓示的愛，有後果的愛，才能使讀者聽者不只流完了淚而已。

後來我決定停止講這兩本書，專心搜羅一些有關抗戰，發揚民族精神，有真愛有真情，不致摧折兒童幼小心靈的故事講給他們聽。一面希望告訴他們一點時事，一面也希望起一點教育作用。這樣講了一年多，不知不覺竟有許多故事了。現在把它蒐集起來，做爲向新中國的父母，師長和幼童們的小小貢獻。正當我整理它的時候，忽然在我的櫃子裏發現一本孩子日記，看看筆跡，完全不是我的任何一個孩子寫的，而裏邊所記的事，情有的似乎是我的孩子們的事，有的又完全是別人家的事。我非常納悶，問他們，他們都推不知，我索性不管，一氣把它讀完，使我不禁大爲驚異。原來一個小孩子眼裏的人

(5)

(6)

，事，世界與成年人所看到的這樣不同！一切美麗的，醜陋的景象，在小孩子眼界也是截然劃分的！而成人的種種罪惡，影響小孩子的，又是多麼可怕！寫這日記的大概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有崇高的愛國思想，有光，有熱，自然她也是一個時代的不幸者。

我讀完了她的日記，抑制不住，掉下了幾滴眼淚。我的心，被她的天真爛漫的語句打動，不住地顫慄，一種聲音，好像在質問着我：「你配做家長嗎？你配做師長嗎？」我幾度低下頭來向她懺悔。然而我也從她的日記裏，得到不少光明的啓示，一切新鮮的，生機的嫩苗正在萌芽。大時代新中國的洪爐，正煉着鋼鐵，象徵着新中國幼苗的成長。

現在我把這個小孩子的日記拿來和我的故事一起發表。並請讀者恕我襲用亞米契斯「愛的教育」的形式，用「週末故事」代替「每月例話」，這樣或者可以多記載一些英雄少年的故事對於「今日兒童，明日戰士」添補一些滋養吧。

我幾乎做了失掉祖國和父母的嬰兒（爸爸的第一信）

親愛的穆珍：

你託人由鄉下帶來的日記和信，我很仔細地讀過了。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你能把你日常接觸的事物，一一記起，以你這般小小年紀能有這樣毅力和心胸，使我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你所記的一些傳奇式的小英雄的事蹟和你對祖國的愛護心情，尤其使我們無限的興奮。雖然你把社會上，學校裏，教師和同學們間的頂不名譽的事，也記載下來了，難免使我讀了有些惆悵，但我認為這不關緊要。因為我們的國家民族遭逢了空前大難，又飽受了一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們的國家社會自然是千瘡百孔，有種種缺陷，使人難盡滿意。幾年抗戰，是一面真實的鏡子，它把好的照出來了，同時也把壞的照出來了。沒有醜陋，也就顯不出美麗。抗戰是一個大熔爐，可以使破銅爛鐵，百煉成鋼，但仍不免有渣滓。我們又何必掩飾呢？

(7)

社會儘管不停留地在鋪張黑幕，而你們，却像天使般的，無邪無憂，從新生中，帶來了光明。我相信這種光度將因你們的成長而漸漸擴大，從新中國誕生的搖籃，普照全

世界，蔚為新中國之光明！

我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像你們這般大小年紀的一輩，雖然生下來就遭逢苦難，也正因爲苦難，你們纔鍛鍊的多。鍛鍊的多，就是人生的幸運，時代的驕子。你們生下來的十幾年當中，真是中華民族史最重要的時期，中國從來也沒有度過這樣艱苦的日子，每個同胞也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鍛鍊和受過這樣試驗。幸有明機謀遠的領袖當先領導，千千萬萬的英勇軍民拚死効命，我們已經和敵人廝戰了將近七年，奠定下不敗的基礎，札下新芽。中華民族也誓必得到新的生機，才能生存下去。而你們恰逢其會，誕生在中國新生的一代，豈不也是一種幸運嗎？

你們今天或者對於父母不能給你們生活上最低的需要，感到不滿，或在受着家庭和學校不合理的虐待，有時候覺得不舒服。你們也許聽見飛機一響，一說紅球挂起，你們的小心眼裏仍存着恐怖厭煩，可是一個事實告訴了你，就是現在的一切，完全因爲戰爭。你的父母一代，正肩負着沉重痛苦的担子，在引着你們走。

你們在這幾年當中，認識了祖國，也認識了敵人。你們的愛，憎，已深深地埋伏在心的底處。不祇我們這一代，把幼年被平庸的歲月咬蝕了。

到今天，不祇你的父母已因戰爭改變了一向平淡的生活，就是整個人類，社會，也

在變，朝光明處變。

你們這樣年青，再長幾歲，就成少年，你們生下來雖多苦難，而一段光明的路程，却待你們走，任憑你們展長。那時候，你們比世界任何國的少年，多背負着一個祖國新生的搖籃，你們是祖國新生的嬰兒，你們看見了祖國的誕生，也看見了祖國的茁壯，該是多麼驕傲呵。

至於你，我親愛的孩子，正如你來信問我：『爸爸！請把我降生的情況告訴我，讓我補記在這本日記的篇首，因為您和媽媽從來也沒有說過。也不知爲了什麼？』是的，你更是一個多苦多難的孩子，你生下來這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不和國運攸關。

我記得是民國二十年，你母親從關裏到東北去，乘平吉大通車過瀋陽，長春，到達松花江。那天正是「九一八」的次晨，若晚到一天，你母親將被阻隔在中途。那年的廢曆除夕，敵軍進佔那個美麗的都市。七八月間，松花江泡濫，汪洋大冰，沖淹了整個都市，三十萬人口的東方巴黎遭受着天災人禍，市民們真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敵人在這時候，大事搜捕抗日反滿份子，恐怖和疫癘，圍繞着每個人，我們住的地方幾次被敵國憲兵光顧，我們家，特別因爲你母親懷着孕，更顯得狼狽不堪。

一批批的人被敵探無故槍殺，扔在沖沒了街頭的洪流中，一具一具的浮屍，像枯木

般地到處飄流，而因腐水過久，臭氣燻天，中了丹毒的人，天天報紙上載着可怕的死亡數目。我和我的母親和哥哥姐姐，在這種困厄之域，若不走，不死於敵人的槍殺，也必死於疫癘，可是，你偏偏這時候呱呱墜地了。因為敵人和腐水把我們封鎖在一個偏僻的鄉間，使你的降生，沒得到醫生的照護，可是你生下來就這麼強壯，哭聲異常洪亮，並且有兩只大大的眼睛，令人可愛。我們雖然在那種困厄的環境裏，並不因為你降生感到麻煩，反覺着增添了不少寬慰。但是現實的環境畢竟太殘酷了，敵人和疫癘逼着我們非早早離開那個久已消逝了美麗，充滿着恐怖和死亡的場所不可。

我們想了又想，盤算了又盤算，你是我們唯一可丟棄一件行李。不過你是一個有生命的行李，我們就跟一個朋友的母親商議，無論如何，請她替我們把你撫養着，以減少我們逃出敵人魔掌的累贅。當時我們為你留給她幾百塊錢，做為養贍的費用，並且約定一年後來接收你，若過一年後，我們不來，就請她自由處理。起初，她一再推托，後來見我們的情意懇切，你實在也是個累贅，便答應了。我們當時雖然多少有點割捨不得的意思，但因為你剛剛生下來，和我們只有先天的關係，還缺少感情上的恩愛，所以我們也慶幸你雖然失掉了父母，但得到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照顧，也未嘗不是不幸中的幸事。

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等你彌月之後，把你交給那位老太太，然後我們便設法逃出敵人的陷穽，等過一年回來再接收你，這樣既可免除我們目前的累贅，又算盡了爲父母的心腸。

決定後幾天內，我和你媽曾經向你這不會說話，也不會聽聲的無知的嬰兒，說：「你好好跟着老太太，不要哭，明年我們回來給你帶家鄉的香椿芽，天津的白梨來，餵你吃。」你僅是張張嘴，一副初生嬰兒的淺笑。媽媽和我雖然是在逗你發笑，其實這分明是辛酸的癡問。明明知道你不会懂，偏要把話說給不懂的人聽，這是多麼痛苦的矛盾！

那時候，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明年」，覺得只要有「明年」，就有你，也就有一切。現在想來，「明年」是多麼一個殘酷無情的記號！

當你生下二十天的時候，敵人一種更毒狠的手段拿出來了，牠假惺惺地勸誘每個居留當地的知識份子替牠工作，答應給高官厚俸，否則格殺勿論。這種情形，逼使我們不能再多留一天，甚至於一刻了。這天深夜，我們好像臨斬的囚徒，希望越獄，希望得到拯救。特別對於你，是最後命運的裁判。依照我們的決定，等你彌月後，送給人家去撫養，然後我們再逃走，但事實變化太快，時間既不容許再停留下去，而我們和你又多增

加了一十六天長久的情感，使我們要拋棄你的心思，忽然發生了動搖。因為那時候，我們雖然希望在「明年」，卻怕「明年」帶給我們的是失望，不是希望。假使萬一「明年」不能來接收你，聽憑那位老太太自由處置你，她再把你打發到另一個什麼人家，甚至於把你賣掉了，那將是怎樣的一個慘局？假使十年八載不能見你，你將在敵人壓榨下當奴隸，受敵人的教育，認賊作父，那又是怎樣的一個悲劇？種種不幸的結果，一幕一幕地，在襲擊着我們的思潮，使我們一時陷於苦痛的迷惘。我們把你抱起，看看你那紅潤的小臉，兩只炯炯有光的眼睛，覺得像你這樣初生的嬰兒，一天也沒有看見祖國的面貌，竟從此做了敵國箝制下的小順民，真是人間無比的悲劇！

我被良知的苛責和憤慨的激動，在一剎那間，改變前議，決計帶你這隻已決定丟棄不屬於祖國的雛兒，仍回到祖國的大地去哺養。我把我的意思告訴給你媽，她迸流着眼淚，跪在牀頭，替你這得救的嬰兒禱告並祝福。

第二天清晨，我們悄悄地離開這東方的屠場。

在路上經過敵人多次的盤查，於十天以後才僥倖逃出虎口。看見祖國鮮艷的旗幟，我們才舒了口氣。幾天的海上生活，風浪顛擺，使你的媽媽種下了病根，而你却像特別慣於呼吸海洋空氣的，顯得特別精神。幾天之內，你越發胖了，到上海的那一天，我們

像從戰場上敗下來的潰兵，疲憊不堪，狼狽得無法形容，你呢，却像凱旋的一員小將，緊握着小拳頭，啾啾啾地唱着勝利之歌。

那一天，正是你的彌月，在剎那間的寂靜中，我回想起，假如不是敵人的緊逼和疲癯的傳播，照原計劃，今天正是將你交割的日子，那麼，我們今天和你相距不但已遠有萬里，而且你的父母正在祖國呼吸自由空氣的時候，你已經是敵人箝制下的一個新丁了！……我不敢再想下去。

這天，我們雖疲憊，但極快愉，以「幸虧沒做錯了一件事」的心情，以拯救了一個陷在魔窟的嬰兒的心情，代替了給你設湯餅筵。

一年，兩年，三年，你越長越大了，可是敵人的魔爪也越入越深了。

你在漢口入幼稚園是剛剛四歲，你會唱許多短歌，你又天真，活潑，懂事，誰不誇獎你？說：「這孩子大了了不起！」我們實在也特別疼愛你，你似乎也特別稱我們的心，從來不生病，壯得像洋囡囡。那年兒童健康和智力比賽，你榮膺第一。你的智力，知道中國的敵人是誰，知道我們的領袖是蔣委員長。在幼稚園畢業的時候，那位教音樂的美國女教師特別抱着你照了一張像，親親地吻着你。一張繫着紅絲帶的小文憑，代表着你完成了祖國幼稚教育的課程。

又過一年，北方烽火，漫延到東南。整整一年，我們被逼迫着離開華中，逃來四川「五三」，「五四」大轟炸，在血肉淋漓，屍體橫陳的堆裏，把你拖了出來，你竟至連一點破傷沒受。接着又逃難轉徙，過着極度不安的生活。

這幾年的事情，在你的日記裏，已經寫得清楚明白了。用不着我再給你補充下去。只是你降生時的情景和未能記事以前的情景，正如你要求與我的，需要我給你把這塊空白填滿。

孩子！關於你降生時的種種情景，你問：「爲什麼從來不告訴給你？」我實在說不出有什麼理由。假若說因爲我們的一念之差，幾乎鑄成大錯的話，然而我們幸而又沒那麼做，豈不更向你誇耀嗎？不是的，孩子！我實在不忍說，不忍想，實際遭受了你那幸而未遭受的命運的孩子，算一算，到今天都是十二三歲的小少年了，他們是成千成萬的，然而他們是怎樣過着日子？他們不都是敵人箝制下過着痛苦的生活嗎？他們還認識他們的祖國嗎？因而，我們常常默想，假使你當時被我們判決了「明年再來接你」的徒刑，實際「明年」的鐵鍊，拉得這麼悠長，而今，你這麼一個亭亭玉立，敏慧勇敢的小戰士，當了敵人的小順民，不只增加我們的嫉恨，罪惡，你對你的爸爸媽媽，也將如神話一般的模糊迷惘，甚至於，人家要問起你的爸爸，媽媽來，你要恨我們，罵我們。不！敢

人使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父母是誰？你的祖國是誰？更會使你把你的父母當成仇敵，把你的祖國當成仇敵。那豈不成了千古未有，慘絕人寰的悲劇了嗎？祝你  
進步！

爸爸。

## 我的學校和校長先生

家由城裏疏散到鄉下來的第二天，爸爸便領我投考了化雨中學的附小插班生。這些天，因為等着揭曉，心裏着實有點發慌，假如考不上，那該多麼害羞哇。爲使自己的心，不像吊桶似的懸懸着，就幫忙媽媽收拾破東爛西。我和姐姐弟弟在媽媽總指揮之下，一會兒幹這個，一會兒幹那個，我們把每件東西都按排得挨牆靠背，把桌椅板檯都擦得爭明微亮。

這回可把媽媽的嘴堵住了，她一向怪嫌我們懶，淨誇獎人家。不過因爲收拾東西，使我想起前年轟炸時，我那只小皮箱炸得太可惜了。那裏邊有我集了幾年的小畫片，橡皮小獅子和膠皮小狗，洋娃娃。這些東西，睡覺的時候，我都把它們擱在被窩兒的。我想起來就恨，恨那可惡的死鬼子，將來務必讓它包賠不可！

爸爸自城裏回來了，說剛才順腳到學校看過榜，我和姐姐都考取了，他恭賀我們，我真有點不好意思，臉立時覺着有點發燒，但我的心已不再那麼懸懸着了。

爸爸說馬上要領我們去看榜，並且說假如校長在的話，也準備領我們先去拜見拜見

他。

我們高興極了。關於校長的故事，我已經聽爸爸講過幾回，我對於爸爸所描繪的一位慈祥而勇敢的老人的影子，印象極其深刻，恨不得立刻瞻仰瞻仰他。

我們一邊走，爸爸一邊囑咐我們，要是見了校長的時候，不要拘拘束束的，要有禮貌。爸爸總是怕我們失禮，其實那能夠呢。

從我們的家到學校去，要越過彎長的一大段山道，穿過一片竹林，經過一條小溪石橋，沿一片青青的麥田，再往前走，便到公路。這一條廣闊公路的支路，每天來來往往的人挺多。公路旁邊有一個用松木幹紮成的門欄，門欄上挂着一塊「化雨中學附小」的底黑字的牌子。因為學校實際在山上，要從公路到達有教室的地方，須要攀登很長的石階甬道。山上長滿了黃葛樹，松杉和不知名的灌木，雖然時季是初春，但川中春早，蒼翠的枝葉，已經長得挺茂盛，整個山被密密的樹林封嚴，看不見一塊山石的面貌，只有高聳在山巔的一座塔，從蔭綠的枝葉間，可以瞧得見。

爸爸說，這是重慶的森林區，也是風景最幽美的地方，在抗戰時期，誰能得到這麼一個環境讀書太幸福了。說着說着，我們已經沿着兩旁植滿灌木的甬道，來到教室的下邊。這個教室，我投考的時候，已經來過了，牆壁門窗，油漆粉刷都挺新艷，像是蓋在

沒好久的。二樓的中間，還刻着「新生樓」三個大字，前面，還有一個很寬敞的陽臺。

這時候，樓下貼榜處已擁滿了不少人，學生有，家長也有，吵吵鬧鬧的。有的看着榜在順着次序唸着每個考取的名字。有的說誰誰也取上了，還有的正在那裏咕咕呱呱打鬧的。爸爸領我們從人堆裏擠過去，他用手指着第六排第一行，說姐姐的名字在那裏，我的名字在第十一排的第二行。我們順着手指的去處，看到了我們的名字，還看見每個名字上邊塗着一個大大的紅點呢。

其中有幾個學生，和我在一個教室裏考過，彼此雖不知道誰叫什麼名字，但面孔都挺熟。大概因為都考取了的緣故吧？他們都笑嘻嘻地和我打了招呼。爸爸問我，認得他們嗎？我說，並不認得，只是在一塊兒考過。爸爸也隨着向他們點點頭。

天色快黃昏了，看榜的人越來越多。

我們正要從人叢裏擠了出來的時候，從樓上下來了一位老年人，一頭斑白的頭髮，兩道長長的銀色眉毛，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裝，穿着黑色皮鞋。他的頭髮和鬚眉雖然已經斑白了，可是看他那紅潤的一副臉，炯炯有光的兩只眼睛，却顯着他非常年青。

他一看見這麼多的人，就展開了笑臉，說：「考取的同學們哪！我慶賀你們！沒考取的同學，也不要心慌，過兩天，我們還要補考一次。」跟着就有好多家長湊近前去，

問長問短，於是這位老人便被學生和家長們團團圍住。

我正看得出神的時候，爸爸指給我們說：「他就是校長！」啊！我楞住了。

爸爸以先講給我們的老英雄的故事，霎時便一幕一幕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他率領着一枝義勇軍，騎着俊驃白馬，馳騁在長城邊外，和敵人搏鬥時的英姿。

九年前，他是一枝義勇軍的首領，先在遼河流域遊擊。那時候，他有五百多名同志，他以親兄弟的情常對待他們，五百多名神槍手，受了他真摯的感動，都願意擁戴他並且以老大哥稱呼他。劉二堡一役，他們圍剿一旅以上的寇兵，結果大勝。震怒了關東軍，於是派十架飛機，一旅團寇兵來掃蕩他們，而他巧妙地給敵人設下了陷阱，使敵人又受了很大損失，狼狽潰退。老英雄領着這枝人馬，穿過打通路，又轉戰在喜峯口外，曾幾次截擊敵偽的糧秣車，使敵人一聽見他的威名，便打寒戰。但終有一次，他受了傷，而他這一枝鉄流，遂跟着也編入國軍。當他和他的弟兄們捱別的時候，幾百骨肉般的同志，都灑淚爲他祝福。他答應他們的是：「決定再幹一番更堅苦更踏實的工作，報答你們愛護我的心！」

這一幕幕的情景，不停地在腦子裏打旋旋，使我對眼前這位老人不由地增加了更多的敬愛。

爸爸趕忙拉我們鑽過去，老校長一看見爸爸，也就走過來。那羣不幸沒考取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們，好像都得到了安慰，跟着也就散了。

爸爸把我和姐姐介紹給老校長，我倆恭恭敬敬地對他行了禮。他就引我們到一間像是客廳又像是教職員的休息室裏去。

這時候，焦黃色的電燈亮了，模模糊糊看出口裏貼着許多油畫。他和爸爸坐在一隻藤椅上，讓我和姐姐坐在旁邊的一隻小藤椅上。他拉住我的手，說：

「孩子們！從今以後，我們便有幾年的時間生活在一起了！」

他的聲音很低微並且多少有點發抖。他說完以後，不停地撫摸我們的頭髮和胳膊。然後他很愉快地對我們說：

「在學校和在家一樣，你們不要怕什麼。」

他這句話，可觸動了我的心思，我記得原先在城裏上學時，有一位級任教員整天的哭喪着臉，見了學生不是斥罵就是諷刺，我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活閻王」，「活閻王」一上課，我們就像是在陰曹地府受審判一樣，大家閉氣不出，膽小的同學簡直一句話也答不出來。見了他只知道怕，什麼也不知道。

老校長這一提，馬上一副閻王臉立刻又出現在我的面前，使我的眼睛幾乎花了。幸

而有一隻溫暖的手在我的肩上拍打着，使我纔蘇醒過來，在我面前的不是「活閻王」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這一下下的工夫，我們和這位老人連一點陌生的樣子也沒有了，而且，我很奇怪的，他稱呼我們「孩子」，怎麼不叫我們「小朋友」呢？稱呼我們「孩子」的，除了爸爸媽媽以外，別人這樣叫我們還是頭一回聽見呢。我真不懂，不過我心裏的確添了些溫暖。

他告訴爸爸說：「兩年前，這一帶僅是一片樹林，房屋人煙都沒有，對面山上的農戶，也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城裏的人纔到這裏來蓋房子。我本來要在這裏辦一個農場，以實踐我所應許我那五百弟兄們的臨別贈言。後來，看看這塊地方需要學校比農場還厲害，於是我堅決地先開辦一個學校，這幾間茅草房子都是同情我的朋友們捐助蓋起的……我唯一的希望，是藉這塊新開闢的園地，墾殖些新的根苗！」

他斑白的髮和紅潤的臉，在漸漸光亮了的燈下，顯着越發清秀了。

爸爸又問了他過去的一些事。他興奮地說：「舊的創傷需要新的事業來彌補！」

說完以後，他又掀起褲腳，在腿肚上顯出了一塊光榮的印誌，他指着說：「你看，九年前的創傷。不是已經結了疤了嗎？」

爸爸又託咐了幾句話，我們便向他告別。臨走的時候，他又囑咐我們：「孩子們！明天開學，早點來。和在家裏的一樣，今後我們要生活在一起了！」

## 黎明的夢

天一撲明，我便被夢驚醒。以前聽大人們講夢，講得津津有味，我就常想做一夢，給他們學說學說。可是夢總也做不來。有幾次，好像是做過夢了，但醒後一點兒都不記得。聽人說：不做夢的孩子不聰明。我常因不做夢，懷疑我會不會是個傻子。

這回我可做夢了，並且夢景還是這麼奇怪。

有一天黃昏，我獨自一個人，走進了一片烏黑的樹林。似乎是秋天，黯弱的陽光，還隱隱約約從樹梢射進來。幾隻啄木鳥落在樹枝咕噓咕噓地叫着。我正在挺愉快欣賞這秋日黃昏的幽美。樹梢忽然被風吹動，一陣沙沙的響，隨後就有東西打在我的頭上，我霎時就駭怕起來。等我定神一看，原來是風吹動了樹，樹葉一片一片地落下了。但我的駭怕心一點兒也沒有祛除，看看四週，只有我孤零零一個人，我突然懷疑起來：爲什麼我自個兒來到這兒？假使碰見野獸了怎麼辦？想到這裏，越發怕了。

我正想逃出森林的時候，忽然刮起狂風，呼呼的響。樹也不住地撞頭。霎時，天色變黑了，陽光消逝了，只聽見沙沙的樹葉掉落的響聲，只看見天空的層層黑雲和地上黯

淡無光的衰艸。

我的週圍，佈滿了恐懼。我的心不住地怦怦亂跳。

我極力爭脫這黑暗恐怖的週圍，拚着命向前跑，不想兩隻鞋被地上的雜亂樹枝划落，也顧不得穿起。我的赤腳，一會兒踩着碎石瓦片，一會兒踩着樹枝莢莢，我忍着疼，往前跑，越跑越黑暗，越跑越不出。背後更像多添了一個黑影子緊緊地在追趕着。彷彿我若停一步，便追趕上我。

我氣喘了，但仍拚命地掙扎，但不是碰着樹身，就撞着石頭。這時，風越刮越大，後面的黑影越追越近，而前面又好像有無數隻惡虎在吼，嚇住我的去路。

前進不得，後退不得，在這絕望的一剎那，我才拚命地喊：『爸爸！媽媽！』我的氣力實在一點也沒有了，終於仆倒在地上。我昏過去。

這時候，我只覺得雨浙浙瀝瀝地落下，雨點打擊着我的臉和混身。我頓時感到了清醒。我聽見唧唧的秋蟲叫喚，嗅到蕪草發出的幽香。

我的爸爸果真喘吁吁地跑來，他淒啞地喊着：『穆珍！穆珍！』

當他在地，發現了我僵持淋濕的身體，他一下把我抱起，說：『穆珍！你怎麼一個人跑到這兒來？我們尋找你已經半天了！』

他的話，我聽得非常清楚，心裏也非常明白，只是回答不出一句話來。我僅能夠睜大眼睛，笑一笑，然後又把眼合起。這時候，我的心裏，沒有風暴，沒有恐怖；耳邊也沒有虎吼；眼前也沒有黑影。我的心充滿了平靜安適，快樂希望，雖然雨仍在啪啪地打着我的臉。

他似乎把我抱到森林裏一間茅草房前，他輕輕叩了一下，兩扇柴門，頓然敞開。茅屋主人，迎接出來。爸爸把我放在一只牀上，一面用毛巾替我擦拭臉上的雨點，一面剝掉我淋濕的外衣，請茅屋主人生起柴火，爲我烤乾。

茅屋主人就在地下生起柴火，熊熊的火光，刺激着我的眼睛。我模糊看見一位白髮老人，拿着我的衣服，在火上烘烤，爸爸也在擦拭他自己身上的雨濕。

老人說：『讓她睡吧。睡醒了，好上學去。』

他的聲音，我聽來非常熟悉，我睜開眼一看，可使我吃驚不小，他不是老校長嗎？他的確是老校長。

這時候，我的心越發安定了。我睜開惺忪的眼，並且坐起來，和他們訴說我迷入森林的經過。

爸爸老校長撫摩着我的胳膊，安慰我說：『孩子！不要怕！森林雖黑，但有我和你的爸

爸在。天快亮了，趕快回家換衣服上學去吧。」

爸爸跟着就領我走出茅屋。雨早停了，風也停了。黎明的清寒，襲擊我的全身發抖。這時，曙光在樹梢間閃爍，山鳥出巢攀枝。又一會兒，太陽從東方升起，百鳥齊鳴。在空際有無數隻白鴿，尾端奏着愉快的樂曲，成羣地遨翔。在叢叢的密林梢間，望見蔚藍的雲海中，有數不清的美人，振着翅膀，冉冉而下。

這真是一個奇景，我驚訝得什麼似的，使我留戀不想離開，正要問爸爸，不料姐姐跑來了，說：

「在這裏玩什麼，還不快走，學校要升旗了！」  
我被她的話驚醒了，剛才的一切都消逝，原來是在做夢。

爸爸問我，夜裏爲什麼喊叫，我告訴他剛才的夢景。他說：「怪不得聽着你叫，又像害怕，又像在笑。」然後他又把夢景解釋給我聽，他說我的夢完全受了昨天老校長室內那張油畫的暗示。

## 抗屬之子

我走到學校裏的時候，操場上一夥一夥的學生正在做各色各樣的遊戲。註冊部門口，擁擠着大批人。許多家長們來替子女們繳學費，有的家長們攢着鈔票在嘆氣。姐姐連我的入學手續都弄好了。

在操場上，瞧見幾個朋友家的小孩，他們是新從昆明來的，也是插班生。昨天在隔壁，瞧見一個小女孩，沒說話，今天也在操場見面了。她好像認識我，向我笑了笑。我問她的姓名，她說她叫王麗，住在我家隔壁，也讀四下。我高興極了，得到這麼一個美麗的同學，又是鄰居。我倆就玩起來。

一陣鈴聲響。老校長和幾位男女教員從休息室裏走出來。我們按班次前後站好，我王麗恰好排在一隊，並且是一先一後。有一位高年級同學擔任司儀。老校長領導全體生向石台上的國父遺像行禮後，唱國歌跟升旗歌。我們注視着一面嶄新的旗幟，徐徐地在半天空飄揚。

今天的歌聲，真是響亮清澈，歌的音浪被山峯遮阻，又把回聲播送到我們的耳鼓。

考校長先勉勵了同學幾句話，後又報告本學期的新生人數，並把新聘請一位呆頭呆腦的年青訓導主任和幾位教員介紹給我們。

他跟着，年青的訓育主任就走到石台上，不知怎麼，同學們見了這位新來的訓導主任，沒都禁不住嗤嗤笑，王麗從背後用手指彈劬我，有幾位同學也不住地做怪像。原來這位新訓導主任穿着一身藍土布學生服，禿頭，黑臉，活像一個鄉巴佬。他上台後沒說話，同學們先笑了。於是他那兩排白白的牙齒完全顯露出來，跟黑人牙膏上的黑人一樣。恐怕是同學們沒看慣這廝村氣的先生罷，都不由地發笑，有的怕先生們聽見，遂咬著舌尖，壓下了頭。

可是他的態度非常和藹，而說起話來又極令人感動，他說他願意和我們同住在一起，假使同學們發現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儘管說。他鼓勵我們說話，但須嚴守秩序，認真讀書。

他顫抖着聲音告訴我們：抗戰幾年，國家一天比一天艱苦，你們的家長都有力量供給你們讀書，實在不容易，你們能得到這麼個幽美環境讀書，也不容易。……

大家聽了他的話，把剛才的嘻皮笑臉頓然收斂了，一個個都恢復了嚴肅的面孔。隨後，又有幾位新先生講話。

這時候，忽然有一位工友跑到老校長跟前，小聲小氣好像報告什麼。老校長就跟工友走去。在遠處又聽見一個女人哭泣的聲音，忽斷忽續的。大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故，先生們也向着校長去處張望。

暫時的啞靜。

不一會兒，老校長帶領一個約模四十多歲的婦人，和一個七八歲光景的男孩，這位婦人的眼窩雖然還有沒擦乾的淚痕，但臉上却浮着笑容，那個男孩緊緊地偎倚着她。

誰原來這小孩是這位婦人的兒子，小孩的父親於二十八年被徵調到前線打仗去了，幾年來，沒接過一封信，家裏又很窮，這位婦人給人家傭工，養活她的孩子跟她的一位瞎眼婆婆，她白天去，晚上回家，照規矩這個小孩也只有像豬砍草的命運，不過因為左鄰右舍的人們常常勸她，無論如何要讓她的孩子讀書，打仗也好，平時也好，讀書人總歸有便宜。她說家窮唸不起書，有人就告訴她，抗戰家屬是有功於國家的，應該受優待，不繳學費或者也可以。

她聽信了鄰居的話，跑到幾個學校去報名，不料都拒絕了她。她還聽了許多不順耳的話，有的說：「窮孩子，還想唸什麼書？」有的說：「誰管你是不是抗戰家屬，讀書就必須繳費。」

校長提着重重的脚步，邁上石台，向同學們報告這件事的經過。同學們一個個都默默地傾聽着，一面注視着這個無緣分，被拒絕讀書的孩子。他的媽媽本來已經滿面笑容，耳聽校長重述她的遭遇，「哇」的一聲又大哭起來，那個小孩也頻頻地揉揉他的眼睛。

同學們的面孔上立刻顯露出種種不同的表情。大家極顯難過的樣子，有幾個人似乎眼窩濕了。這時，操場上除了這個婦人嗚咽的聲音外，什麼也聽不見，大家閉着氣靜靜地渴望知道校長將怎樣處理這件事。

平校長跟着就應謝那位婦人說：「你回去吧，把孩子留在這裏……」  
那位婦人又痛哭，像饑饉的人對校長嗚咽爭天，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點了點頭，轉身走了。

## 幫助一切不幸的人

一清早跑過佈告處的時候，知道今天上午第三堂課完結以後，開一歡迎新同學同樂會」。高年級的同學們都在東西跑，張羅節目。我們這一班，據說有一幕戲劇要上演。幾個演員由先生們領導着偷偷地在臥室裏排演。

禮堂門口，紮上一些松枝，貼着幾張紅紙的標語。台上懸着一張桌子，桌上只鮮花瓶。兩邊還有幾排長凳。

第三堂課完結以後，同學們都陸陸續續走進禮堂。有一會兒，老校長，黑人牙高（同學們這樣稱呼那位呆頭呆腦，村氣十足的新訓育主任），喜馬拉雅山（一位教公民的先生，因為鼻子高，個頭大，同學們就送了個暱稱），朱太婆（一位教國文的女先生，年編稍微大一點）和許許多多男女先生們跟着走進來，再進來的是幾位男女家長。女家長穿草履，鬚髮米屑，嚇上那位抗屬同學的母親也跟在後邊。看見她把最妍的衣服都穿上了，一件湛藍粗布半截套褂，一條黑帆布褲子，緊緊地用繩帶繫着。一雙黑布鞋，倒是沒穿着襪子。烏黑的頭髮，似乎擦上的是水，不是油，所以顯得亂蓬蓬的，梳成兩

纒成爲一個窩窩頭形的髻，在腦勺兒後邊搭拉着。她和那幾位「摩登兒」（摩登）站在一塊兒，活活像人家的傭人，她扭扭捏捏的樣兒，非常不自然。她跟那些家長們一齊走到台上，也坐在兩邊長凳上。她的兩只眼直楞地似乎是向台下尋找他的兒子，大家的視線也就不斷地一會兒瞧瞧她，一會兒又望望她的兒子。

這時候，老校長把鈴搖一搖，他叫所有新同學都到台上來，我也擠在當中。六七十個學生把個台擠得滿滿盪盪。

同學們的衣服真是五光十色，長的短的，要什麼樣有什麼樣。只不過在這六七十個人當中，那位抗屬同學穿的看出來最壞。一件癱腫的藍粗布棉襖，一條又肥又大的棉褲。有好多同學們以奇怪的眼光，投向他的衣服，甚至於都不喜和他接近。但是他的母親却一直目不轉睛地盯視着他，滿面浮着笑容，笑裏藏着無盡的希望和愛意，而他除了服飾之外，恐怕比一般同學還要健康。

老校長依然用他那富於感情的語調，對新同學們說了些勉勵的話，然後他特別介紹了兩位同學，他說這兩位新同學都有特殊情形，不但免繳學膳費，就是今後他們的一切困難，他都樂意負責代爲解決。雖然學校是私立的，但是他抱定了竭盡全力幫助一切不幸者的決心。

他說完話以後，大家拚命地鼓掌。

從人叢中走出了兩個學生，一個是抗屬之子，另一個是七八歲光景的男生。

老校長指着抗屬之子說：「他的爸爸替我們打敵人去了，他是抗戰家屬，我們不但應該尊敬他，還該應幫助他。人生下來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可是……」他說到「可」是「」字，嗓子有點瘖啞，然後他轉過話頭：「這個孩子是光榮的血，恐怕也是復仇的血。」

他的母親見老校長在講她的兒子，也聽不懂說的是什麼意思，不過「血」是什麼她是知道的，她又聽着老校長顫抖的聲音，她心想反正老校長不會跟她開什麼玩笑，而她想起兩年來沒音訊的丈夫，眼窩不由地又濕潤了。

接着老校長又指那另一個學生，說：

「這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去年敵機來轟炸這一帶，他的父母被炸死，只剩下他一個。也被我們免費收留下來。希望他長大了，給爹娘復仇！」

又一陣掌聲。隨着，舊同學們唱過「歡迎新同學歌」，這時有一個高年級同學提議，請新同學家長致詞。老校長就轉身請男女家長們說幾句話，他們都互相推諉說沒有什麼說的，誰也沒料到抗屬同學的母親立起來，問老校長可以不可以讓她說幾句話。當老校

校長報告說：「抗屬同學的母親要對諸位同學講幾句話長的時候，聲聲是呼聲，震撼着禮堂。」

「我是一個幫人的，不會說話，我的外頭人（丈夫）去打鬼子去，我的娃兒想讀書，讀不起，別的學堂裏不收留，老校長硬是心腸好，不要錢，許我娃兒讀書。我們幫人的也有天地良心，假如不厭棄我，我願意替你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針線，只圖報補報你老人家的好心腸！」她喘吁吁的說完，眼巴巴望着老校長答應她的要求。

老校長說：「謝謝你的好意，我需要的時候，一定來請你。」  
然後，她又對老校長說：

「這道讓校長，我要回香給家煮飯去了。」  
「我且讓着也，台末末來，且歸亦原做。」  
遊藝節目，有歌詠，有口琴，有相聲。煞尾是國劇。

「一」當演劇開始的時候，舞臺上出現了一個流浪的鬍子，一身破爛的衣服，他尋覓過好幾次，在舞臺裏徘徊，他困倦了以後，便倚靠一塊石頭睡醒。他正帶着看見這個流浪鬍子的時候，小學生背着書包要去上學。他們拍拍他的肩膀，他挺高興地跟着走，到一個學校門口，有一個玉友模樣的人攔住他，一些學生也瞧他的衣服，向外推他，原來引他來的幾個學生也無蹤影了。這時候有一位婦人來了，跪在樓門口央求讓他的孩子進去，流浪孩

王雲也不住地哭泣着向圍緊的圍欄內張望。可是裏邊的人，沒有一個人伸同情的手，却把胡石子、胡土坤拉攏向他們，用最難聽的醜字眼怒罵他倆。這當他倆失去望之餘，起身要走的時候，柵欄裏出來了一位鬚髮斑白的老人，似乎盤問他倆可曾見胡石子，隨後就對她們進來了。

劇演到這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是在描寫抗屬對學的，所以台下正個個響着熱淚盈眶地拍桌畫圈，有一部分同學更跑到他的面前，問着他知道不知道，有什麼反響沒有，那知道他的淚花已經灑滿了臉。正在看得出神，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台上，當鐘鈴聲上鈴響，那孩子心裏迷迷地又從柵欄裏走出的時候，在原先她跪的地方，出現了一位勝利歸來的戎裝軍人。她和孩子向那軍人，楞了半會兒，嚇！這位軍人似柔似硬，這孩子就是怕他的兒子，他便把孩子這娘，親了又親。而這位婦人就在旁似哭似笑地更在裏頭看着無限的離思和重逢時的愉快。

在這結果眼兒，抗屬同學瘋狂做的，滿着歡笑到台前打碗酸菜，酸菜就跌進對面那位軍人，高聲喊着：

「爸爸！」

## 榮譽屬於英勇的少年

今天早晨上學校，遠遠看見佈告處又貼着一張什麼條子，湊近去一看，是教導處的佈告，說今天下午二時舉行「李邦敏同學受獎典禮大會」，全體同學都要參加。我看後莫明其妙，問問同學們，有的說不清楚，有的似知非知地說李邦敏是全校頂勇取的一位同學，他曾經幫助過多少人。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誰也不敢說。我懷着好奇的心情靜待這件事的揭曉。

吃過了午飯，見學校門擁擠着許多車輛，有幾個男人穿着很整齊的衣裳，還有幾個女客，也是嶄新的服裝。童子軍在校門口站崗，不住地向來賓敬禮。

禮堂門首除了搭着一個松枝牌坊以外，還多了一條紅布，上邊寫着「見義勇爲」四個粉紅大字。

禮堂已經坐滿了同學，好多低年級同學，在台下，離開坐位，穿梭似的跑來跑去，喳喳呱呱地在打鬧，黑人牙膏滿頭青筋，阻止他們亂竄。可是他們不理會，急得幾位級任教員一會兒跑到東，一會兒又跑到西。據同學們說，這種不守秩序的現象，上學期並

沒有，因為他們瞧不起黑人牙膏，纔故意搽皮，搗亂。上半年喜馬拉雅山不是常常被這班淘氣同學們氣哭了嗎？我想，當先生的在學生心目中若立不下信仰，簡直是一件苦事。而先生們能取得學生們的信仰，又是多麼一件難事！

禮堂上也陸續坐滿了人，據說有一位是教育局局長，一位是本校董事長，還有鎮長和學生家長在內。另在台耳，有一隊銅樂隊，四壁貼着許多標語。

老校長進來之後，這些淘氣同學們纔變得啞靜無聲了。他來回招待台上所有的客人，這時候，又有一位上年紀的人領着一位面孔清癯身體很孱弱的小少年走上台，老校長一面撫摸這個小少年的頭一面讓那位上年紀的老者也坐在一旁。有人認得這位小少年是五年級的同學，叫王靜寰，因為生病開學天沒有來。在我們前排坐着的一位高年級同學，正在說：「我想起來了。」只看見童軍先生全身童軍制服，領着一位十三四歲的童軍從台後走到台前。

當這位少年童軍一出現在台前時，全體同學不由地都站立起來，鼓掌聲，呼嘯聲，震動了屋瓦，這種聲浪一直在延續着，簡直沒法壓抑住。

終於當開會的軍樂奏起那洪亮高昂的音律時，嘈雜的響息纔平靜下了。

老校長走到台前，他報告今天舉行授獎典禮的意義

去年秋天，在飛機第一次炸溫市南郊時，王靜寰正在害着病疾，他被病多日纏擾，以至面色黃瘦，身體虛弱，痛苦不堪，幸得在醫院設備，他的家又遠在外省，所以就由校請請醫士，住在宿舍內養病。這天當空襲警報發佈以後，住宿生都上山入洞躲避，他因為有病，並且因為敵機從來沒有飛過這一帶地區，他就不便爬上山入洞，而宿舍負責人也就不經意地把他關鎖在宿舍以內，聽憑他試驗一次命運。

緊接警報以後，不到半小時，天空隆隆轟轟的聲音，由遠漸近，高射砲聲震着每個人的心弦，不一刻那間，炸彈如雨似地一個個墜下來，空氣是這般的風，也防空洞的人吹得站不住脚，有些幼小同學，哭得又哭又叫。

第一批飛機過去以後，有人就出洞去瞭望，不知道炸彈都落在哪裏，學校房舍安然無恙。這時候，有人在洞裏報警，說王靜寰同學沒來躲洞，我趕緊宿舍的先生也跑來，證明王同學確因病留在宿舍。我聽後就焦急得不得了，但又不敢確定敵機是否還有第二批，能不能派工友把他背入洞來。因為防空洞距宿舍還很遠，需要越過三四個山坡，快走也需要到十分鐘打來回。

我正在遲疑的時候，這位同學（手指着）這位英勇席大的同學，他來向我討取讓他去背負王同學上山入洞的命令。實在說，這時候工友們都被炸彈嚇得膽小，早

已不能自持了。即便要派他們去，他們一定會拒絕我的。我因為激於責任感，急於要把王同學救出，以免萬一的不幸。同時我相信李邦敏同學確能達到這個任務。當時，我破他的英勇俠義的要求感動，沒功夫多加考慮，遂令管宿舍的先生把鑰匙交出，囑咐了幾句話，這位英勇少年便一溜烟兒跑下山去了。

當他跑下山去，我心裏突然交織起一種不幸的念頭和極爲矛盾的心理；爲了救一個同學，而假若「兩個」同學都遭不幸，那將怎麼辦？爲了救「那個」，犧牲了「這個」又怎麼辦？可是我又怎能說急不救呢？這些問題頓然在我的心頭跳躍，令我着實感到後悔，不應該貿然答應李邦敏同學的請求，雖然他英勇行動是很值得嘉許的。但既已如此，我只得抱着僥倖的心理，祝望李同學至少她已平安歸來。

(39)

我們在洞門口，眼看着他跑近校舍，身影被房屋遮掩，估計時間再有十分鐘左右他就可以背負王同學爬上山來了。我們以欣喜的心情巴巴瞭望着校舍的時候，天空中惡濁的隆隆轟炸聲，由遠漸近，跟着高射砲聲又連續不斷地響着，轉眼之間，敵機逼臨頭頂，刷刷的聲響，從天空墜落，一陣陣的風沙又從洞口吹入。這時炸彈一個接連一個，像在頭頂上爆炸了。十分鐘後，飛機過去，我們出洞時，山下已被烟塵封嚴，辨不出校園校舍，有幾處還冒着火光，在燃燒着。無論如何，我們的校舍，至少在投彈範圍

以內，是毫無疑問的了。

這種萬一不幸的場面果真在我們惶恐畏懼中降臨了。然而一切後悔，顯然已無補益，我們只就暗暗爲這兩個孩子祝福，把他們付託給命運之神罷了。

同學們見飛機過去，爭着要跑下山去看，我得了這次經驗，嚴詞阻攔他們，以免不幸的事情再演。

不久山下彈落處的塵煙漸漸消散，我們在遠遠看見在飄散中的烟霧裏，模糊有人蠕動，有人看清說是李邦敏同學，有人說還背負着一個人，這消息剎那時傳遍全洞，同學們瘋狂似地喊叫，鼓起掌來。

後來辨明，的確確是李同學馱負着王同學正在脫險上山。有幾位先生同學看見這種情形，也不管一切，奮不顧身地就跑下山去迎接他們。但他們剛剛下了一個山坡，第三批敵機又迅速飛臨頭頂，稍經盤旋，炸彈就如暴雨落下，而且眼看着就落在李同學的附近。這一回，我們的希望可完全幻滅了。許多先生同學都嚇哭了。

「不過，你們知道」老校長喘口氣，又繼續說：「這件事的結果，英勇的李邦敏同學不但沒遭遇到任何不幸，而且把王靜寰同學到底背負上山來了。假若晚一步，王同學便同宿舍一同犧牲在敵人炸彈之下了，因為當李同學剛剛把王同學馱出，那所宿舍便被



第二批飛機炸燬。」

「現在王同學病癒返校，他的家長因感激兒子的被救，特地從遠方來向李同學表示謝意。並且預備了一點小小禮物。作為紀念。」

老校長報告完結以後，就請教育局長授獎。

在嚴肅莊重的銅樂聲中，局長把「曾仁勇」的銀質獎章親自為李邦敏佩帶胸前完畢，他說：

「榮譽屬於英勇的少年！」

隨後，那位久病新癒的王靜寰同學和他的爸爸走上前去，把新製的一套童軍服拱獻給他，王靜寰同學緊握住李邦敏同學的手，他的兩只含淚的眼睛，一直在熱望着英勇救命的恩友的臉，漸漸消逝。

## 萬里還鄉記（週末故事之一）

民國二十九年，盧溝橋事變第三週年，重慶附近的一個兒童保育院正在舉行「七七抗戰三週年紀念大會」，院長對着將近五百名，大約都是十幾歲的小少年，演說抗戰三年來，我們愈感愈強和敵人深陷泥濘的種種事實以後，院長隨着又報告了最近關於本院的新聞。

他說，明天清晨，初二上印刷的學生苗健華（苗秀），將要離開本院，獨自奔回他那別離十年，遠隔萬里的家鄉，春望十年苦戀，正在害病的慈母和他的朝朝暮暮的祖父母去了。

院長把這個簡短的消息宣布以後，這幾百名小少年乍然聽到，都顯得很是驚奇。人都知道苗健華的家是在失掉已十年的吉林長春（現在的偽滿「新京」）以憑他三個十三歲的孩子怎麼能夠穿過廣大的敵人佔領區域，獨自回到萬里迢迢，並且已被敵寇封鎖十

年之久的家鄉呢？

可是，在苗健華的小心眼裏，此刻並沒有想到走路的困難和里程的遙遠，他的心只被他母親寄來的慈影所佔據，和母親來信上字字淚的字眼所打動。母親的信裏不是說：「我們十年來在苦痛裏生活着，苦痛咬蝕了我們的歲月，希望的燈籠搖擺在我們的心裏，僅剩下一絲絲微弱的光了。原啦，十年把燈油熬乾了！你不回來見我們一面，我們會慢慢地熄滅。還有你的祖母也正在等待見孫子一面，纔肯嚙最後一口氣呢。」

他爲了這件事，曾在幾天以前，幾次啜泣。偷偷地向院長請和過，因爲他要回來的地方，是有相當危險性的，他不敢向同學們聲張。起初，院長對於他的要求不敢答應，第一、因爲路是這麼遠，而且需要穿過多少道敵人的封鎖線，不用說是七個十三歲的孩子，就是成人也會感覺不是什麼容易的旅程；第二、這一筆旅費也相當龐大，院裏既沒有這種開支，誰肯慨然捐助呢？

於是院長就再三勸導他，說：「你的母親一是因爲念你，纔拖言海重，讓你趕快回家，她因爲想念你，也就沒替你看想，假若她知道回家是這樣困難，她一定也不寫信叫你了。」「你看，院裏有多少同學，後方有多少同胞，都不是失掉了家鄉，拋棄了父母，爲抗戰過着困苦的日子？誰不盼望勝利到來後趕快回家呢？」院長又拿別人的例子來

勸解他。

院長這些勸解的理由，本來是很現實的，在苦難中鍛鍊出來的孩子聽來，更極爲親切。但無論如何，阻斷不住她一心一意要回家的念頭。母性愛在十年悠久的路途上，彷彿飛去的小鳥，再也不回宿在他的心窩。母親前些年寄來的信，一字一行却像杜鵑啼盡的血淚，浸滴着他的心扉。他急於要回家，所以一切困難的事實，在他的心目中，却變得異常容易。

他向院長說：「路遠怕什麼呢？我們不是曾自武漢徒步繞湖南，貴州來四川嗎？艱險我是不怕的。我想只要我能做工，一邊走，一邊可以賺出我的旅費來的。萬一沒了工作，我也可以乞討，徒步回家去的。」他又對院長說：「假若我能把我的母親接出來，使她呼吸自由的空氣，或替讓她在本院教書，豈不是拯救了一個人嗎？我的母親還很年青，並且是一個教員哪！」後來，院長知道在西安，他還有一門親戚。洛陽、北平等處也有不少同鄉，以這小孩子平素的機伶，勇敢來判斷，這個艱險的路程或許不生什麼問題。恰好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有往西北開行的車子，院長以半價票替他買到一個座位。這是「七七」三週年前一天的事。

院長趁紀念會宣佈這個消息，一面因爲他走的事確有把握，一則也存心藉這個可紀

念的日子，幫助他幾分勇氣。

「孩子！幫助你回家的意義，不徒然爲了你母子相見，得享天倫之樂，因爲在你的祖國，每一寸土地上尙有敵人的鐵蹄踐踏以前，一切享樂都是自私的。我希望你達到一個任務，把你對祖國的愛帶給你的母親，祖父母，把祖國新生的旗幟，插在十年奴隸生活下的少年羣中，以你的機智，勇敢，達到這個不平凡的任務。希望早早回來的不是你自已，還有你的母親。」

院長說完後，把紀念會用的一面新辦的旗幟，徐徐降下，摺好，捧交給了他。另在他的胸前，又給他配戴了一只盜賊委員長的徽章。然後又叮囑他說：「這兩件紀念品是你行路時精神的指針，你應時刻不忘記你的祖國，和你的領袖；但在渡黃河以前，請你把從郵局寄回來的表示你要開始進敵人的佔領區域了，一切記着！不要把這帶過去，免得受累。祖國新生的旗幟，是飄揚在你的心裏，以你英勇的手，機智的腦，把它插在沒見過祖國面貌的無數少年的中間。去吧！孩子，要小心，勇敢！」

一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的砲聲在瀋陽南滿站震響的第二天清晨，長春城裏因爲頭道溝

日本駐軍荷槍實彈，鬧得人心惶惶，不知發生了什麼變故。這天，在一個小學教員家裏正要爲兒子過三週歲張開喜筵，邀請了許多親友參加慶祝。祖父祖母爲了三代單傳，只有這麼一個小孫兒——苗秀，真是把他看成掌上明珠，寶貝得什麼似的。這位小學教員苗王明蘭——小孩的母親，新寡以後，本來情緒不佳，欣逢這麼一個日子，喜悅掩飾不住悲哀，也只得振起精神來照應客人。小孩的舅舅王麗天剛剛考取瀋陽東邊航空隊，還沒有去報到，也來參加這個宴會。他不住地給苗秀說：「秀兒！快長啊！長大了也考航空隊去，看舅舅我的……」，才三歲的苗秀，雖剛剛學會說話，但什麼是航空隊，他簡直是莫明其妙。

當天晚上，敵軍守備隊包圍了我方南嶺駐軍，敵方特務機關開始拘捕當地機關首長和知識份子，商店停業，往戶關門，長春城頓然死氣沉沉，變得極爲冷落。頭道溝要路口都架起機槍，敵軍警車來往巡邏，顯得更緊張可怕。

稍有血性的青年男女和政府官吏，看着這種情況，都紛紛繞道逃進關裏。苗秀也是被他的舅舅帶到北平的一個。起初苗秀的母親也要一同來，因爲公婆都上了年紀，需要有人照料，所以暫且留下了。苗秀讓他的舅舅帶走，並不是偶然的事，祖父祖母疼愛孫子不用說，就是他的母親也實在割捨不得，何況他僅僅有三歲，一個還穿開襟褲的孩子。

但是當他們一想到後嗣問題，一想到萬幸不幸，敵人要施行毒手，而加害這唯一的小孩的時候，使她們不得不過慮狂越法，珍貴這個孩子的生命了。許未後硬毅然決然，讓他的舅舅苗家這一滴血帶去，不過她們當前的想法是躲避避荒亂，以取正不取邪，硬搶去，了了頂多過三五個月，一切會無事地歸還，不濟之苗秀的母親還可以回國來。

可是這種估計，却給敵人無非境的侵略槍法戳破了。

苗秀在家時，因為母親天天去教書，和同城莊的舅舅玩慣了，所以當他要帶走時，他並不表示拒絕，可是等到天黑擺盪時候，硬喊叫起媽媽來，連連幾天吞淚，精神萎靡，甚至於發燒。舅舅起初是極熱心，在青大哪搞過這種麻煩？到北平以後，他就悔恨自己的魯莽，編法兒要把他送回去，當時因為內人都是從關外回關裏逃，誰還奔向地獄，再回東北去？北寧路早已斷絕，太連或營口到天津的輪船，都是擁擠着逃來關裏的人，回去的船常是放空。這樣，舅舅想把外甥送回的打算，始終也不能實現。

後來舅舅結了婚，舅母是一位有耐心而且很懂得兒童教育的女子。她網以撫育自己的孩子的真誠，抱了拯救一個溺兒的心緒，教養苗秀，使這顆嫩苗漸漸長大。苗秀似乎可能地慢慢忘記自己的媽媽，舅母對待他的恩情實在也不弱於自己的媽。不過每聽別次問起他的媽媽或爸爸時，他的神經會一驚，小耳朵會一聳動。這個孩子也真夠機靈。

他復而護護在舅母面前，從來不哭泣。他還常常做出種種討人歡喜的小動作。比如拍拍小巴掌，親親舅母，臉臉。這種又俗又頑勁兒，常常使舅母感覺不安。她深知這個孩子會不會失掉了天性。她用盡方法，使他不要感覺他的母親有什麼差異。可是無論如何，在這孩子的感覺上，似乎很難使他忘掉他曾經過一個母親。而且他的母親還健在，只不過不能和他見面罷了。

舅舅和舅母見這個孩子這麼乖，並且一天天長大了，實際給她們添不了多少累贅，於是就決心把他撫養下去，等到有機會再把他送回。或請他海姨來接他。

長城戰起。到關內外通車通郵。舅舅和舅母一直待在那裡，原是獨血進人。忙着接洽聯絡，整天開救亡的會，不常在家。舅母爲了苗秀，特地找到了香山慈幼院的教師職務。苗秀於是也就開始投入羣衆生活的汪洋裏面。

這之間，苗秀的母親時常來信打聽他的孩子是否瘦了？是胖了？生過病沒有？和學會了些什麼話？什麼小動作？一類母親關切子女不厭求詳的詢問。舅母也就一五一十回答她，並且把苗秀的小照寄交她看。苗秀的母親以後也就時常把她的和祖父母的照片寄來，讓舅母帶給苗秀看。在母親的想像裏，這樣可以增加他一種希望，使他至少不致感覺自己是一個沒娘的孩子。哪曉得，當舅母每次把那滿紙的熱腸話講給他聽，把像片遞給

他看時，就常常逗引他，揀半天，就說：「別難過，孩子！不久就太平了。我可以送你回家去，你的媽媽也或者可以來接你。你在此地不是很好嗎？」乖乖的苗秀，到這時候，就恢復了他的笑容說：「舅母待我好，此地也好。」

### 三

二十四年，北方的空氣，比一天惡濁。舅舅就憤而考入笈橋航校。舅母也在南京謀得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苗秀也跟隨南來。這時候，他滿七歲，跟着舅母在南京鼓樓小學讀書。能寫簡單的白話信了。媽媽仍不時給他寄信寄像片，並且告訴他或者不久就可以來看他，讓他好好跟着舅母讀書，舅母比媽媽招呼的好，不要想家。一類的話。苗秀也就用簡單的話安慰媽媽，叫媽媽有機會來看他。他有時也把自己寫的字，畫的小人，寄給媽媽看。

(49)

——這樣消息來往不斷，後來忽然有半年接不到母親的信，舅母一連氣寫了幾封信寄去。結果不是被郵局批着「投遞不出」，就是如石沉大海。他們非常納悶，因為本來信件是很通順的，爲什麼忽然投遞不到？看看郵局的日戳，顯然寄的信曾經到過長春的。請問他們猜度，可能的原因是搬家了，但即便搬家，母親爲什麼不來信通知呢？再一個

可能的原因是離開家已進關來了。雖然以先說過這種話，但也不敢確信。總之，他總想打破這個疑團，就想盡了方法從同鄉處，從來往的人們地方，往各處寫信，好讓這疑團都是枉然。各處同鄉們，親友們既沒有接到苗秀的狀親的信，更沒有看見她的蹤影。末了，他們又託外國人代為打聽，並用種種詭探的右轉。比如信皮上寫他祖家約金銀，我信寫給他的親戚轉交，但結果都是徒勞。

這樣有一年半的時光，他們蒙在鼓裏。苗秀與母親既無片紙，寫字寄來，也無音信，終沒有進關。

苗秀因為這麼久接不到母親的信，以先是不高興，後來精神漸漸不振，身體遂跟着消瘦下來，鬚有半年工夫，他被病魔纏繞，舅母看情形嚴重，就把舅舅自備轎來，請他。舅母的意圖非是不樂意再撥他撫養下去，實在這個孩子家庭觀念太重，他因為想念母親的緣故，會發生不幸的結果。這不但對不起苗家一家，而且也辜負了自己負責撫養他的原意。無論如何，要考慮把他送回去的辦法。

舅舅起初對於舅母的話也很表同意，但經仔細思索以後，又覺不妥。第一、他的母親既許久不通信，因出主什麼問題，不得而知，如果舅母把他送回去，仍不能把他交與原處，這怎麼辦？第二、苗秀這幾年來，情形自入人都曉得，一天不如一天，讓這來六個眼明

伶俐的孩子再去接受敵人奴隸主義教育，實在於心不忍。第三，就是一切不管，送他回去，也必須有可靠而且不被敵人注意的人護送才行，顯然他倆都不能送他回去，而別人誰又肯帶他呢？

舅舅這樣反覆地思慮，最後他對舅母說：「這孩子是三千萬同胞中僥倖逃出來的一個，我們撫養他，不只是爲了苗家，而且是爲了國家。只要我們善盡責任，問心無愧，將來就是受些埋怨，有什麼關係？」

舅母聽了，很是興奮。因爲她也同她的丈夫一樣，幾年來，抱着這種崇高的目的，犧牲自己的寶貴精神和時間，實在也希望撫養這個孩子長大自立。

眼看這孩子的病，越待越重，他們把他送入中央醫院去診治。據醫生診斷，這個孩子有初期肺結核的象徵，雖然不十分嚴重。但很討厭。有一天忽然發起燒來，熱到四十度。他在迷糊不省人事狀態中，呼叫「媽呀！你爲什麼不來看我呀！」舅母呀：救我把她一類的嗷語。

舅母當他稍微清醒以後，就百般安慰他，給他講有趣的故事，唱快樂的歌給他聽。大不到兩個月，這個孩子在醫生悉心治療之下，居然病愈出院了。舅舅和舅母自然很高興，並且讓他繼續學業。可是他們心頭上一個疙瘩始終解不開，因爲苗家的母親仍然

(52) 沒有一點消息。他們爲了不使他難過，就避免再提起「家鄉」「母親」這種字眼。他知道孩子大了，知識越來越廣了，越避免越使他不忘。

二、五、五、南京、東北同鄉舉行的九一八紀念大會，這個孩子獨唱「流亡曲」，一面抹眼淚，一面唱，使全場都受了很大的感動。

#### 四

二、五、五、的「七七」是中華民族的紀念日，寬橋空軍「八一四」第一次奉命出擊敵艦以後，懷着國恨家仇的王麗天就奉調保衛首都。他在每次空戰中都表現着他的英勇機智與保持優異的紀錄。他有一次自機場跑回家來，對苗秀說：「苗秀兒！這款可快請你母親了，她要打起來，東北就會收復，我們就可以回家，六年前我會向你說過，這回可該我報仇了。」

九歲的苗秀，聽見舅舅繪聲繪色地講打鬼子，不由地眉飛眼舞，興奮得連嘴也合不上了。

可是誰料到舅舅於說完話的第二天的空戰時，因機件發生阻礙，就失事殉職了。他

的死，對國家固然是莫大的損失，對這麼三口人的小家庭，不用說，更是一種極極悲慘的打擊。舅母和他因此都受了極大的刺激。

南京失守以前，當長江下流一帶的人民爭向武漢逃難的時候，舅母和苗秀正過着極苦痛的日子，他們無力量跟着逃荒，他們在憂鬱的情緒下，神經陷於麻痺，炮火對他們都失了威嚇的效果。他們困守危城，靜聽隆隆的炮聲和軋軋的飛機聲。

十一月尾，敵軍將攻近南京市郊時，他們被警憲逼着疏散，他們跟着人流要到江邊擠上難民船，不幸中途又被敵軍先頭部隊衝散。舅母因之失蹤了。而這一位多苦多難的孩子剛剛登上的難民船，一批敵機像鷹隼一樣，貪婪殘酷，一絲不留情地向着這隻毫無抵抗能力的龐集着人羣的船來掃射，船上的人驚惶失措，爭先恐後，互相踐踏，而這隻船在一瞬間就翻沉在江心了。

## 五

我親愛的讀者呀！請你們不要耽心苗秀的生死問題，假使相信人生是受命運支配的話，苗秀就好像一個命運之神腳下的弱者，時時在聽受着擺佈。所以他不會這樣輕易地結束了生命的，還有更多的甘苦的果實，待他嚐受呢。

結果他是被救了。並且在半個月之後，他已經被收容在漢口新設立的一個教養院裏。他的名字跟着祖國抗戰新生的一代，改爲「健華」。幾個月之後，他叫「母親」，舅舅「舅舅」，海心範疇和跳入了「祖國」，抗戰中，有領袖，有人羣，有前輩人。

三年抗戰，這個小孩子渡着輾轉，跋涉工作，學習的生活，把一個孱弱稚氣的小孩，鍛鍊成堅韌不拔的少年了。他不再像一片孤葉在江海中漂泊，他已經把自己的命運交付給祖國搖籃的船，他帶着眼淚，張着哭臉，在黑夜裏朝向晨曦航進。

可憐的苗菁呀！在你出發回家以前，我應該補述你母親的遭遇。你應該知道知道你母親爲了你受了多少痛苦。假使你知道了她叫你回去，是敵人的騙局，你還是要回去呢？還是趁起不前呢？

你不覺已有兩年多沒有接到她的信了嗎？而現在她忽然叫你回去，實在已經演過不少悲劇然而還悲劇的由人翁，不是別人，就是你！

三十四年秋天，敵人爲了進一步奴化我東北同胞時，要選拔三千名七歲以至十歲的孩子送到日本，藉其名曰「觀光」，實際要造就奴化的幹部。並且這兩千名兒童要從滿洲國政府官吏和教育界大出的家庭裏挑選，這自然有它陰險的用意。逃回祖國的苗菁，你雖然還是祖國懷抱中的一個雛兒，但因為敵人要和你的祖國爭對你的所有權利你

雖然已經脫離了奴隸的枷鎖，而爲了你母親是個智識份子，爲了孝敬公婆，不得不忍辱謀一口飯吃，滯留在家鄉，佇望着光明的緣故，敵人早已把你的存在，調查得清清楚楚，把枷鎖張開，等候你自投羅網，讓你的母親親手給你把枷鎖帶上。

敵人逼着偷母親逼你叫回，你母親起初不承認有你，但是後來往來往的信作對檢查出你和她的關係，並且知道你舅舅是中國的空軍，敵人惱恨在心，於是逼你母親加了個欺騙的罪名，捕入監獄，逼着母親寫信叫你。而你母親誓死不肯，敵人遂用種種非刑拷打，你的繼父母這時候逃往鄉下避難，親戚朋友都怕牽連誰也不敢趨護。所以你兩年多接不到她一封信，而以後你們寄去的每封信，都被敵人拆開，做爲增加拷打你母親的證據。好毒恨的敵人！他們看完了，打完了，還把信給你們退回，使你們墮入無底迷惘的深淵。

南京失陷，敵人以慶祝勝利爲名，假惺惺地把你母親釋放，並勸令你母親給你寫信叫你限期回家，不然仍要逮捕入獄。徐州會戰前，敵人把中國淪陷區域繼續成批地送到東京爲他們的傷兵輸血時，東北的幼童也像小豬仔一樣，一車一車，一船一船，裝運出口，抽得這失掉祖國徽誌的幼童，吱嗷慘啼，面色無光，結果被投擲海底，做了無訴的冤鬼！

可憐的苗秀呀！你也應該是這羣鬼錄中的一個，但是你又幸而逃脫了。你母親因為你的緣故，求生不得，尋死不能，她終於忍受不了敵人的逼迫，就寫信把你叫回，至不濟，她想，你們母子死在一起好了。

她在敵人監視之下，寫了多少封信給你，給淪陷後在南京的親友，結果都是石沈大海。她在這時候，一面遭受着敵人的威嚇，一面又惦計你的生存。後來輾轉聽說，你確已逃出南京，奔往武漢，她又寫了多少信，被郵局投入「無着公署」。

你母親原想藉口找你，逃出那黑暗的地獄，敵人限期一個月打來回，需要三家殷實商保，五家鄰里連坐，這種過苛的條件，當然不會有人敢幫忙，何況一有差錯，首先連累的是你的祖父祖母。

苗秀呀！你接到的這封信，先不管它是你的催命符，它經過了多少輾轉纔到你的手哇？因為你幾次被分發，你的名字已不是你的母親所能知道，只因你的姓氏不多見，纔被熱心的保育總會辦事人試投在你的名下。可是這封信已經是半年以前寫的了。而你母親爲了尋你不着，又被敵人拘囚在陰森恐怖的監獄中了。

可憐的孩子！你若是知道這些經過，你還要走嗎？

你被人性的激發，正義的鼓勵，滿懷熱烈，終於踏上了征程。我只能默默爲你祝禱。

了！

## 六

這個小少年在晨光曦微中，在歌樂山一個饑饉不堪的小旅館裏被司機喚醒，他坐在十幾輛中的一輛拉機件的草箱裏，油桶，鐵管，鋼板，在他的身下零亂地交叉着，一走一顛，他必須很經心地適應着路的起伏，稍不注意，他就會被拋出車外，這真是既艱苦又危險的旅行。

然而這個粗壯黧黑的小少年，當他一登上車，他的心早已馳飛到他母親的面前。

「母親哪！你的十年不見的孩兒，今天正應你的呼喚，奔向你的懷抱。我乘的是中國國防工業的機件車，鋼板，油管做着我的枕席，雖然有些顛簸，我的身軀彷彿在跳舞，然而我是多麼幸運哪，我親眼看見這些中國從來沒有的工業機器，它說明祖國在進步，祖國在新生，當我把這些好消息帶給你的時候，你的病一定可以霍然了吧？照平常，我可順江東下，到上海，乘海輪去大連，化不了十天的功夫，就可到您的跟前；而今我須要繞道中國的大西北，渡黃河，越長城，指指算算，頂快也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母親哪！無論如何，今年九一八我們母子可以相會了，那個紀念日，又將增加另一層意義。

母親哪！請你等候你兒子的平安歸來吧！」他乘在車上，默默地彈着回鄉之曲，喔喔的輪聲，呼呼的風聲伴奏。

他渡過層層的山巒坡道，叢林，水田，在他的眼簾下瞬息駛過。

他一邊目視着天府的豐富，一邊想像着家鄉的山水。

該是高梁紅，大豆香，青紗帳起的時候了吧？於是他陷入沉思，重複地哼着「長城謠」——高粱紅了——這歌曲。

當天晚上，宿在內江的棧房裏。照行軍的規矩，這一隊軍，有一個軍隊長，他發號施令，車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停歇，上下站點裝車上的貨物，行囊，包件，售客票，和給客人的行李過磅。到夜晚巡查停車場。所以車子在開駛以前，和停駛以後，他非常忙碌，司機們高興時幫幫忙，不高興時不但不幫忙，而且還跟他搗亂，尤其是半路上，他們可以假借一星星點兒理由，把車子一擰，就拋錨了。軍隊長得陪着笑臉，央求他，答應請他的客，他纔繼續駛走。這些事，在苗秀看來是極其不合理的。他一面痛恨那些搗蛋的司機，一面又非常同情這位軍隊長。

熱誠的少年，在吃完飯以後，他就找着和軍隊長攀談，他表示假如還看起他可以做點事的話，他願意義務的幫幫忙。軍隊長聽了，非常高興，說今天夜晚就有點工作，但

恐怕他太疲乏了，不能担任。原來車子上的機件，因為笨重，大部份於停車過夜時，都不卸下，晚上派人看守，防備失竊。這件事本來可以令司機輪流值夜，但是他們要喫起花酒，打起牌來，可就什麼都不管了，結果丟失了東西，還是車隊長負責，所以他必須親自守夜，現在有這麼一個小少年來趕着幫忙，當然他歡迎。他對少年說明了以後，小少年說：「不要緊，我替你守後半夜。」車隊長道謝了他的好意。

在半夜醒來，那羣司機還在酣睡，他接替車隊長巡行在停車場，看繁星眨眼，聽反虫鳴叫。他回想起，從武漢繞湖南，貴州入川的時候，他們曉行夜宿的情景。

他忽然看見一個黑影，偷偷爬上一輛車上，他知道是賊偷東西來了，他潛伏着走到那輛車的下面，等候那賊從車上爬下時捉拿他。那賊正拖出一枝油管，徐徐地爬下時，不料腳已被拖住，苗秀大聲一喊，這個賊便被捉住。

車隊長和司機們都驚奇他的機智，從此以後，他不但在這一路上變為車隊長的幫手，而且以他的熱誠，機智，使這一羣司機都受了莫大感動。他們都圍繞着他問長問短，「到哪裏去呀？」「爲什麼你一個人哪？」「家在哪裏呀？」「其中有一位司機，和他拉同鄉。居然特別親熱起來。」

第二天清早，天空還佈滿晨星，他們向成都出發。這位小少年已因爲勞力，熱誠，

機智的緣故，由一個陌生的乘客變為榮譽的副軍隊長了。他靠近司機坐在前座，他做了開路的先鋒，押率前進，軍隊長殿後。中途上打尖，他也不用化自己的錢了。

「母親哪！你的兒子已經因為勞力，助人的結果，換得了別人的重視，我已經是一個臨時的副軍隊長了。我感謝祖國抗戰給我的鍛鍊，使我一個稚氣的孩子，拋去了靦腆，充滿了勇氣。母親哪！在我奔向你的懷抱的日曆上，又撕去了一天，我是多麼嚮往呵！」他又默默地寄送他的恩情。

到了成都歌夜的時候，司機們居然不再打牌，泡着茶，圍坐一張方桌靜聽他擺龍門陣。

「誰說司機的沒好人？」於是他指手畫腳。有聲有色，模彷彿着京音大鼓的腔調，唱起「胡阿毛開竄淹敵黃浦江」的大鼓書來。

從此之後，他天天給他們講些抗戰故事，或唱一些抗戰歌曲，這羣司機見他這樣多才多藝，就敬重他，又都喜歡和他接近。一路上成了他們的密友，但是這小少年的遭遇誰又曉得呢？

在廣元的夜間，司機們忽然又大喝其酒，有一位東北司機和一位四川司機因為平素的積怨，乘着酒勁，互相吵罵起來。其餘的司機，你一言，我一嘴，笑的也有，哭的也

有，吵吵鬧鬧，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個圈子。等車隊長和小苗秀從外邊散步回來的時候，他們仍在那裏繼續吵鬧。這位東北籍司機，一看見苗秀回來，忽然觸動了他的心思，又喔喔大哭了，一邊哭，一邊說：

「你們看看，東北人都是熊貨嗎？這個小朋友也是東北人，他哪一樣含糊？怪誰？怪自己！我放着好好大學不上，想發國難財，學開車，跑仰光，大把鈔票一捲一捲進來，可是也一捲一捲出去，並且學會了喫酒，打牌，嫖窯子，偷汽油，拉黃魚，現在好時候已經過去了，還不覺正經？真他媽的對不起祖先！」他說完後，就拉住苗秀的手，伸過臉去說：

「小同鄉！請你打我這沒出息的同鄉的臉！使勁揍！」

苗秀不肯，他發出一陣冷笑，一邊說，一邊自己狠狠打着自己的嘴巴，好像是打別人的樣子：

「你還客氣！看我的！我揍你這不肖的兒子，你的爸爸被敵人槍殺了，還不報仇！你還想發國難財，吃喝嫖賭！」可是，我苦悶，我只得拿酒澆愁。」

巴掌一個接連一個，臉本來就紅，再經一打，青一塊紫一塊，簡直像一只老茄子了。大家看他這樣自己打着自己，有的入奚落他說：「別發酒瘋了！」有的入却同情的說

「讓他說說吧。」讓這位小同鄉勸他吧！

末後，還是車隊長和苗秀把他們拉開，讓他們都睡覺去了。

## 七

小苗秀呀，當你聽見你的同胞因地域觀念互相詆毀，吵罵不止；你的同鄉，藉酒大發牢騷的時候，你的小心眼裏會有什麼感想？我知道你的默默不言，正說明你內心裏的沈痛。請你不要灰心，這種封建意識，苦悶象徵，將會隨着抗戰的勝利，艱苦的生活，漸漸消逝。請你原諒這批在生活圈子裏跳狐步舞的可憐虫給你的不良印象，這只是千萬分之一呵！

車子要到雙石舖了，你看那位車隊長和你戀戀不捨，司機爭着請你吃東西的誠懇勁兒，你捨得和他們分手嗎？但是你必須和他們離開了，因為你母親的信在催喚着你東歸，那位幫忙你的院長和幾百個一起生活了幾年的小朋友們，正摺着手指算計你的行程哩。在這一段路上，你看見新中國西北的大動脈，天府的肥沃，劍閣的雄威，來回穿梭的車輛，僕僕風塵的人羣。幾年以前，這裏還是古代的棧道，人跡稀少，而今成了中國北部和西南的聯絡線，國防工業的輸血管。你也不覺得是奇蹟嗎？

你看這成羣大夥的工人，拿着斧頭，鋸鏟，不是在修築鐵路嗎？這是寶天路在開工，爲了種種需要，這條路早計劃修築，而今在鐵路材料缺乏之下仍舊動工了。鐵路的延長，就是國家生命的繼續。

「呵！你現在必須和他們分道揚鑣了。那位車隊長不是兩眼含淚在向你道別嗎？嚇！你看你那位同鄉，握住你的手不放鬆，他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對你講，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他那流滿兩頰的熱淚纔代表他的心思。那其餘司機都伸着他們那粗黑熱情的手在向你說：「再見」嗎？」

這一路，你是成功了，因爲你從新中國的教育當中，學會了「助人」的本領，你得到了快樂；你也盡了隨時隨地教育別人的責任，得到意外收穫。假使你的院長和同學們要知道這一路經過，他們將怎樣稱讚你啊！呵！你媽媽若知道了，更不知怎樣歡喜呢。

## 八

苗秀到了西安，好容易找到他那門老親戚的地址。這門親戚家的任何人，他既沒有見過面，也從來沒有通過音問，只不過他母親以先來信曾經提起，他記得罷了。據母親告訴他：老親戚是祖母娘家的叔伯哥哥，姓阮，以前在東北當過警察廳長，事變以後，

會跟張學良在漢口作事，以後又來西安。他輕輕地叩了一下，門裏邊出來了一個年青的人，看樣子不是門房，就是聽差。

「此地是阮公館嗎？」苗秀問。

「原來是一個孩巴芽子，找誰？」還沒等苗秀回答，這個人毫無情理，很粗野地把門用力咋喳一闔就走了。這種突如其來的碰壁，苗秀懷疑一定是找錯地址了，看看他自己的記事本，街道號碼，明明一點兒不錯。於是他跑到隔壁一家裁縫舖去打聽，說這家確實姓阮，最近曾辦過喪事。他鼓着勇氣二次去敲門，這回走出來的是一位女僕，一口北平腔，很和順地問他找誰？從哪兒來？要做什麼事？貴姓等等。苗秀一一告訴了，她讓苗秀等一等，扭身就到上房去了。不一會兒，從房裏走出來了一位中年男人，高高身材，滿臉鬍鬚，穿着一雙白鞋。

中年人說：「你找的這位老先生最近已經去世了。」又繼續告訴他，他就是阮老先生的兒子。

當苗秀把他們中間的親戚關係告訴他，並且表示要在他這裏借宿一兩天回家的時候，這位中年人忽然顯着很驚異，就轉回身去喊一個女人的名字，果然一個中年婦人從屋裏嫻嫻出來，他悄悄地問那婦人說：

「長春城裏苗家還有一個孫子嗎？」

這位婦人沈思了半晌，好像記起什麼似的，然後對中年人說：

「有是有一個，聽說從小跟舅舅逃到關裏來，南京失陷時，不是說炸死了嗎？」

中年人對婦人忙「噓」了一聲，就指着苗秀告訴她，這位就是苗家的孫子，新自重慶來，預備回家去。婦人聽了，就上下把苗秀打量了一番，看看這孩子長得也實在令人喜愛，於是這位婦人露着驚疑的面容，對中年人說：「嗚？他要回家：他一個人嗎？」中年人說：「自重慶來，也是他自個兒。」那婦人接着說：「讓他住一住再說吧。」苗秀既弄清了這位婦人就是中年人的太太時，他就開始稱呼中年人為「表叔」，那位婦人為「表嬸」，這家人家對於這一位陌生小客人，倒還客氣，不過似乎還有什麼另外緣故，在他們的表情上，總像有說不出的秘密。

他倆把他引到屋裏，略微說了一會兒，他纔知道他們把舅舅犧牲的消息誤傳他被炸死。並且知道他的母親去年還給這裏來信，託他們打聽他和舅母的消息，可是始終沒打聽着。

這家人家因為居喪，而且主人方面只有這麼兩個大人，家裏空氣顯得異常冷落。看情形，經濟狀態也很拮据，那位男僕人因為辭職後，薪水拿不到手，整天和太太老爺吵

嘴裏揆，女僕也不斷地爲買菜問題，閒言亂語，說張家長，李家短。起初他們吵鬧，還背着苗秀，後來那個男僕故意當着苗秀的面使東家發窘。有一次苗秀實在有點忍不住，他就把僅剩下的一百塊錢，替親戚把他打發走了。

這對夫婦對這個小孩的舉動，顯着又慚愧又感激的樣子。

他住過兩天以後，從女僕嘴裏，纔知道這家親戚原來也有一個像自己一般大小的兒子，和自己的情形恰恰相同，但所差異的是，他跟着他的祖母在家鄉一直沒有出來，而他的父母則在關裏。據說後來不知爲了什麼，這個小孩子突然被敵人捉去了，有五六年失掉了音信，他的祖母因之憂鬱而死。這家親戚因此多少年來陷入苦痛，又加上新近老頭兒一去世，男主人失業，物價高昂，種種不順利的事接連襲來，使他們更顯得窘迫不堪了。

苗秀既曉得了親戚的境遇以後，他就感覺不便再多住下去，可是當他一表示要走的時候，他們却挽留他，說：「不忙，等一等，替你找着一個同伴走，才放心。」

過了幾天，親戚既然給他找不到一個同伴，在經濟上似乎一點辦法也沒有，甚至於連他替他們墊付男傭人的工資一百元也籌措不出來，有一天，男主人忽然引他去見幾位同鄉，同鄉們有的說「實在該幫點忙，但是力不從心。」有的說：「何必回家呢？如果

待不這兒，找一個小事務，倒不成問題。」甚至於有的乾脆說：「我只幫忙從家鄉逃出來的人，回去的，對不起。」還有的，不但不提幫忙不幫，反而說些閒話：「回去幹嗎？你這麼小小年紀，敵人會說你是抗日反『滿』份子呢。」

結果，苗秀所收穫的僅是一些冷言熱嘲。沒有一個人，甚至於給他一點同情。而苗秀一腔懷抱，既不樂意表白，就是表白了，想想看，能邀得誰共鳴嗎？

可是苗秀一點兒也不灰心氣餒，他明瞭每個人說話的用意和處境。

不要緊，無論如何，這一筆火車費由我負責。可是，你看現在人情這樣澆薄，回夜，千萬別再出來了。」男主人憤慨地說。

## 九

隴海路的三等車廂裏，秋老虎吞噬了風姑娘，全車上的人，一個個都在懶洋洋地閉着眼睛靠緊座位的後背打噴嚏，獨有苗秀張大了兩隻眼睛，從每個乘客的面貌，衣飾，動作來觀察他們的任務。

「查票！查票！」一羣人，包括路警，憲兵，稽查員，查票員，還有茶役，像一窩蜂樣飛進來。

「票！票！票！」

「幾個人？」

「一個？」

「一個小孩怎麼走路？哪裏來？哪裏去！」

「重慶來！東北去！」

「哦！到東北去，有護照沒有？」

「有一張證明書。」

當那位稽查員仔細看過證明書以後，就發出一陣惡意的冷笑，拍拍苗秀的肩膀說：

「小朋友！千萬不要去當小漢奸！」

「唔！」

剎那間，滿車廂人都以奇異的眼投射他，每只眼睛都好像含着無限的藐視，甚至于敵意。

「小朋友！你真要去當漢奸嗎？」一個大肚漢，嘻迷着眼。

「小朋友！你們家裏的人還會說中國話嗎？」一個商人的聲音。

「小朋友！你們家裏的人是不是都在當日本官兒？」一個學生裝束的人。

「小朋友……？……？」

「小朋友……？……？」

「小老鄉……？……？」

「哈哈……」一片輕浮的笑聲，緊接着東一句，西一句，絕對含着惡意的質問。可憐的小苗秀！平素有很好說服人的本領和辯論的天才，今天忽然遇到這種場面，倒彷彿是做錯了什麼事被人揭發了一樣，顯得狼狽不堪，不能申辯。他低着頭，垂下臉，一會兒變得通紅，滿頭青筋暴漲，眼窩裏似乎也包藏着無限的辛酸淚。

「哦！你們看，他臉紅了。害什麼羞？不去當就是了。」

「小朋友！我們勸你是好意。如果你不是別有心想，向外跑出還來不及，爲什麼還跑回去呢？何況東北又不像淪陷區，敵人在那裏早已根深蒂固，你回去想不當他的順民，恐怕不容易吧！」

「喂！小朋友，漢奸可不是當着玩的，回頭是岸哪！」

「……」

這種諷刺，誤會，類似善意，實在是惡意的勸勉，刺激苗秀的小心肝，不是憤怒，只是辛酸。

他終於忍不住胸中的憤恨，站立在大椅子上，他渾身幾乎是戰慄着，他的聲音已經有點瘖啞，他說：

「諸位叔叔伯伯！我們很幸運在抗戰期間在同一路程上旅行。剛纔你們訓勉我的話，我非常感激，只不過你們對於我知道太少了。我是一個從小就拋棄了家鄉和母親的孩子，我也是被祖國教養長大的孩子。我母親因為想念我，以致得病，這次回家，一來探母，二來我要把祖國新生的偉蹟告訴他們，使他們久已枯乾麻木，失去滋潤的心復活。我不但不預備久停留在那裏，一旦達到我的任務，我就返回，好答報我的院長和同學們。」

他一口氣說完以後，就從衣袋裏掏出摺起的一面國旗，說：

「看！這是我臨行時，院長贈送我的一件最崇高的禮物，還有我胸間的領袖章也是院長親自爲我配帶的！」他指着自己胸前的袖章。

大家默默無言，被他沉痛的話語懾服住，都爭着恭立起來，向着那面國旗致敬。這時候，就有一位類似軍隊上的政工人員，就接着站起來講話。

他說：「諸位同志！這位小朋友的話和舉動，多麼值得我們欽佩，剛纔大家那種冷眼熱嘲的話，實在不應該，你們應該向他道歉！」「我們不能隨便說誰是漢奸，在抗戰勝利日近一日的今天，我們粉碎敵偽組織，爭取僑軍反正，更是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經他這一說，原先那些說閒話的人的臉，霎時變得通紅了，其中那位大肚漢說：

「大家拿什麼向他道歉呢？」

「唔……」大家實在有點不好意思。

「我看這位小朋友的路程很遠，就是不因為我們的話說錯了，他這樣愛國，我們也應該給他一點鼓勵呀！」那位學生裝束的人說。

一個個忸怩的面孔，想不出什麼好辦法，纔能表示他們的道歉。

「我看，大家捐點錢，好不好？」大肚漢提議。

「好！贊成！」

於是大肚漢就把頭上的一頂破草帽倒過來，向人們斂錢，有出十塊的，五塊的，幾角的也有，數了數，全車廂的人一共湊了一百八十四塊錢。

「小朋友！這算我們大家的一點小意思，送給你路上用，請收下吧！」大肚漢張着大嘴，瞪着他那一條線形多肉的眼。

隔河敵人的砲，咚咚響了兩聲，一只砲彈，飛着弧線形，隨風打着呼哨，嘖嘖在地下爆炸了。這是在潼關附近。

「大家別慌！敵人向我們開砲了！」有人警告大家。

果然，車廂裏驟然變得極幽靜了，只有極沈重的車輪聲音，悄悄地從地上傳出。火車頭冒的濃烟，障蔽了天日。

三天以後，苗秀來到鄭州，他拿着阮表叔寫的介紹信，到第三集團軍司令部找那位當處事的同鄉，那封信裏託他給苗秀弄一張渡河證，並且設法把他護送到黃河北岸，無論如何，請他幫幫忙。苗秀拿着這封懇切信，滿心希望順利成功，不料那位熟書先兩個月已辭職到重慶去了。詢問司令部的人，都說辦渡河證要經過多少麻煩手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小店裏，時常有人到他這兒來兜售渡河證，每張三百元。苗秀沒有這麼多數的錢，自然買不起。後來他想起此地也容許有保育機關，有的話，一定可以幫他忙，果不然，此地因為搶救難童設立着一個「難童搶救站」，他跑去問負責人，負責人說：「我們搶救的是河南，安徽，湖北各淪陷區的難童，甚至於黃河北岸逃過來的難童，我們都收留，不過你想過河去，我們是不能幫忙的，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搶救，不能放走。」

看情形，負責人不是不能幫忙，而是誤會他要逃往淪陷區，等苗秀把證明書拿給他看，並且詳細解釋給他聽了以後，這位負責人的態度似乎有了活動的意思，他說：「今

天晚間本站有一隻到北岸接難童的船，你準備着，什麼時候走，我派人來通知你。」

苗秀懷着說不出的愉快，回到自己的小店裏。他孤獨的坐着，想着今晚就要踏進敵人的佔領區，再不能呼吸自由的空氣了，想想這一路的風光和遭遇的事情，他有點呆癡了。他的小心海裏湧滿了喜悅與悲憤。他思前想後，不寧靜的思潮不往的襲擊他。

苗秀提起筆來，先給院長寫了一封信，告訴他一路的經過，並說明他不願意把贈送他的崇高珍貴的禮物——國旗和領袖章寄回去的理由，末後他把在火車上人家捐贈的一百八十四塊錢託店家購買一張匯票附上。他說：「這筆款是我受誤會的代價，寄給本院做爲他們的捐款吧！」以後他又寫了一封信給西安的親戚，勸他們不要對國家失望，並且答應替他們尋找失蹤的小孩。

## 十

這個小孩渡過黃河以後，得一個僞軍的協助，於三天以後，便乘平漢車到了北平。北平是他四五歲時呆過的地方，但是過去的情景，早在他幼稚的記憶中模糊了。

他住在一位同鄉家裏。這位同鄉是僞北京市政府裏的一個科員，爲了生活問題，不得不奴顏婢膝地與奸僞廝混，但是他衷心嚮往着祖國，他聽了苗秀描述大後方種種新

象以後，他感覺異常興奮。左鄰右舍，聽說自重慶來了一個小孩，大家都爭着跑來問東問西：「幾時國軍可以到北平來呀？」「我們到底有多少飛機？」苗秀一一向他們解答，並說了些令他們聽了興奮鼓舞的話。

不幸的遭遇來了。

敵僞有一天，爲搜捕平西潛入北平城的遊擊隊，清查戶口，查出苗秀未報戶口，硬說他是游擊隊的小偵探，糊里糊塗就把他關在敵憲兵隊部。他的同鄉也以窩藏游擊隊的罪名被拘押起來了。

可憐的苗秀，有口難辯，只得接受敵人的苦打：末後他不得不說他是從重慶來的，敵人聽說由重慶來的，便改變口鋒，說他是重慶方面的暗探，更加毒打起來。可憐這個孩子，被打得遍體鱗傷，幾次暈過去。

後來敵人忽然把他送到香山慈幼院舊址，敵人爲奴化「不馴良」的中國兒童所設的集中營。

苗秀起初不曉得這個地方究竟是什麼所在，但一看見裏邊都是些呆頭呆腦，楞楞怔怔，精神失常的十幾歲的中國同胞，他恍然悟到這就是傳說中敵人在華北設的「兒童集中營」！他滿懷着憤怒，靜待不幸的遭遇到來。然而他一想到七八年前同是這個地方，自

正在這裏受祖國的幼稚教育，那塊是鞦韆架，那塊是籬籬板，依稀還記得，而今這個地方成了人間地獄！自己變做了敵人箝制下的囚犯！想到這裏，不由得眼淚軟軟地掉下來！

照敵人的規矩，「不馴良」的中國兒童，一入了集中營，先讓他飽噙一頓毒打，而毒打的部位是腦門，這樣可以使他失去記憶或變為呆癡，然後再施以奴化教育。這真是毒辣的手段！

眼看苗秀要過這一關了！

集中營裏的敵寇把他領進一間漆黑的小房子裏，告訴他靜靜地坐着，等一會兒有中國先生來向你訓話。他惘然不知這是什麼意思。

果然待了不多一會兒，從外邊走進一位穿白衣，蓬鬆着頭髮的女人，後面跟着幾個敵寇。這個女人手裏擒着一根木棒，怒沖沖地走來。

苗秀看情形不對，他渾身痙攣。

當這個女人逼近苗秀的時候，苗秀一看，突然大叫起來：

「舅母！」

這個女人也一楞，但隨着就說：

「誰是你舅母！你瘋了！」

苗秀看清她分明是舅母，不過比較以前消瘦，精神不正常罷了。

隨後，這個女人就輪起木棒來，朝着苗秀的頭部打來，苗秀一躲，落在身上。這女人見打他不着，就撒下木棒，啪啪地打他幾個嘴巴，打得苗秀口破血出。

可是這個女人忽然慘笑一聲暈倒地上。

親愛的讀者！這個女人究竟是誰呢？她的的確確是撫養苗秀長大，在南京失蹤的舅母！她現在已變為敵人集中營的劊子手了。

原來她和苗秀於南京被敵軍衝散以後，便被敵軍俘獲押解到北平來。一個敵人軍官娶她嫁給他，但她拚死拒絕不從。後來，這位軍官奉派主持這個集中營，他為報復起來，就讓她充任屠殺自己同胞的劊子手。

她本來就神經失常，自然當了這劊子手以後，天天毒打這羣活活潑潑的小青年，眼看着他們一個個變為呆癡。起初她實在有點不忍下手，但是敵人毒狠的行動逼着她非做這種殘酷的事情不可。漸漸地，她由愛而恨，由恨而變為瘋狂，她一看見這批無辜兒童，便發洩她的瘋狂，毒打，唾罵，簡直失却了人性！

然而在她的殘酷生活中，萬萬想不到自己撫養大的孩子，有一天會做了自己劊子的  
一隻小雞。

當苗秀高駭她「舅母」的時候，她失常的神經，似乎驟然恢復常態。但是她經不住這種突如其來的刺激，所以暈倒了。

在苗秀呢，他忽然遇到三年不見，不知蹤影的「舅母」，無異看見救星，雖然看着她神經失常，但他希望因和他的巧遇，使他的神經會正常過來。

苗秀這頓毒打，因為舅母暈厥暫時免了，但是敵人奴化的教育則不能不接受。

有一天，忽然傳說「女劊子手」（兒童們都這樣稱呼她）病重了，苗秀聽說，偷偷地跑到她的住室外，從窗櫺裏看見一羣中國人在她的床邊圍繞。一位穿着潔白衣服的醫生說。

「聽她說『報仇』的話，好像受了什麼意外的刺激。總之，希望很少。」屋裏的人踱來踱去，大家都浮着緊張悲戚的面容。都說病人只剩下最後的一口氣了。

苗秀聽得清清楚楚，心裏焦急萬分，當他鼓着勇氣，不顧一切，跑進屋裏，高聲叫着！「舅母」撲向她的床前時候，病人已咽下最後的一口氣。可憐的苗秀，眼看舅母死去！

## 十一

舅母的死，使苗秀小心田裏札下更憤激的根蒂。想想看，一個撫養自己長大的恩人

，相隔幾年以後，猝然又在異地相逢，該是人生多麼快事。那想到一切都變了，一個和善可親的人，會一變而為獍豸殘暴，失却人性的殺人兇手，這是多末可怕！

然而，這是誰的過呢？誰把一個和善可親的人，琢弄成瘋子？誰叫她殘害自己的同胞？誰叫她苦打自己心愛的甥兒？

苗秀啣着無限悲憤與哀怨在這集中營裏待了兩個月。他發現其中的偽官也並非全無心肝，背着敵人的面，常和他們說些安慰的話。

那年年底，敵人特別從集中營裏把東北籍的兒童挑出，揚言說「滿洲國的人民應該回滿洲國去」，於是苗秀藉此得回家的機會。說也巧，敵人一直把他送到長春的另一個兒童集中營，不過這裏和北平有些不同，除了受奴化教育以外，還練習製造一些小工藝品。

苗秀既被敵人送到了家門，雖然沒自由去會見自己的母親，但心中也覺有說不出的愉快。他心想只要有機會，我便可去找母親去。

這個集中營裏有近千名完全是十三四歲中國小少年，他們每天早晨日落集合在一塊地，甚至於他們都說滿口好日語。

人。

裏邊管理員却是由兒童們自己擔任，他們似乎都有無上的權威，他可以隨便鞭打別人。有一天，苗秀呆的一部門的管理員，欺他新來的，派他做了許多不應該做的工作，做完以後，那個十三四歲的管理員怒沖沖地先是責罵他做得不好，跟着就拳打足踢。

苗秀實在忍受不住。就反抗說：

「大家都是中國人，你打了我也算不了英雄！」

「你是中國人？」

「你是哪國人？」苗秀反駁他。

「我是滿洲國的人！」

「難道你爸爸媽媽也是……？」

這位小管理員一聽說到他的爸爸媽媽，心海中似乎激起了不小波浪。霎時間，就把剛才那副兇相收斂了，和緩地說：

「你這小傢伙有點刺兒，你是從哪兒來的？」

「我嗎？被他們誣指為游擊隊的小偵探，從關裏抓來的！」

他倆越說越近。當這小管理員告訴他姓阮的時候，苗秀吃了一驚，急忙問他：

『你的爸爸媽媽是不是在關裏？』

『好多年不通信了，彼此不知死活！』小管理員囁吁着。

苗秀確定他就是阮表叔的兒子時，就向前擁抱着他，向他道賀說：

『你的喜訊我帶來了』

跟着，他把在西安遇見他父每和他的父母怎樣懷念他的情形告訴了一遍，這位小管理員潛潛落了幾點眼淚。

於是他倆不但互相瞭解有親戚關係而且成了密友。

想想看，此刻苗秀心裏的喜悅，還能形容嗎？尤其是他萬想不到十三四歲的孩子竟然因為父母的緣故，居然不忘中國，使他得到無限安慰。

這時候，他已打聽出母親的下落。母親爲了自己，被敵人關在監牢獄裏，監獄就在營的隔壁，只隔着一道牆。

他就編法兒和他母親會見。

幾天以後，他藉阮家小孩的幫助，在監獄的方方的小門口裏看見了自己親生，迢迢萬里來尋找的母親！

當苗秀瞥見自己的母親的臉，浮現在方孔中的時候，他幾乎是哭着喊：

「媽……！」

他的媽，突如其來地聽見這種親切的聲音，衝着他怔了半晌，驚訝地說：

「你……！」

「是的，媽！我是秀兒，特地回來看您！」一種孝順的口氣。

母親哭了，苗秀也哭了，母子倆都陷於久別乍見時的悲喜。雖然雙方都沒有自由。

母親停了一會兒說：「不過，孩子！你回來錯了！」

隨後她告訴他這是敵人的奸計，並囑咐他千萬不要讓人知道你姓苗，她自有辦法出來，使母子們相聚。

## 十二

(81)

幾個月後，我抗日聯軍某支隊突襲長春，劫了監獄，燒了集中營，苗秀的母親和集中營的幾百個受了苗秀的宣傳而心向祖國的小少年，都逃出了長春，跟隨着聯軍內移。

在洮源到喜峯口，漫漫幾千里路上，夜行曉宿。阮家小孩充任尖兵，苗秀的母親任看護，其餘小孩任担架。苗秀擎着那幅縫在褲腿裏的青天白日旗，領導大隊，浩浩蕩蕩

，一邊游擊，一邊宣傳，竟在半年內，進到關內，軍隊受國軍改編，阮家小孩回到了西安，苗秀和他的母親也來到重慶，其餘的小孩，都被救濟機關分發各校去接受祖國的教育。

三十一年七月七日，同一個保育院又在舉行紀念大會。院長結束了演講以後，把苗秀和他的母親請到台上，他對同學們說：

「我們歡迎這位勇敢、機智，愛祖國的新中國模範小少年！和這位不甘為奴的母親

……」

「可是，」院長繼續說：

「那塊土地上還有千千萬萬祖國血生的小少年，千千萬萬不屈服的母親、父親，正等待我們去解救呢！」

## 課外生產的學生

爸爸講完了「萬里還鄉記」問我們樂意不樂意認識認識苗秀，弟弟問他在哪兒？爸爸說他現在離此地一百華里的一個保育院附屬工場裏服務，苗秀的母親也正那裏任事務員。爸爸說將來也許有機會看見他母子兩個。

今天是星期日，天氣晴和，每個人的精神顯得特別暢快。爸爸提議全家去野餐，問我們贊成不？我們高興極了，立刻換好衣裳，拿一只竹籃，預備買些喫的東西裝在裏邊。姐姐說帶着毬子，要和我舉行一次毬子比賽，弟弟聽說帶毬子，他也要帶皮球。爸爸則要帶着他那只輕易不肯拿出來的口琴。媽媽替我們拿着一條線毯，預備走累了，舖在墊上讓我們休息。

在馬路小鋪買了些糖菓，花生米。就向我們的目的地出發。爸爸一路給我們吹着聲音很鏗鏘<sup>的</sup>進行曲，我們的脚步自然地隨着口琴拍子前進。

我們的目的地是郊野的新市區，是市政府爲城內疏散下鄉的人們開闢的，一幢一幢的新式房子，疏疏落落，在遼遠就可望見。四圍的山脊上，長滿了松杉，鬱鬱青青的，

襯托着新市區的風景非常雄巍。麥苗在微風中搖拽，十分好看；那一塊一塊像澈明的鏡子一般的梯田，好似房頂上覆蓋着的琉璃瓦。今天我纔悟會出住在鄉間，接近大自然的美麗。我的胸襟好像寬敞了許多，一想起住在城裏小巷子，擁塞着過住不停的人羣，我竟至覺得那種環境太可厭了。

我們來到一個廣場上，雖然四外都有住家，但看不見一個行人，寂靜幽美。我們就把線毯鋪下，按照我們的節目進行，先是單腳踢毽子，我輸給姐姐；雙腳踢，姐姐輸給我。爸爸每人賞我們一包花生米。弟弟和哥哥賽打球，哥哥大，自然拍得多，弟弟小，賽不過，結果爸爸也都賞給花生米吃。

隨後爸爸給我們講了些關於大自然的故事，囑咐我們常常和大自然接觸，不但可以使身體強壯，而且會使一個人的胸襟豁大。

說着說着，從遠處走來了兩個背筐砍豬草的孩子，一個有八九歲，一個有六七歲，手裏都握着一把鐮刀。每只筐裏已經裝滿了青青的野草。這兩個孩子看見我們坐在地上談笑，他倆就在旁邊佇立觀望，好像很羨慕我們似的。他們倆的衣服雖然補綻羅補綻，赤着雙腳，但他們的神態並不完全像個砍豬草的鄉下孩子。

「穆珍呀！別覺這兩個孩子的衣服襤褸，你去請他們一塊來玩，你送給他們花生米

吃！』爸爸悄悄地對我說，恐怕他們聽見了，不好意思。

我抓了兩把花生米，走近他們的肩膀，我說：

「兩位小朋友，有工夫和我們一塊玩嗎？」隨後我給他們花生米吃。

這兩個小孩，楞頭楞腦，很粗野地立刻放下筐和鏟刀，接過花生米去就跑到我們玩的地方來了。

爸爸問了他倆一會兒，纔知道他們是兄弟倆，本地人，在中心小學讀書，因為家裏是個戶，放假天或是星期日，兄弟兩個得各砍豬草一筐，持回來餵豬，有時候還得檢一筐樹枝亂柴，供家裏生火。

他們的家就是山坡上那間草棚。他們指給我們看，從遠處還望見棚頂上煙突正冒着一縷一縷的青煙。

這兩個孩子玩了一會兒毬子和皮球，無論怎麼玩，他們都顯得異常拙笨，踢的少，手脚都不靈活，但背起筐來，他們則毫不喫力，兩隻腳掌，既厚又寬。我們的氣力、體力顯然都敵不住他們。

姐姐忽然想起有一個同班住在這一帶，她有意無意地問那個大一點的砍草孩子，知道不知道有姓齊的同班住在哪兒？他說是不是梳兩辮在小學讀書的那個女孩

？姐姐見他說對了，急忙問他：她家住哪兒？他用鑷刀指着遠遠處幾幢房子，說最末一幢的樓下是她的家。

我們又講了幾個故事。砍草的小孩講不出故事，只打了一個謎語。這時候，山坡草棚邊站着一個女人，張大了喉嚨，喊叫「這兩個死娃兒還不回家來吃飯？」隨着又呼喚他們的乳名。

他們一聽見有人喊，背起筐來就跑了。連招呼也沒有打。

姐姐急於尋找她的同班，我們跟着就向那末一幢房子進發。沒幾分鐘，我們就來到那幢灰色房子前面。樓下的門緊閉着，只有一只玻璃窗敞開着，儲滿了裝有糖菓的玻璃罐子，還有各色各式的紙煙，看情形，既不像住家，又不像小店，但這些糖菓紙煙，很顯然的不是一个住家用的。我們在窗外正遲疑，剛要問窗子裏邊的人姓齊的住在哪兒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梳兩辮小辮，穿藍布長衫的女孩，走近窗前，向我們問：

「買糖呀？買煙呀？」

當姐姐的臉被那位女孩瞥見的一刹那，她很驚訝地朝着姐姐說：

「穆非！是你？」

姐姐也很驚奇似的喊她的名字，問她：

「你家就在這裏嗎？」

「是的，我們就住在這間房裏。」說着，她的臉似乎有點紅暈，一副害羞的樣子，但她隨後很熱誠地把門打開，招呼我們進屋裏去坐。進去之後，屋裏雖然有一只玻璃窗子，但屋子的一半，仍然是黝黑無光，她把躺在牆角牀上害病的母親介紹給我們，並且說她的父親進城去躉買糖菓去了。星期天，父親須要把一星期內要售的貨準備好，因為只有這天她能代替父親看守這個窗廚糖菓攤。

「生意還好嗎？」爸爸問。

「有十分之一的賺項，賣一百塊錢可以賺十塊錢，一天的小菜錢就靠這十幾塊錢來貼補。」躺在病牀的母親，低聲低氣地說。

姐姐的同班一面招呼我們坐，一面就從糖罐裏抓出一把糖，送給大家吃。

我和弟弟一向喜歡吃糖，我們常常到朋友家去串門，都有糖菓吃，爸爸也從來不禁止我們接受，不過今天爸爸的臉色不對，我不知爲什麼覺得這種糖菓實在不應該吃，弟弟也似乎懂得了爸爸的意思，不肯接受，我們正在爭讓的時候，還是爸爸給我們解圍了。

「穆菲，穆珍，你們每人接一塊，另外把你們籃子裏的糖送給這位姐姐吃，算今天

你們來拜訪的禮物！」爸爸說後，姐姐就把我們沒吃完的一包糖送給她的同班。

大家談了一會，媽媽又慰問床上病人的病況，我們便走了。

「明天見！」姐姐的同班說。

「明天見！」我們大家向她辭別。

在歸路上，爸爸說：

「穆珍哪！看見沒有？沒錢的孩子讀完書回家還得砍豬草，還得做小生意。你們雖然沒好環境，但無論如何，你們還沒有砍豬草，也沒有做小生意，你們應該怎樣發奮讀書哇。你別瞧不起那衣服破爛砍草的兩兄弟，他們實實在在比你們強，因為他們除讀書以外，還是生產者。他們的粗手寬掌都是你們應該羨慕的。今後的世界，只有手腦並用的人才能生存。」

那個開糖菓攤的同學，看來不是本地人，她也是生產者之一，她的全家靠這個小生意維持生活，而她乍見你們，她那種羞怯樣子，一定是覺得做一個做小生意的女兒實在不好意思，穆珍呀！你姐姐是不是因此纔感覺驚訝呀？其實，你們須要知道，在求生的原則上，只要求生之道正當，並沒什麼可恥的地方。在這時候，毋寧他們的方法是值得我們這羣不恥為農為商的人應該借鏡的。

你們不吃那位齊同學的糖菓是對的，因為那些糖菓不是像別人家拿來招待客人的東西，而是用以換錢維持日常生活的物品。但是要一點不吃，又讓那位同學難為情，所以交換一點東西，既不讓她吃虧，又盡了禮貌。

穆珍呀！今天這次野餐收穫很大，你不要藐視砍豬草，擺糖菓攤的孩子，他們現在已經比你們多了一份生產能力，將來的成就，說不定，比你們還強！趕快努力吧。

## 你要做一個表裏如一的人

「黑人牙齦」——田先生，我們的訓導主任，來學校不到一星期，同學們對他的印象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他從來沒有疾言厲色責罵過人，同學們有了過錯，他總是用好話來勸導，他也從來沒有用「記過」「開除」等字眼來嚇唬過我們。同學們偶然生了病，他總是親自招呼服藥，一至病好纔止。從此以後，我們不但當着人而不管他叫「黑人牙齦」，就在背後，我們也稱呼他爲田先生了。

我們的學校因爲要提倡學生自治，校內好多事務都是由同學們擔任，伙食由同學們輪流監廚、買菜。倉庫、雜務也都由同學們負責經營。先生們僅是從旁監督指導。不過管倉庫的不輪流，每學期由校長選派一位品學兼優，認爲最可靠的同學執掌倉庫的鑰匙。而同學們無形中就把它認爲是極榮譽的位置，無論誰被派到這個職務，同學們都另眼看待他，先生們對於這位同學似乎也就特別客氣些，甚至於不敢怎麼管束他，本學期的倉庫管理員是一位高年級姓陶的同學，他每學期考試總是第一名，沈默寡言，人也很和藹，先生和同學們沒有不尊敬他的。實在他的的確確是同學們最崇拜，和先生最

喜愛的一位好學生。

倉庫設在校長辦公室裏面，內儲學生們的食米、文具、肥皂、雜物。要進裏邊去，非穿過校長辦公室不可。這種佈置，一方面在訓練學生們的自治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受到校長的監督，並且無論是先生或是學生領什麼東西，必須由校長蓋章纔能發給。這實在是最妥善的安排。

其實照校長和先生們，一至於學們的意思，這個倉庫如果交給別人掌管鑰匙或者還不可靠，會發生什麼問題，但既選任陶同學來做司鑰，一切防範和不放心的地方，都是過慮的事，因為陶同學品行分數常是甲等，而學問更不用提了。

果然，陶同學擔任這個職務以後，他又勤快，又小心。用他自己的力氣把倉庫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他對於上鎖開門都是親手辦，從來不委託同學一次，甚至於先生們要進去看看，都被他婉言謝絕過。

慈母般的老校長對於陶同學越法喜愛了。先生們，同學們都誇獎他是「大公無私」「做事認真」的學生。

陶同學因為擔任這個職務，他的聲譽越法顯得增高了。

「諸位同學！你們要效法陶同學服務的精神！」老校長上星期六在晨操的時候，對

一位來學校參觀的美國衛生專家介紹了學生自治會情形以後，這樣叮囑我們。

我聽了真覺得真是人生一件榮譽的事。但我年級低，沒有機會被選任這個職務，高年級同學們私下裏則互相誇口說：

「假若要讓我當司鑰，我一定還要強些。」

「你嗎？看你那個小模樣，也配！你連陶同學一根寒毛都不如！」這是上星期六的事。

今天一到學校，看先生們的神色似乎都不愉快。往常先生們見了我，只要我向他們一行禮，說聲「先生早！」他們必定笑着回答「穆珍早！」可是，今天他們連理我都不理了。就是那個打鐘的吳鬍子，往日我只要向他歪一歪，他必定說：「這個娃兒極乖！」但是今天，我一進門就撞見他，我必恭必敬地衝他打了招呼，也連眼皮都不抬，皺着眉，咧着嘴，他那垂頭喪氣的樣兒，使我疑惑他家裏出了什麼不幸的事了。

我到課堂裏，級任徐先生正瞪着大眼珠向大家掃射，見我一到，就怒氣沖沖地問我：

「穆珍！你知道不！隨後同學們都用奇異的眼光盯着我。」

這種突如其來的話，我簡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使我竟說不出一句話來。在這

一剎那的方寸裏，我驟然猜想出怪不得先生們連吳蕭子都不理我，原來我出了事了？但是我出了什麼事呀？我簡直一點兒也想不出來。

「可是，級任先生爲什麼問我知道不知道呢？到底什麼事呀？」我再看他那含有怒恨的眼睛時，使我幾乎要哭了！

「穆珍！你坐下吧。」她的眼縫中又充滿了平常時和善的微笑。

「徐先生，我——知道——什麼呀！」心裏雖然已經坦然，但仍嚇得我有點口吃。

「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他和藹地回答我。

這時，紀念週的鐘聲噹噹打了幾下，大家都順序走到操場，排列成行。儀式完了，主席田先生報告說：

「我實在不忍於報告這件令人聽了傷心的事。前天，那位美國人來校參觀時，有二塊錢的零鈔，擱在校長室的辦公桌上忘記帶起，後來竟不見了，經多方面尋找，仍無下落。自然丟失的錢數目不算多，可是這件事情影響本校名譽非常之大。尤其使位盟邦朋友對於本國教育將起怎樣不良的印象。我們必須查個水落石出，剛纔我已託各級級任，按班查問，全校工友也已問過，還沒有線索。這件事情，校長認爲極可恥，他交給我來辦……」

「這件事情，我非常難過，無論是誰把錢拿走都顯示本校教育的不良，雖然在任何國家，任何學校都不免有偷竊的事。」他繼續着用感性的聲音說出的觀感。

這時候，有一個同學，從隊裏跑到田先生的跟前，啪的一個敬禮，然後要求田先生允許他向同學們報告幾句話。

「好。你把經過報告報告！」田先生說完了以後，那位同學向先生啪的一個敬禮，然後扭轉身來向同學們啪的一個敬禮，用眼睛掃看了這幾百人的行伍一週。

「哦！他是誰？」我急得認不出，不由得問了。

「他是陶同學，五下的級長，倉庫的司鑰。」有一位同學說。

「哦！就是那位老校長誇獎的陶同學！」又一種聲音。

隨着陶同學打破了平素的沉默，很激憤地斥責偷錢的人。他說因為自己常常出入校長室的原故，假使這件事不弄清楚明白，使自己受嫌疑，那纔冤枉。

他報告完了以後，田先生安慰他說：

「陶同學！沒人相信你這麼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有嫌疑，好好讀書吧！」又啪的一個敬禮，他歸到行列中去。

這時，無論先生和同學們心裏都覺得陶同學的聲明是多餘的，因為誰也不會往他身上

上猜度的。

但是這件事，無論如何可苦了我們的田先生。他的臉一會兒發青，一會兒發紅，一會兒又變白，末後，看他實在支持不住了，他嘆通向學生們的隊伍跪下了。

「我心裏爲這件事情實在難過得忍受不住，我是一個基督徒，我向我敬奉的上帝懺悔，懺悔我領導不善，使本校發生了偷竊的事！」他的悲痛顫抖的聲音和流在臉上的熱淚，頓時使操場上的呈現惶恐羞愧，傷促不安起來。

一片哀淒的沉默。同學們都陸陸續續不自主地低下頭。

「這不關你們的事，我對不起學校，校長和諸位同學們。因爲無論你們誰做的這件不名譽的事，負訓育責任的我不能卸責。你們的不名譽就是我的過失。」田先生的淚像泉水一樣湧下來。

在一片哀淒沉默以後，同學們有的被他這一跪和顫抖的聲音感動得眼窩濕潤，有的就站不住，急得躁腳。正當大家沒辦法的時候，忽然從隊裏走出來一位同學，他就是李邦敏，跑向前去，想把田先生攙起。

「這不關你們的事，我懺悔我的不盡職。」田先生直挺挺跪在地上，滿臉淚水。

「但是，先生！我們怎好在這裏站立呢？」李邦敏說。

「你們解散吧！讓我一個人跪在這裏。」

李邦敏轉過臉來，對同學們：

「我們不能讓一個人壞了全校的名譽，我們不能讓一個人負責這件事的後果，我們要檢舉這個害羣之馬，我們要立刻請田先生起來！」李同學張大了喉嚨，聲音瘖啞而悲憤的樣子，使我頓時憶起校長描寫他救王靜寰那副勇敢的英姿。

「這不關係你們的事，這是我的懺悔，我跪向上帝的面前，求他饒恕這個偷錢的孩子！」田先生仍然不動。

「好！大家跪下，替這個偷錢的人央求田先生起來。」一聲令下，幾百個同學都嘆通都跪下了。

我也是跪在地下的一個。這時候，我百感交集，胸中有說不出的難過，我恨不得馬上捉住那偷錢的人，讓他受一受公衆的裁判。

田先生終究起來了。大家也抱着悲憤哀淒的心情去上課。這一天，同學們都懷着一腔悲憤的心情，無精打彩混過去。

晚上，當學校敲了息燈鐘，校園立刻變為漆黑一團，寂靜無聲；連吳鬚子的咳嗽都瘖啞得聽不見。夜鷹停在林梢，乾鷹地叫了兩聲。田先生滾着一顆憂悵的心，剛要脫鞋

大家跪下，替這  
偷錢的人央求  
田先生起來

子恆畫



爬到牀上去睡，陡然，門外一陣「咣咣」敲門聲，他急忙跑去開門。同：「誰？誰？」沒有回答，他猛然用他那驚頭的手把門一開，有一個孩子用手蒙住臉，在黝黑的夜色中蠕動着趨趨着要進來。

「你是誰？是誰？是陶同學？是你？」

「是我！田先生！」在朦朧的暗室裏，看見他滿臉滾流着淚珠。

「你……：你有什麼報告嗎！你爲什麼哭了！」

「我……：沒有……：什麼報告。我錯了，請你饒恕我吧。」隨着那斷續羞慚求饒的聲音，他的兩隻膝屈在田先生的脚下，頭低到地面。

「啊！是你是你！」

這時，室內有長時間的寂靜，只聽見陶同學表示求饒細微啜泣的聲音。

窗外，夜鷹又嘎嘎叫了兩聲，淒涼煩噪。田先生似乎是受過苦刑的罪犯，混身痛創，半晌說不出話來。兩分鐘後，他幾乎是哭着說：

「孩子！起來吧！你的不名譽，就是我的過失。從今以後，你要做一個表裏如一的好學生！我替你擔當一切，起來吧！」

遠處傳來一陣古塔上清悅的鐘聲。

## 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不把他們當學生待！

陶立庵同學犯了一次過失的事，全學校的人始終不知道，若不是今天晚上田先生到我家裏來對爸爸詳細講過，被我在隔壁房間聽着了，這幾乎是一件無頭公案。因為早上，田先生在學校報告這樁事情的時候，他只簡扼地說錢找到了，囑咐大家不要再查問，並希望大家做一個表裏如一的好學生。

「穆珍哪！你雖然聽見了這樁事的經過，但你到了學校以後，不但千萬不應該向同學們宣傳，而且看見陶同學時，更不能加以絲毫的鄙視，因為一個人的榮辱會影響他的一生幸福。一個人做錯了事，只要勇於改過自新，便有前途。俗語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毋寧對於這種勇於改過自新的人應該恭敬。你要記着，聽先生的話，「要做一個表裏如一的孩子」，不要僅外表讓人看着不錯就滿足了。世間的事固然多半壞於小人之手，但也多半壞於僞君之手。小人做不得，僞君子也做不得啊！」

爸爸叮嚀完了，就讓我坐下，靜聽田先生繼續說他以前所經歷的事情。

去年秋天我接受了川東省教育院聘請。該位院長是一個熱心兒童教育的人，

因爲連務行政的麻煩，自己對於院內兒童的教育工作不能親自照顧，幾位聘請人去担任訓育，結果不是先生被趕走，就是學生鬧鬧鬧鬧。他爲這件事情苦惱很久，他自己又把各種教育方式試行了一個時期，學校秩序仍然沒法維持。

「這羣失了家鄉，無父無母的孩子，自抗戰後，他們被收容在保育院裏，整天所接觸的是像土匪一般的同學和大部分沒有父母的心腸的師長。加上吃不飽，穿不暖，使他們的蠻性越法熾旺。院裏雖然管束嚴，但無論如何，不能阻止他們蠻性的發洩，當他們吃不飽時，他們就一氣把碗摔碎，院長要問他們誰摔碎了碗？他們就回答全體幹的。哪一位先坐若是白天罵了他們，到晚上先生睡房的玻璃窗就不免一櫬格格地被敲碎。院長幾次用禁閉的方法懲罰爲首的學生，但等到他出來了，反而鬧得更兇。諸如此類的事，舉不勝舉。」

「保育總會也曾派員多方面調查，院長一點沒錯，他的確照規矩盡了他院長的責任，教職員們也沒錯，他們都是按部就班完成了他們管理和教書的職務。甚至學生們也並非不上班，功課不好。但一切不幸的事常是在這種「照規矩」「沒錯」兩種情態中發生。」

「後來不知怎麼，他——院長忽然想起了我，叫我無論如何幫幫忙，爲朋友也好，爲孩子也好，或是爲國家也好。我接到聘書和他的信以後，曾考慮過很多時。我有把握

把學校整理好嗎？我拿甚麼來教育學生，可以使他們心服呢？

「末後，我抱着絕大的勇氣，離開重慶到了川東某城。我到保育院以後，我就要求院長不必給我什麼訓育主任名義，讓我先和他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一同上課，一同工作。假若沒有什麼問題，然後再說。」

「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有一兩個月的時間，使我詫異這羣孩子們因為多年流浪飄泊的緣故，大都失掉了母性愛，他們不同情別人，也不希望別人同情自己，遇事焦燥，呆滯，孤僻，貪婪。想要挽回他們這種不正常的心理，在教職員大部份因生活困苦心理也不正常時，實在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然而以我的良知和宗教給我的熱誠，使我慢慢摸索如何使這羣孩子們的心理正常的方法。我起初和他們同樣吃住，我吃的不比他們好一點，住的不比他們舒服一點。他們抬土我先抬，他們挑水我先挑，總之，我的一切生活都讓他們看得明明白白，絲毫掩飾沒有，絲毫假借也沒有。事事我作表率，以身作則。」

「這樣，他們覺得我和他們當中並不像和別的教職員似的有一道鴻溝。他們覺得我在和他們一樣受苦，一樣在當學生，他們對教職員的不平等觀念被打破。其次他們無論犯了什麼天大過錯，我總是用好言語來勸導他們，使他們的畏懼心變為羞愧心，然後再

把他們的羞愧心變為自新心。他們有了病，我必日夜招扶；他們有什麼困難，我必替他們解決。我沒有打過他們一巴掌，也沒有罵過他們一句。

「我領導他們開各種啓發靈性的聚會。我鼓勵他們給家庭，給親戚寫信，彼此交朋友，談家常；個人述說個人本鄉本土的人情習慣，個人舉出個人最親愛和最敬重的人。」

「這樣，漸漸地，他們纔感覺胸中透進了一縷溫暖。這種溫暖雖然比不上母性的，但總算是人性的。有時候，我和他們一起歡笑，也有時候和他們一起痛哭。尊嚴上來，他們畏我如父兄，頑皮起來，我讓他們騎在背上競走。」

「慢慢，他們感覺我像是他們的父兄，又像是先生，而且也像是同學。總之，從此以後，他們在精神上覺得需要我，離不開我了。」

「在這個過程中，好多故事發生。後來，我因為身體實在太衰弱了，不得不離開那裏，去到另一個地方做短期休息。在走的那天夜裏，我從小城搬到一個預備搭船的小店裏，首先來看我的就是那個曾經作過偷兒被我感動悔改自新的學生。公院學生手擎着火把，照在二三十里地長的山谷裏為我送行，老實說，那時候，我一點點傲沒有，我的眼淚不住地淌了半天。我想到這實在不是我自己的光榮，而反映這羣學生們的人性恢復，是多

麼可感？

「後來，這羣學生們有的被分發到另一個保育院，當我旅行到那裏時，他們到旅店裏來看我，擠得我那間小屋子透不過氣，招惹得那個保育院的學生們也來要求我講話。這時候，那保育院的負責人就很詫異，不知有什麼能耐的傢伙竟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他派人到旅館請我到院裏對學生們講話，我說我不是什麼教育專家，又土頭土腦地，不敢登大雅之堂。末後我已經登上回重慶的汽車，還是被他們從汽車裏拖下來，堅留我住一天。」

「在吃飯的時候，他們說『我們這裏的學生視先生簡直若仇敵，請教你爲什麼能這樣被學生愛戴？』我說，『說起來，慚愧萬分，我既非什麼專家，學識更不豐富，理論根基既缺，教學經驗也不足。我祇知道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不把他們當學生待。這就是我的教育學生的祕訣。』」

## 過於相信，可能助長他的罪過

田先生嘆了一口氣，說：

「天下事真是無奇有偶。在我待過的那個保育院裏也發生過同樣的一個偷竊案。那時候，保育院儲藏室裏儲藏着學生們製的肥皂，皮鞋和毛巾等物，總值在二三千萬以上。管儲藏室的是院長的一個同鄉學生，外表一切都好，並特別得院長的信賴。不過儲藏室的鑰匙始終是在院長手裏，不在學生手中的，學生只有開關的責任，東西保存與丟失量不關他們事的。」

「有幾項我發現學生們常常溜到院門外去買糖菓。這些學生既不受家庭負擔，院裏平時也不津貼他們零錢，他們哪來的錢買糖菓吃呢？」

「有一回，我擠住一個買喫的學生，問他錢從哪裏來的？他說向同學借的。再問他向哪一個同學借的？他起初言語支吾，後來纔說是向儲藏室管理員那裏借的。並且所有同學們買零食的錢都是從他那裏借來的。」

「這使我驚訝了。莫非他偷竊儲藏室內的東西換成的錢？我趕緊報告給院長。院長

說不會，鑰匙在自己手裏，從來沒讓他獨自開過。清點清點存物，也沒有丟失。再盤問盤問管理員，他矢口不承認有偷竊院內東西的事，並且說借給同學們的錢是從先家裏帶來積蓄下來的。

「這可怪了，但也在情理之中。後來繼續不斷地學生們仍有越牆偷買零食的事情發生，使我更加迷惑，他們哪來的錢，如此源源不絕呢？」

「後來我在院附近小舖內發現出售本院肥皂（本院生產的東西不會在本地發售），請經我一探聽，原來是從管理員那裏廉價買來的。我得着這個線索，就對照一切單據，結果發現偽造單據多張，連院長圖章也是偽造的。」

「這分明是這個管理員幹的，問他，他仍不承認。有一天，我把他單獨叫到一個房裏，用種種話來盤問他，他一口咬定不是他幹的。沒辦法，我請他坐下，容我跪在地上，爲他祝福。」

「末後，他受我真誠的感動，把假名戳和自己配的鑰匙，流着眼淚雙手遞給我，並且把偷竊物品數目完全告訴了我。」

「我告訴他：孩子！你從新爲人吧！我給你遮掩一切。」

「我替他把所有偷竊的虧空填補，他的行爲除了校長和我知道以外，別人都不知曉。」

。從此之後，革面洗心，他真的變成好學生了。

『師長過於相信學生可能助長他的進步，也可能助長他的罪過。』

## 讓他們自悔

「讓他們自悔」，田先生說這對於學生們也是必須的。

「那年秋天，當地士紳爲前方將士募集寒衣捐，請保育院的學生表演歌詠。事後，士紳們在飯館裏設宴酬勞，跟去了兩位音樂先生。宴罷歸來，一個個緋紅小臉，你誇說喝了幾杯，他誇說贏了幾拳，那兩位先生也直在稱讚某某同學酒量大，能喝！」

「我聽到看到這種情景，實在覺得悲痛萬分。有這種先生，當然有這種學生。我想，實在有說不出的隱痛。但若僅憑我口說能促使他們覺悟嗎？」

「我馬上來一個緊急集合，全體師生都到了操場。我說，今天我們院裏有一件最光榮的事，就是參加歌詠的先生同學們勞苦功高，被士紳們設宴酬謝。我們也應該酬勞酬勞他們。」

「隨後，我請吃了酒席的先生和同學們，另列一行，站在大隊前面。只見一個個通紅的臉蛋，像蘋果似的。從遠遠還嗅到薰人的酒氣。」

「我說請諸位同學看看這些位有功勳同學們的光彩是多末美麗鮮艷！你們不羨慕

嗎？

「隨後我說，雖然如此，這還不能代表我們酬謝他們的敬意。我是上帝的兒女，讓我跪下爲你們這班小天使們祝福吧。說着我嘆息跪下了。」

「這自然是大殺風景的事。他們看見我這樣兒慌張起來。我淌着眼淚爲這些無知無識，做錯了事還不自知的人們默禱。」

「他們問我：『先生！究竟我們犯了什麼過錯？』我說：『你們犯了過錯自己不知道，當然是沒有過錯。』我說完，更覺難過起來。我想到一切罪惡只要看慣做慣就變爲平淡的可怕。」

「吃酒真是罪惡嗎？是的，世界上多少人不吃酒？多少宴會上缺少酒？然而，她們，她們纔是十幾歲的男女孩子，從現在起就把不好的習慣看成平淡，將來一切罪惡不是也可以平淡化嗎？」

「約有一刻鐘，他們不知道我爲什麼跪在地下流着淚默默祈禱。二位先生來拉我，我實在氣了，我說『我淨在這裏誤人子弟，我實在該懺悔！』」

「後來他們忽然悟到『莫非嫌我們喝了酒嗎？』他們聚在一起嘀咕了一會兒，好像已經確定了自己的罪過，他們一排人趨向我，一面跪着，一面說：『先生！請饒恕我們』」

吧！我們把罪惡看成習慣，我們從今以後要檢點一切生活的細節了！」

「我趕忙把他們一一攙扶起來。我說，一切罪惡讓我們自悔吧！」

## 看畫 (爸爸的第二信)

親愛的穆珍：

你不是常常讓我給你買圖畫嗎？這裏新由朋友從遠方寄來一本木刻圖，扉面寫着「少年木刻選」，「戰時兒童保育會直屬第×保育院藝術組印」，今天特別寄給你看，我想你一定很歡喜。

這是一本很有意義的木刻畫，因為刻的人是一羣保育院的學生，而畫面所表現的又是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這種寫實派的畫筆，由身歷其境的人表現出來，格外親切動人。

現在你先從扉面看起。

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少年，挺直了胸膛，一手握着刻刀，一手握着木版，襯托着一個戰爭背景。上面淡一點的虛線是兵士們正向敵人衝殺的影子，下面深一點的黑幢幢的是荷槍兵士正開向前線的雄偉行列。左上角一面青天白日旗飄揚在連天的烽火當中，更說明戰時景象。千萬為國爭光的戰士在前方為國犧牲，在後方的我們，還不應該各據崗位

努力嗎？

這個小少年刻畫得也極令人可愛，短衫褲襖，面部稍稍向上抬望，顯得英姿勃勃，胳膊上所顯禁出來的膂力也極豐碩堅強，打破中國人一向把藝術家看做文弱書生的觀念。

掀過來看，一塊木版上刻過「生活特輯」四個藝術字，天幕上有五角星光，耀眼的明月，踽踽行雲，和地上的工廠裏的烟囪冒着的狼烟，表現生活雖在大自然中尚有緊張的生產工作，而左下角的一只齒輪，象徵時代的進轉，光陰的可貴，令人看了，尤其起鞭策自勵的警惕心。

現在是圖畫的本事了。第一幅畫上，有兩個敵兵正在一條逃光了的街市上，捕殺幼童，從街市盡頭來的那個敵兵一手抓住一個幼小的孩子，一手握一枝正走向眼前這一個敵兵來。你看，眼前這個敵兵在幹什麼？他不是已用刺刀戳穿了那個赤身的幼童嗎？刺刀的尖很長的露在那孩子穿透了的背後，血淋淋地向下滴着。地下血泊中還爬伏着一個什麼，你看一看，是不是也遭慘害了的孩子？

喂呀！你別以為這是圖畫，在故意誇大敵人的暴行。那年「五三」「五四」大轟炸後，在太平門一帶，你不是會咬着牙，含着淚，從殘骸斷肢的屍屍上走過了嗎？你應該知

道這種景象實不足以描寫敵人的殘暴行爲的全貌，這僅是千萬分之一呵。

畫刻者把這幅畫題名「哀我赤子」，很恰當，並且有餘痛未盡的意思。

因爲這樣，我們不能眼巴巴被殘暴的敵人把新生的幼苗無辜慘殺，使我們的後代不能延續，所以我們政府就命令前方救濟機關儘量搶救幼童，使他們到後方來。第二幅圖畫上有一輛大汽車，車箱裏面已擠滿了難童，地上有一個徬徨無措的小孩，救濟機關的人正在問訊他，車上的難童也正在向他招手，表示歡迎他上車的意思。這幅圖題名「戰區搶救」。這是國家關懷後代採取的重大步驟，也是戰區兒童的新生命的開始。

再掀過來看，上下有兩幅畫。上一幅是戰時兒童保育會手執會旗領導戰區難童在入院途中的情景，下一幅是走進了一個保育院的大門，大門口的高厚石階上寫着「青年中國」四個輝煌大字，旁邊繪着蔣委員長肖像。這是他們從被屠殺，殘害，徬徨，待救的驚險不幸生活中，踏入了祖國溫馨新生環境的初步。

進了院以後，第一課就是知識教育，正如再一幅圖畫所題名的。這幾百來自各省各縣，貧富不同的孩童，他們剃成和尚頭穿上制服後，就被引進教室，受他們的最初一課。先生正用手指着一幅中華民國地理全圖，他一定是在告訴他們敵人從什麼地方開始侵略，敵人現在侵佔了我們多少地方和他們的家鄉都在那裏。

這一課實在很重要，也很有意義。看地圖不只是明瞭河流山川的形勢和看看紅黃灰綠的省界顏色。實在進一步應該知道這一寸土地，一山一水都和我們有切膚的關係，假如我們不好好保護它，由敵人佔去，就如同這半壁河山塗上血腥的一樣。

親愛的孩子！你對於地圖不很注意，常常被我斥責，乘着這幅圖畫的時節，你要時常翻翻地圖吧。

下邊一幅圖是操場運動，這羣上了第一課的幼童們正在操場上打球鍛鍊身體。再掀過一頁是他們挑水勞動身手的情景，這跟求知知識同樣重要。你在國文上讀過一課書，說外國人批評我們是東亞病夫，我們不但知識弱，身體也弱，實在身體既弱，知識定不會強，所以要想強國，必先強身。世界上沒有一個強國的國民是多病的。

強身的方法很多，但運動最重要。我國舊時代以一文質彬彬誇獎讀書人，所以結果讀書人身體都孱弱不禁風，雖然彬彬文質，但不勝繁鉅的工作，終究一輩子做個書生，落個斯文二字，早早跑入墳墓去。

抗戰以後，人民生活程度壓低，大多數人患營養不足，身體萎弱自是通常現象，但不是沒有補救的方法。記着目光，水，空氣三種東西是人人不需代價而可得到的生命素，你天天跑跑路，打打球，你的身體一定不會萎弱下去的。

安利柯正過度用功之後曾患過吐血的病，後來不是到他舅舅那海邊住處，呼吸海洋空氣多時纔痊癒的嗎？

你不好用功，但也不好運動。這樣會慢慢使你養成懶惰的習慣，你的身體將會一天弱似一天。趕快矯正這種危險的傾向，今後要打球、跳高、賽跑、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呵！

掀過這一頁去，另有一幅圖畫出現在你的面前。上幅是「製造機器」，下幅是「土木建築」。這是求得「技藝」的開始，也是教育上的新作風。過去我們的教育過於注重學理，而忘記實用。一個人從小學唸到大學往往是常識具備，而無一技之學。學工不能使機器，學農不能用犁鋤，這實在是太錯而特錯。今後實在應該像圖上所表示的，學做木工，學做土工。一張長桌方檯我們可以親手鋸木刨平製成；一間小房子，可以由我們親手壘牆覆頂完工。古人說：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在身。這話真對，你看看戰時哪個手藝人不是天之驕子呀。將來國家越強盛，越需要有技藝的人！

再翻過一頁，上幅圖標明「肥皂化工」，下幅標明「播種農作」，你看那羣小少年們分工合作的情形，他們很熟練地把肥皂一塊塊，一箱箱製妥裝好。下面那幅畫，也有無數小少年在揮動鋤頭翻地，在田畦麥隴之間，他們也是很瀟灑地進行着工作。

這和上邊土木工程都是新中國生產教育的好榜樣。

生產教育本來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尤其在我們這個生產落後的國家更應該提倡。這點意思在那天野餐遇見砍草售糖菓學生的時候，我已經爲你們講過

中國的舊式教育，着重在培養文字匠人，只要文字好，就可以做官發財，所以多少年積習下來，社會上只見官迷拜財的人充斥，而絕少看見讀書人爲工爲農，並且即便學農的，也不爲農，而學工的也不爲工。讀書與工作完全脫節，工作與讀書完全矛盾。這種現象直到如今到處看得見，真是危險萬分！

今後必須針對着這種危機，把我們的教育指針轉向生產方面。有人主張一個學齡兒童不必讓讀書識字，先使他有一種生產技能，當他的生產技能成熟時，再施以文字教育。什麼地方有工廠，就在什麼地方開學校；什麼地方有農場就在什麼地方辦教育。這雖是一種理論，不見得辦得通，但用意在促進生產則實在不可漠視。

戰事進行幾年來，物價一天高似一天。大家怨恨生活困苦，但究根詰底確怪我們生產過少的緣故。因此，我常常恨起來就說：「我們今後寧可多造就些連信都寫不通的技術工人，不要再多培養舞文弄墨的消費者了！」雖然這是慨然之言，但實實在在以後的讀書人應該手腦並用，思想和技能不可偏廢，不然仍舊是硬把勞心勞力分開，幻想「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則將來自誤誤國，纔是最落伍的思想。

你們住在鄉間，對於生產者更爲親切，隔壁那家佃戶因爲兄弟三個都種田，當大家呼喊「米珠薪桂」的時候，他們又有吃又有燒。就是後院那個小學教員租了一塊地皮，種上了幾畦蔬菜，不是也省得天天到菜市去買菜嗎？

這固然是戰時的特殊現象，等到戰後，物價跌下來，人工也不像現在這樣奇缺，這些工作，自然不需要我們來做。但無論如何，我們還得生產，或是農產品或是工藝品，開礦、濬河、修路、造船……都是生產啊！

再翻開另一頁。上幅是「軍樂悠揚」下幅是「閒情逸緻」。這兩幅畫配合在全本裏很有意義。

音樂是陶冶性情的最好工具，尤其是軍樂，它更富有莊嚴雄偉的聲音。當一個激昂雄壯的樂聲送入我們的耳鼓時，使我們不由得精神振奮，生氣百倍。所以在前線上，士兵們一聽見「達達的達達的，的的的」衝鋒號時，便不顧一切殺上前去。就在平時，我們若在馬路上遇見一枝軍樂正在鼓奏，我們的脚步一定會不由得隨拍前進。

人是音樂性的動物，世間上沒有一個人敢說他不受音樂的感動的，除非他是聾人。音樂對於年青人更特別重要，它可影響你能辯善惡，知清濁，學整齊，重理智。斯

以平常人在工作之後，以音樂來調劑生活，修養身心，是最好的方法。

親愛的孩子！你不是也喜歡音樂嗎？無論聲樂或樂器，你如果經常不斷的練習練習，縱然不必一定成爲音樂專家，但一定可使你的生活不枯燥。

在那幅閒情逸緻的圖畫裏，畫着幾個少年在柳蔭下垂釣，他們在日光曝曬的季節，選擇一塊陰涼的地方，拿着竹竿兒釣魚，這不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士大夫階級的消閒行爲，而是勞動者疲勞一週後恢復體力，培育智力的一種藝術生活。

勞動者的工作效率不在於他的日無間歇的工作，而在於他時刻能保持工作興趣和精神不憊，因此，當我們工作了一天之後，我們應以娛樂消遣枯寂疲勞，使體力恢復，精神鬆弛。

我常見許多人在工作的時候並不用力工作，在休息的時候又不好好休息，結果他雖然無所謂疲勞，但亦無所謂愉快。西諺會說：「工作時候工作，遊戲時候遊戲」就是指的這種事實。又見許多人身體整天忙忙，心也整天忙忙，游魂不定，惶惶終日。這也是不懂得生活藝術的人，懂得生活藝術的人是身體雖忙，而心則不忙，美國羅斯福大總統常常到海德公園度週末或到海邊垂釣，用意就在疏通疏通腦筋，避避塵囂。自然，政治家的閒情逸致不一定如常人所想像的那麼風雅多趣，因爲他們常是因某種政治問題或要解

決某種政治問題，故意以風雅爲藉口。但我們常人在極度疲勞以後，做點閒性逸致的消遣，毫無疑問的必需而有用了。

現在輪到看這本畫的末一幅。

末一幅是「紀念節日」，大概是做紀念週。牆上挂着國黨旗，中間懸着國父遺像，主席正在領導着學生們行禮。這種景象在你們的學校，在你這一代是最常見的一幅圖畫，看起來，沒有什麼稀奇，不致引起你的興趣。但你若想一想這幅圖畫移到淪陷去可能嗎？你如果想起現在在東北的小孩都朝着日本天皇行禮的時候，你對於這種沒有什麼稀奇的景象，將發生什麼感想？

在第一次大戰，特別是蘇聯革命成功以後，國際主義十分流行，「無祖國」的口號喊得異常響亮，在這第二次大戰過程中，誰也要衛護他的祖國了，因爲他的祖國如不存在，他自己也就不存在。在這次戰爭中有多少人民因失掉祖國而顛沛流離，如無母的嬰兒，待人極救。

在亞洲内幕一本書裏，約翰根室記述在倫敦的一位猶太人復國領袖，他在第一次大戰時因爲發明了一種化學用品幫助英國軍隊打了勝仗，戰後論功行賞，英國首相因爲他的功勞很大，要代他請求英皇賜他爵位，給他金錢，却都被他拒絕了。首相問他：「

究竟要什麼？」他說：「我一切都不要我的祖國！」雖然直到現在他的祖國還沒有恢復起來，但是這種運動仍沒有停止，而他渴望有祖國的言辭行動是多麼動人！

孩子！我在第一封信裏因你的誕生告訴過你幾乎做了失掉祖國的嬰兒，今天你已在祖國的懷抱中哺育了十二個寒暑，你的生命，靈魂天然地和祖國聯結在一起，想想前，望望後，看看別人，瞧瞧自己，難道這幅畫還很平淡嗎？

孩子！現在，閣起畫來，你想想這本畫給了你多少提示？

祝你

進步！

爸爸。

## 參加童子軍榮譽裁判庭途中

昨天老校長對全體同學們說：

「明天在重慶有一個童子軍榮譽大典，這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會，希望你們能以看出童子軍「智仁勇」最崇高的報關，也將要更激發你們最崇高的行動和思想，挑選一小隊去參加吧。」我們大家聽說以後，個個人都希望被選上，看看究竟是什麼回事，可是因爲人數的限額，許多同學都沒有被選上，我幸虧被選中參加了。

今天我們這一小隊都穿著嶄新的童軍裝，領巾，肩章，扣繩，都是新做的。兩位同學手擎着兩面大國旗，其餘的都執着短棍。我們由童軍先生領着在馬路走過，齊楚的步伐和囊囊的皮鞋聲音，引得行路的人駐足向我們觀望。

不到四十分鐘我們已過了江，爬至望龍門的石階。這時太陽甫自東方升起，來往過江的人上來下去，顯得非常忙迫。我們雖然是上高約幾百級的石階，可是我們的步伐一點兒也不零亂，並且沒有一個人喘氣的，我們已經有了行走山坡的鍛鍊了。

正當我們升到石階半腰的時候，忽然一陣「三民主義……」的國歌聲音送進我們

的耳鼓，霎時間，我們看見國旗從路側一個中心小學裏的旗杆上昇起，我們「啪」的一聲立正，行着童軍禮，注視着國旗的上昇。我們的動作完全是自發的，真難得這樣齊整。這時候，來往在石階的行人看見我們這個樣子，他們也停止了脚步，而對着國旗站立，一直唱完了國歌，華國旗飄揚在旗杆頂尖時，人們纔走開。但看見有一位老先生還在那裏流着滿臉的熱淚，默默地站着。

我們到了街心，一壁走着，童軍先生們一壁說：

「你們看見了嗎？那位老先生看看我們的嚴整的隊伍，看看飄揚上昇的國旗，不由得流下了眼淚？他那幾顆晶瑩的淚珠包含着多少感觸和興奮呵！」

「是的，那位老先生看模樣至少有七十歲了。我們設想一下，在他像你們這樣年青的時候，正是滿清末年，外患內腐，年青人被科舉的枷鎖禁錮在舊式的私塾裏，什麼國家觀念，什麼民族意識，在他們的腦海裏恐怕極爲淡泊。今天他看見你們這樣崇愛國家，尊敬國旗，一定觸動了他的心思，所以不由地掉下幾顆眼淚，但他的雖然包藏着眼泪却含有微笑的雙眼，又使我們知道他是滿懷興奮呵！」

「我們還沒有到目的地，已經上了一課，使多少人因為我們的行動而改變了行動，

尤其是感動了那位老先生，憑他那幾十年的閱事滄桑的經驗，在他的心坎內，燃起有希

豈有生命的燈。

『孩子們！在這動亂時代，一般人的道德趨向下流，人人都犯着癡狂病的時候，一點點正常的行動就會引起很大的反響，而這種責任，唯有英勇正義的青年莫屬。——貧子軍本有日行一善的規定，你們不必故意去找尋，隨時隨地，做一個公民的榜樣，就有無窮的收穫。』

## 榮譽裁判庭上

我們到廣播大廈的時候，城郊附近童軍已不少隊先來了。我們這一隊被指定坐在大廈禮堂的一邊。今天所看見的童軍都穿着嶄新服裝顯得精神飽滿，活潑愉快。門口和各個角落裏都由童軍站崗把守，我們這一小隊也有兩位同學被挑選出來服勤務。

禮堂中間橫着黏貼「中國童子軍榮譽裁判廳第一次開庭」幾個金黃大字。兩邊貼着「文質平衡」「獎晉適度」兩條標語。台上裝榮座上有「評判委員席」「全國理事席」，前面是「會長席」「副會長席」「理事長席」「創始人席」，再前面是「受獎台」。「受獎台」的前面，正中就是「庭長席」，左首是「檢察員席」，右首是「裁判員席」。「庭長席」的左斜角是「檢察長席」，右前方是「陳述台」。

這種佈置和這種名詞都是我初次看見的，我的好奇心真有說不出的強烈，也忍不住一下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一會兒人越來越多，有人指向我說：

「那位穿軍裝的就是名譽評判長何應武將軍呢。」

「那位穿長衫馬褂，高昂身材，戴黑色眼鏡的老人就是裁判廳廳長張伯苓先生呀！」

這兩位先生在我們同學堆中常常講起。同學們對於這一位軍事長官往往不免有一種傳奇式的英雄想像。對於一位多年的教育家則不免存着一種慈祥敦厚的心理。

有一次，爸爸曾給我講張伯苓先生的故事，他說：

「張伯苓先生主持下的南開，不知爲國家造就了多少人才！張伯苓先生雖是個教育家，但憑他三十幾年的努力，已在全國得到極崇高的地位，並且只要有南開，人人就會忘記張伯苓先生。他本身就代表教育。由教育而獲得的地位和榮譽，就如同教育本身的悠久，不易湮沒。」

今天我們可看見這位老頭兒了，據說他快七十歲的人了，但他的精神顯然還很矍鑠。

不一會兒，雄壯的軍樂奏起。會開始了。

名譽裁判長何應欽將軍和庭長張伯苓先生陸續講完話，然後宣佈裁判庭開庭。

據宣佈，一共有五案。

第一案是「中國童子軍第一四團童子軍葉揚鯨君冒險入水，救活他人，因而犧牲自

已生命，申請予以褒揚案。」

第二案是「中國童子軍第三一八一團女童子軍彭惠芬君於大風凜烈，天氣嚴寒中，入水營救丐婦，申請予以褒揚案。」

第三案是「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第一〇四團童子軍萬文祥、余麗生二人奉派服務，在空襲時因保護公家財物，超越職責，冒險自動獻身搬運獻金櫃，萬文祥君被炸斃命，余麗生受重傷，割去左腿終成殘廢，申請予以褒揚案。」

第四案是「中國童子軍第四三三四團童子軍劉伯壽君在大風中躍入江心，救活三命，申請予以褒揚案。」

第五案是「中國童子軍第二六二二團教練員鍾道坤君於該校失火時，見義勇為，搶救公物，致失私產並受創傷，謝却酬金，申請予以褒揚案。」

當逐案宣讀以後，檢查員就首先站到陳述台去，發言之前，宣讀諾言——我鄭重申明，我為要保持中國童子軍事業的正確與健全，願在中國童子軍榮譽裁判庭中，作純粹，誠實和公正的陳述——然後檢察長發表他對於每案的意見和主張。他那滔滔動人，具有神聖不可侵犯公正的意見與主張，使每個聽眾，都感覺而臨着一個極嚴肅的審判，他的言詞，激動着每個人的感情一會兒沉重，一會兒愉快。而庭長也毫不放鬆地問來問去

充分表現法律的尊嚴和榮譽加贈的鄭重。

檢察廳對第一案說：「童子軍葉揚鯨君曾冒極難避免的生命危險救活黃崇梯君的生命，卒致喪失自己生命，其對於童子軍誓詞規律，銘言的忠貞，實極明顯。葉君不精於游泳術，在陽歷三月間，天寒水冷，極容易引起生命上的危險，葉君竟不顧一切，入水救人，實充分顯示其俠義精神。」他並建議「全國理事會並轉懇會長籌募一筆基金，專為開展童子軍水中救生工作，並定名爲『揚鯨擴大水中救生工作基金』，以增強行善者的技術，減少行善者的死亡率，藉遂葉君救人的遺志，而爲紀念。」

關於第二案，他說：「年十三歲的女童子軍彭惠芬，在大風凜烈中，入塘中救起一位被風吹入塘中的老婦，之後，再渡入水，代她拾取用具。彭君勇於實行童子軍『日行一善』的規章，本檢查長主張貴庭長評定彭惠芬救活人命頒給救命榮譽紀念書，以示褒揚。」

第三案，檢察長把案情說了一遍以後，他說：「請貴庭長評定萬文祥，余麗生二位童子軍自動獻身，甘冒極難避免之生命危險，超越職守之上，以求達成扶助他人，服務公衆之實際表現，頒發行榮譽章一座，用示褒揚。」

輪到第四案的時候，他說：「在缺乏熱情的世態，已漸漸萌芽長大的今天，像劉伯

壽君，甘冒生命的危險，救活三人性命，實在是給現社會以大刺激。所以主張頒給劉君救命榮譽章一座，用示褒揚，並建議全國童子軍理事會專訂一種水上安全規則，嚴令各地理事會及各團遵守，以保安全。」

關於末一案，他說：「童子軍服務員鍾道坤君冒險救火，犧牲個人財產，確足以爲童子軍之行善典型，擬請頒發俠行榮譽紀念章，用示褒揚。」

當每一案說明檢成經過的時候，沒人不傾耳細聽的。

當宣佈裁判結果的時候，熱烈的掌聲，時久不止。尤其是每個發言人在發言之前每讀諾言，使全場人感覺其神聖和鄭重。呵！「作純粹誠實和公正的陳述」在一個褒貶的場合中是多麼需要呀。

第一案的代表於描述葉揚鯨君冒險入水救活黃崇節，自己反被沉入深淵的情況時，會場鴉雀無聲，末後那位代表抑制不住感情，竟嗚咽不成聲，我幾乎也被感動得哭出來。

這真是善行所獲得的最高榮譽。

在歸途中，我們都似乎也叨了那幾位俠義勇敢童子軍的光，沿路的行人都在指着我們，門階階講這這幾件光榮的事。

路上，我們的童軍先生說：

「人生最寶貴的資產莫若榮譽。然而榮譽不是空空洞洞地可獲得的，必須有善行。」

他又對我們說：

「把這五個故事，詳細講給全體同學，並用文字據實記下來吧。」

## 記葉揚鯨的死（葉舉故事之一）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是星期六。下午四點鐘，浙江省立台州中學的同學們紛紛回家或跑到街上買東西，只有少數同學在操場上去打球，躺在宿舍裏休息。中午，和煦的春光還晒得人身發煖，不想一陣微風，又把氣候刮得冷颼颼的。學校附近的池塘裏，碧綠的春水也起着漣漪。池塘兩邊栽的垂柳發着嫩綠的春芽，小鳥兒在枝頭跳上跳下，頌讚着春回大地。

黃崇悌，一個被同學們送給綽號的「書呆子」，正在拿着一本英文環繞着池塘邊，一壁踱步，一壁不住地讀，他的眼睛偶而也望望蔚藍的天，碧綠的水，和遠處一叢叢的鮮花。然而他嘴裏還是不住地背誦 *Exterritoriality* 的字母。他的神經完全沉入思索強記的深淵，他的脚步和軀幹被下意識侵佔失去了平衡，搖搖擺擺，顛躓地像一個跛子。又像一架浮船，幌來幌去。不想他趑趑起趑已經遮到池塘的邊緣，還不知覺。正當這時，一陣捲土的狂風突然吹襲起來，他被柳枝輕輕一拂動，就嘩啦一聲掉到塘裏去了。

黃崇悌跌下塘裏的一剎那間，曾狂呼「救命」，因為他曉得水的深度可以淹斃人。

的。

這一聲尖厲的「救命」的呼喊，就震驚了操場上打球的同學們的耳朵。

「哪裏有人呼喊？」葉揚鯨，一個素常被同學們敬重的童子軍中隊長，他問了一聲，就急忙循着聲音的來源跑過去。

「啊！有人掉在池塘裏去了！」葉揚鯨看見池塘當中水漩渦裏不時露出一隻手來。

噗通一聲，他絲毫沒加考慮就跳進水裏去了。仗着他平日學了一點游泳的技術，再加他一股勇氣，竟一猛兒浮到塘的中心，三把兩撓把黃崇悌拉住，可是黃崇悌因為急於想抓住一個扶手，見有人來救他，恨不得一把捉住，不想他用力過猛，反把葉揚鯨拖進水面下，他們倆一口一口的污水從嘴裏喝進去，又從鼻子裏冒出來。

霎時間的掙扎，黃崇悌到底被推到淺處，而葉揚鯨則仍在沒頭的深處掙扎。冰冷的水，使他的雙腿痠癢，乾着急也洩不出水面。

岸上的人先把黃崇悌搭扶上來，他仰臥在地上，吐着渾黃的水。

幾個小同學見葉揚鯨洩不上來，就跑去喊校工，去喊校長，但等大家都跑來的時候一個癱腫的浮屍已經飄在水面了。

經施用人工呼吸法，和種種救生的手術，可惜都無效果。

星期六的晚上，本來是學校裏最充滿快樂的時間，可是這天自校長以至工役，沒有人不感覺特別淒楚的。惋惜，感嘆，和啜泣的聲音圍繞着這英勇俠義的少年屍體。

當少年屍體在次日清晨裝殮到一具棺材時，台州全縣的人民都跑來爲這個俠義少年默哀。汪校長老淚縱橫以致講不出一句話來。

葉揚鯨雖然死了，不但他的母校爲他特建了一座紀念亭，把他死的日子定爲學校紀念日，而在中國童子軍史上永遠是「輝煌的一頁星」。

「沒有什麼，我只是從池塘裏救活了一個人。」

(榮譽故事之二)

江西童子軍理事會的代表是那天第二個站起來報告的。他說第三一八六團女童軍彭惠芬的英勇故事和葉揚鯨有多少地方相似，不過葉揚鯨君是爲人犧牲了，彭惠芬君則仍在實踐童子軍「行一善」的銘律，在她的崗位上發揮着服務的精神呢。

彭惠芬不過是一個十三歲的童子軍，她有一副矯健的身體和一副聰穎慧敏的笑迷迷招人喜歡的臉。她那齊耳的童化黑髮，額前截齊的一縷流海，顯得既天真又活潑。每逢見人總是先笑，無論是對師長或對同學。她在喜悅中不失去天真，而在嚴肅中又不失去活潑。真是惹人喜歡的一個孩子。

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五點鐘，她剛剛在九江市內的學校裏聽完了公民先生講給她們的當國戰報。那時候，敵人的木更津飛行隊已被我英勇空中健兒擊毀殘滅，陸軍在淞滬一帶三個月的抗戰，已震憾了世界的聽聞。可是敵人顯然野心不死，正沿着蘇嘉公路朝向國都南京前進。他又喜又愛，背起書包，沿着傍晚的暮靄，沿着羊腸的小路趕回

騰澤鄉去。她的腦府被剛纔先生報告給同學們的新聞填滿，忽然間聽見有人呼喊，使她驚嚇一跳。仔細聽聽，聲音不但淒慘而且很是微弱。她循着聲音找去。

「啊！一個老太婆掉在塘裏了！」她走近塘邊一看，不禁自己喊了出來。

「小姐！請你趕快拉我一把吧。風快把我吹到塘中心去了。」一種哀憐微弱的聲

音。

彭惠芬看着老太婆已淹在距離塘邊兩丈遠的地方。雖然沒有淹沒了頂，但水已過了她的胸部，風把她的花白頭髮吹得如一窩亂蓬蓬的草，她的兩隻手舒在外邊等待人拉救。她似乎一步也邁不動了，再如沒有人去拉她一把，也許被大風吹進塘的中心，以致淹斃也是很可能的。彭惠芬見這種危急，連忙說：

「老太婆！不要緊，我就來拉你。」她一面把書包丟在地上，撿起一方土塊壓住風刮跑，一面就跳下水去拉救。雖然塘邊離老太婆落水的地方只兩丈遠，但水的深度已高過十三歲的小女孩的頭頂，幸虧彭惠芬會泅水，她浮過去，一手就把老太婆拖上來。老太婆上岸之後，被冷水激浸得渾身發抖，倒在地上，顫動着說：

「小姐！再行行好事吧！我……：……：……：那……：討飯的口袋裏有我積蓄的幾十塊錢，有我的碗，牠們也掉在水裏了。」

「口袋？掉在水裏去了？到哪裏去撿？」

「小姐！就在我站的塘地底下。失落了這口口袋我也不願再活下去了。」

彭惠芬下過一次水之後，身上芝麻粒大小的疙瘩馬上佈滿了全身，凜冽的北風又不留情地刮着，雖然是江南，水不結冰，但實在也很寒冷。如果再跳下水去，自然更容易引起身體上的病害，但她再想想：三只碗，一個口袋對於一個乞婦都是可貴的資產，何況她還有幾十塊錢的鈔票擺在口袋裏呢？她向老太婆說：

「別着急，我就去爲你撈上來！」她翻身一跳又跳進塘裏。而這次她則必須札入水面下，貼近塘底去摸。她雖按着方向沉入水下，但摸了好久，不是一把青泥，就是一堆亂石子，她足足待在水下五六分鐘之久，纔把那只被水沖動了位置的口袋摸上來。而彭惠芬也被冷水激打得不能自持，僵倒在地下了。

風，像獅子一樣地怒吼着。

老太婆見她上來，忙搶着打開那只口袋看她的鈔票，當她看見鈔票只是被水浸溼，一張不短少的時候，她笑嘻嘻地望着彭惠芬，說：

「謝謝你這位小姐！好小姐，你真能幹。菩薩多多保佑你。」

彭惠芬身體雖然更覺得發冷，但她覺得做完了那件事情，心裏倒有說不出的愉快。

他稍微喘息了一會兒，爬起來，望望老太婆，他從書包裏拿出一角錢，對付她。

「這是我午飯剩下的一角錢，你回去烤乾衣服去買碗粥喝吧。」

「黑暗與冷風把這個渾身透溼的孩子送回家門。」

他的爸爸媽媽正在門口倚待，見她這樣狼狽回來，驚嚇地問：「又是誰不愛她？」

「你！你！怎麼啦？」

「沒有什麼，我只是從池塘裏救活了一個人。」她笑迷迷地答。

『我雖然殘廢了，但心裏很愉快』（榮譽故事之三）

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第一〇四團童子軍余麗生躺在醫院裏的病牀上，很興奮地對來慰問他的師長同學們，敘述自己受傷和同伴萬文祥不幸被炸斃的經過：

『那天（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們接到去中正橋獻金櫃前服務的命令，真是高興萬分，因為南昌在戰前是委員長的行營，是新生活運動的策源地。南昌和委座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自從他移節南京以後，很少機會來南昌，所以當南昌市發起以獻金代替慶祝他五十晉二壽誕的消息一傳出，市民們並不因武漢的陷落而減低狂熱。

『我和萬文祥同學從學校走到中正橋頭時，獻金櫃前已有獻金委員會的幾位職員在那裏籌備單冊和黏貼標語。我們和他們接洽完了，就在櫃前站守，預備等慢慢人多了，維持秩序。

『果然，不多時，人越來越多，看熱鬧的人也由近而遠，前前後後，把獻金櫃圍了一個水洩不通。我們一壁維持秩序，一壁看着市民們狂熱的獻金，直叫我們興奮得什麼似的。洋車夫，工人，學生，老太婆，小孩，把他們盡可能捐助的錢，都一把一把送進

了獻金櫃。「張老太婆獻金五千，祝委員長的壽！」「你們看，八歲的小學生也獻金三百！」「車夫熊禿子也獻金六十元！」獻金櫃前的報告員不住地以激勵每個人的聲音來說明獻金人的階層和獻的數目。而獻金人更是攘臂摩踵，爭着上前擁擠。

「這時，快到下午一時了，太陽高高挂在頭頂，氣候溫暖如春，萬里無雲，依據經驗，這種天氣一定有警報的。自武漢陷落以後，敵機更時常來騷擾。人人心裏正在惦記這件事，「嗚」的一聲警報器果然響了。

「警報一響，秩序馬上亂起來，所有來獻金的和看熱鬧的人東奔西跑，胡喊亂叫，剎那間，人都跑光了。看一看，獻金會的職員也不知去向了。這時候，緊急警報跟着又響叫起來。這是從漢口起飛的敵機，很快地可以飛到。保管獻金櫃的人既不在，我和萬文祥商議，我倆雖沒有保管的職責，我們都覺得這個獻金櫃裏面裝的不只是千百人供獻的由血汗凝來的錢，而且是一種崇高恭敬領袖的精神，不應該隨便一丟就走。我倆就決定不管它是不是我們的職責，先把它抬到九分局派出所去保存再說。我們匆匆把櫃子抬到北壇側巷口時，「嗚隆」「嗚隆」沉重的轟炸機聲音已臨近我們的頭頂，高射炮發出來的「嗚嗚」又脆又亮的聲響，震得我們的耳朵幾乎要聾了。但我們還在拚命地向前跑，希望把這只櫃子平平安安送到目的地。當我們十分焦急的時候，忽然「刷拉」「刷拉」

如同飛沙走石的聲響自天上要掉下來，不眨眼間，一顆炸彈「嘭」的一聲在距離我們不到一丈遠的地方爆炸了。以後，我就完全失去了知覺。

「等警報解除，我被人抬到救護牀的時候，纔知道我的同伴萬文祥已經在炸彈下犧牲了！」

余麗生說到這裏，兩淚汪汪，眼睛驟然閉上，似乎在悼念他的亡友。

過了一會兒，他掀開被套，指着他那右邊被鋸去被紗布包紮的半截腿，對大家說

「我雖然殘廢了，但心裏很愉快。」他起初微笑着，然後又抹了一把淚。說完，他又急忙問：

「匣子裏的錢少了沒有？」

「一塊錢也不差。放心吧，余同學，獻金委員會已經按名冊數過了。」

「哦！哦！」他滿面露着微笑，頷着首，閉上眼睛，睡了。

## 春江煦日（榮譽故事之四）

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一個飽陽天，嘉陵江碧綠的水正在披着由太陽光織成的金衣，潑潑地唱小曲。小三峡一帶，有幾隻游艇，隨隨。溫泉公園的晚梅，桃花和李花正在芬芳吐蕊，爭妍比嬌。從各地來的游客，男男女女，三三兩兩，不停地讚嘆春光，嘴裏哼着各種調門的電影歌曲。

這裏是抗戰時期各階層人們舒暢精神的所在，也是藉景物可以暫時把戰爭的慘酷忘掉的地方。

啊！戰爭與春天！在春天裏却永遠沒有戰爭。

下午二時，天上雖然添上了幾片雲朵，但太陽還是那麼和煦可親，江上的游艇來來往往不絕。這時候在江心裏有一隻小划子載着一羣學生，他們都是附近一個保育院的童子軍，他們的划子前面有一只藍色旗子綴着「中國童子軍第四三三團」的白字，他們已遊完了溫泉，預備渡江回到保育院去。他們在划子上唱歌，吹口琴，逍遙自在的。

不料天上的朵雲越集越密，起初是灰白色，漸漸變黑色；江風由小而大，由大而猛。

；江水被風吹着，起初是漣漪，跟着是微波，慢慢就是駭浪。又是逆水行船，老船手拚命搖櫓也搖不動，浪頭打得划子東歪西倒，划子的綠木幾乎浸到水裏。划子上的人都驚惶不定，但看看距離岸上還有五六丈遠，仍是深處。大家強持鎮靜，聽候命運之神來擺佈。這時，一陣暴風又襲過來，整個划子傾斜了，全划子人爭着擁擠，哦！不幸全划子坐九個人像在一隻冰瓢裏，一個個翻身，便一齊掉落到冰裏去了。

風仍在呼呼地吹。

五個會水兒童都泅冰上岸，其中第一六六號童子軍劉柏壽看見同舟的兩個女同學劉厚珍，譚遠芬和男同學莫珍國因不會泅已落在水裏拚命地掙扎，而只能看見她們滾上滾下的動作打成的漩渦。他不顧一切，翻身就躍入水裏，很快地就把劉厚珍同學拖救近岸。他氣歇息，又轉身去拖譚遠芬，可憐這位同學，身材太矮小，早已淹沒了頂，看不見她掙扎的方向了。劉柏壽只得沉入水下去尋找，結果也被拖上岸來了。

眼看只有莫珍國同學還沒有救起，可是這時候不但童子軍劉柏壽已沒有氣力再去施救，而莫珍國同學雖然因氣力大還在掙扎，但早已被水冲到江心去了。誰要去救他，一定是冒生命的危險。

劉柏壽看着岸上幾個會水同學都驚嚇得不敢下水，他張着眼向岸上現出哀乞的樣子

，並力竭聲嘶地求告他們：

「諸位同學！難道看着莫珍國淹死嗎？」

但是沒有回答。

然後，他又鼓着餘勇，跟着急流，翻身泳向莫同學被沖去的地方去。隨着，會水同學許元林和船手也一齊躍下水來，泳到江心，他們三個人在水下面把一個將喝脹了肚子的莫同學到底救上了岸。

這時候，風已息了。岸上站滿了看熱鬧的人羣。

保育院大批救護的人也恰時趕到。這位一連氣救活了三條性命的劉伯壽君被羣衆以頌揚英雄的熱情把身體平舉起來，被抬回院去。

不久，太陽又重新露出它的和平面貌。

從此，嘉陵江上的春天，人們雖然忘記了戰爭，這個英勇的故事却永遠埋在人心底處。

助人不計報酬（榮譽故事之五）

「失火了！」

「失火了！」

成都敬業中學的警鐘「噹噹噹」很急促地敲着，學生們也從夢裏驚醒，紛亂，嘈雜，喊叫，比聞警報還要慌張。

這是三十一年四月四日兒童節的晚上。全校大部份同學白天參加了成都市兒童節慶祝會，公演，遊行以後，極度疲乏，倒在牀上，正在熟睡，想不到有好人在宿舍縱起火來。

火焰霎時照明了全校，人人只是驚惶，搶救自己東西。

「諸位同學！先救熄火要緊哪！」第二六二三團教練員鍾道坤白天也會和同學們去參加遊行。他雖然是教練員，但和其他童子軍一般年青。同學們見他這樣一呼喊，大家也應聲說：

「是呀！趕快先救熄火吧！」

於是好多同學們就跟在他的身後，來回用水撲火；一面他又率領同學們在火窟裏搶救公物。

但這個學校的用水非常不便，救火水車一時又來不了，他們雖盡了力量來阻止烈火蔓延，結果仍是無效，火舌仍在到處舔吐，眼看另一座宿舍就被燒着了。

全校師生在遼遠眼巴巴望着火燃燒，束手無策。

在這時，鍾道坤奮勇地從樓上的窗戶上攀登到屋頂，用鉄鏟拆出一條火道，可是夜風乘機又呼呼刮起來，助長火的長舌無情地毒伸向他。屋頂是用瓦覆蓋的，他站在屋瓦上，被迎面的毒舌舔着，渾身濺滿了火星，還是不住地作拆除工作，而這時火焰又從兩側蔓延起來了，他如果再不設法離開屋頂，勢必要葬身火窟。

全校師生在火光中，看見烈火已把他包圍，於是向他大聲疾呼：

「鍾教練趕快下來吧！火已把你包圍了！」

他一看，果然烈火已從四週呼呼地燒來，再不能延遲了，於是他一鼓勁便從側面的二樓頂跳到地下。

「啊！」大家見他從樓上跳下，不禁「啊」地叫起來。大家聚攏起來來看他，他的右腿已經摔傷倒在地下。

不一會兒救火車來了，另一座宿舍到底因為他奔出火道而沒有被延及。第二天一清查，學校的大部份公物因為他領導同學搶救而沒有被燒，可是他自己的東西，只剩下一床鋪蓋和一雙馬靴了。

當火災過去以後，魏校長召集全體師生訓話，鍾道坤被全體師生擁護上台接受崇高的敬禮。他跛着右腿，一瘸一拐地走上台去，他擒着眼淚說：

「當我聽見火警以後，我並非沒想到我的衣服被褥應該搶救，然而我想到保全學校的教育用品比保護自己的東西更加重要。」，「我摔傷了腿實在是小事，我若救不下一座宿舍纔是我沒盡責呢。」

大家聽了他的一番話既羞愧，又感動。

這時候，魏校長捧着一千元的一疊鈔票遞給他，說：

「這是給你的一點獎勵！」

他看見錢，不但沒露喜悅的面容，反而漲紅了臉，起初他婉謝，後來他堅決拒絕了他說：

「我，爲錢嗎？」

當他一顛一顛走下台時，校長望着他的背影，感嘆地說：

「啊！助人不計報酬的少年，是你！」

## 義植棠棣（週末故事之二）

抗戰前五年，山東省南部津浦鐵路線的泰安站附近的一個小村落裏，有一天突然發生李姓堂兄弟二人失蹤的事，傳說他們聯袂到某軍投効去了。這兩兄弟的孀居母親竟因此鬧得意見不合，互相抱怨，互相辱罵，一至於分居，彼此不講話，多少年來如同仇敵。因為在鄉村裏，一般人們尤其是婦人們，把投効叫做當兵，她們有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自己的兒子一去當兵，不祇壞了門風，並且也等於把他宣佈了死刑一樣。她們認為當兵就是送死的。村裏人對於一個當兵的家門也常常抱着奚落和不幸的心情來看待。

堂兄弟兩個——李成，李強，自從離家以後，一直沒有給家裏寫過一封信，兩位孀居的母親每想起這件事來，先是抱怨，跟着嘆息，末後總是眼淚汪汪。李成在家裏還留下了他的太太和一個最喜愛的八歲的男孩魯平。李強則留下新婚的嬌妻。這兩家不祇太太們中間發生了齟齬，就連這兩位失掉丈夫的少婦也彼此怨恨着，她們都認為自己的丈夫是被勾引纒出走的。

兩個家庭多少年陷於悲淒和種種不幸的環境裏。鄉下人有意無意地常把當兵免不了掛彩呀陣亡呀的話掛在嘴邊上，傳到這個家庭裏以後，很容易引她們猜疑這些不幸的事情是否自己的人已經遭過了。

李成家的兒子魯平慢慢長大了，在學校裏，或和村童一起玩耍的時候，總時常被人家指罵：

「你這沒有爹的孩子！」

「魯平的爹是個大兵！」

這種話，魯平聽了非常刺耳，有時候一聽見人家這樣罵他，他的臉馬上變成通紅，羞愧得不敢抬頭，然而他又不能申辯，自己的爹確乎是不知死活，就是活着還不是個大兵嗎？

魯平受了這種辱罵以後，回到家給祖母和母親哭訴時，常常逗引全家痛哭一場了事。

魯平的嫡母和叔祖母又不時地到他們家裏來吵鬧。鄰居，鄉長也時常假借細故向他們要挾敲詐。

「我若能把爹找回，這一切不都免了嗎？」他常常這樣想。

但是這個爹究竟是不是在當兵，和在什麼地方，什麼隊伍裏當兵？簡直沒有人確實知道，也打聽不出來，但傳說他的爹和叔叔的確是在當兵，但這傳說是怎麼來的，誰得着的第一個消息，又得不到一點線索。他們家裏會託泰安城裏人寫信給軍政部查問，又託泰安當地駐軍代為打聽，結果都是枉然。

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津浦路北段被敵兵侵入，從南京到隴海路北上的援軍一批一批地在泰安車站路過。那時候激起了魯平和他的祖母及母親的奇想，他們決定全家去到泰安車站守候，或許在這些路過的兵車窗戶裏可以看見爹的身影。

這不是奇想，真是一種呆癡的奇思，是一幕悲劇。

他們一家三口人帶着幾天的乾糧，從鄉下走到泰安車站，在站台外的柵欄邊守望這開來的兵車。有時候兵車開到連三分鐘也站不了就繼續前開了，有時簡直連停也不停，火車冒着濃重的黑烟，高聲拉着警笛，像箭一樣地疾駛過去了。

祖母的老眼昏花，恐怕看不真切，囑咐魯平和他的媽，注意左腮下有一塊黑痣的人。因為李成腮下有一塊黑痣。兵車上的兵士雖然經過站台時都擁擠在窗口向外張望，但哪有這樣巧，這些車上就有他的爹？即使有他的爹，哪會一定就被他們瞧見？

這祇是一種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挨到第五天，有一輛兵車剛剛開到，並且停駛在站台軌道上，等候加水。煤再駛走。兵士們紛紛從車廂裏走到站台上，叫買東西吃。這時候有一個青年軍官操着山東口音和一個小販在說話。祖母在遠處瞥見，驚訝得全身顫動，張大了乾癟的嘴唇，狂喊：

『魯平的爹！回來吧！我們在這兒！在這兒！』

青年軍官果然向她們呆呆地一睜了一下兒，好像已經會意似地，剛要答話，不料開車的警笛突然叫起來，他趕快轉身回到車上去了。等這位祖母顫躑着跑到逼近柵欄時，火車已蠕蠕開動，連年青軍官的背影也望不見了。末後，她掏出那方慣用擦淚的白手帕，淚潸潸地向着蠕動的火車，不住地揮動，遙祝他的兒子前進和幸福。

她們的心影和眼光一直在隨着那火車冒的一縷一縷的狼烟同進，而同消逝。從此之後，這一家庭充滿了希望，也充滿了幻想。堂叔家起初聽說她們看見了魯平的爸爸，很高興地到她們的門上打聽消息。等到知悉沒有看見堂叔時，反激使她們越發嫉妬。

魯平的同學和一同玩耍的村童們，從此之後，也不再辱罵他了，因為他們雖不尊敬兵却崇拜官！

津浦路北段的戰事，一天吃緊一天，山東全省頓時都入了緊急狀態，徵兵徵伏的事

，在各個村莊，各個角落裏進行着。

所有適齡壯男，不是被徵去當兵，就是當伙子去了，人心惶惶的。

從前滾來的傷兵車每天不斷地從泰安車站經過。魯平怕祖母和母親受不了嚴冬的風寒，他天天偷偷地跑到車站，幻想着能遇見上次那位青年軍官，或獲得一點關於爹的消息。

在砭骨的寒風中，他枯守兩天，傷兵車很少在這裏停歇，偶而望見用藥布包紮着頭，或揹着胳膊的傷兵當着窗子張望，但面部都是模糊不清，而且祇有一瞬間就消逝了。在他守候的第三天，有一輛傷兵車忽然在車站停駛下。

一付担架從火車上抬下一個受傷的兵來。

「這位軍官因為流血過多，神智不清，他說這裏有他的家，非要下車看一看不可。不過我們倒需要趕快爲他輸血。車上的人都是傷病同志，不傷不病的也不能再輸了。這裏若有人肯再輸二百CC的血給他，就算救活了他的一條命。」隨軍的醫官對站長請求着。

圍着站台看熱鬧的人們聽說要輸血，一哄而散了。祇有魯平還貪戀這希望的車，呆癡地靜靜地巴着柵欄，向着担架出神。

担架終於抬進站長辦公室去。

魯平心裏激盪着奇異。想着受傷的軍官萬一是爹，或者是爹的同營弟兄。「就不是爹，我不應該救他嗎？」他抱着這樣的同情心。

這個孩子，鼓着勇氣，闖入站長室。

「我可以爲這位軍官輸血嗎？站長！」

「年紀小了！」站長瞞了他一下。

「不，十幾歲？」醫官問。

「十四歲」。

「這小伙子長的真發施，也硬朗」。醫官捏了捏他的胳膊。

這時候，軍官躺在帆布牀上，臉被藥布包紮着，祇有兩隻闔着的眼露在外面，無神的，半睡着。

「營長！你得救了！這個十四齡的孩子答應給你輸一百CC的血。並且已經驗過很合適哩。」

這個軍官聽見聲音，懶懶地張開了眼皮，他那暗弱無光的眼神，令人看了會害怕。他似乎在尋找什麼。等這十四歲的孩子出現在他的面前時，他的眼睛忽然睜得很大，露

着極驚異的神情，突然一下抬起頭來。

可是，疼痛使他猛然又倒下。這時候，病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祇見眼窩中汪汪流着淚水，隨後又把眼皮漸漸闔上。

輸完血，一種嗟泣的聲音隱隱聽見。

「小朋友！軍官的命算你救了，我們祇知道他是營長，他被救下來的時候混身都是血漬，符號姓名早不見了。祇有等牠神智清醒一點再問他的姓名罷。他傷好時再讓他道謝你。至於你父親和叔叔的消息，容我慢慢代你打聽，給你寫信。」軍醫官安慰他說。

這時，軍官的眼又慢慢睜開，雖然淚水還在眼窩湧塞着，但看得出來却已在微笑。

魯平回到家裏訴說這件事時，祖母和母親哭泣着說：「他一定是爸爸！」

在兩個月內，這一家人在守候着由軍醫院的來信，但結果是失望，始終連片紙隻字也收不到。魯平跟祖母和母親一再商議，允許他到後方軍醫院去尋找他的父親和叔叔。

老祖母雖然念子心切，但若打發一個年幼的孫子出去漫無目的地去尋找，當然是不能同意的一件事。

恰好，這時候那位軍醫官從南京來了一封信，信上說他把那位軍官護送到河南許昌附近一個重傷兵醫院以後，跟着就到京滬線出發了，因為時間倉促，不及詳細打聽軍官的姓名，但聽說他是山東人，離家有五六年了，現在仍然在醫院養傷，想不久他就可重上前線了。

這封信更增加了祖母和母親的迷惘。

「山東人在軍隊服務的人很多，怎麼能斷定他就是自己家的人呢？可是如果不是，他為什麼驚奇地瞞魯平哪？」她們反覆思索魯平輸血的情景。

但這封信却觸動了魯平決心去尋找父親的念頭。再和祖母及母親商議，她們總認為由這般一個小孩子在兵荒馬亂的時候往外找不知方向的父親，無論如何不妥。但又苦於找不到探得父親蹤跡的好方法。

後來，這個孩子突然不見了。

這時候，青年軍官在許昌附近的一個重傷兵醫院裏，輕過施行手術，神智一天清醒一天，他的勤務兵偶然和他說起當初自前線受傷回來的途中，在泰安車站被一個孩子輸血的事。他感動，興奮，但這事他一點也不能記憶，任意怎樣苦思，他無濟於事。他

這這小孩子是誰呢？實在有打聽打聽的必要。慢慢他的傷口也平復了，司令部又幾次來電報催他，病愈趕快歸隊。在臨出院的前夕，他被例給他久別的母親寫了一封信，告訴她受傷的經過，和他在泰安車站被一孩童搶血的事，請母親探問這個孩子是誰，以便日後報答他。

等魯平到醫院的那天，青年軍官已經先一天出院歸隊去了。

查看一下醫院的記錄片：

「季嵩年，三十二歲，山東泰安人。二十四年，軍校畢業。第×師中校營長。右腿左腰各中一彈。」

這簡單紀錄增加了魯平的疑惑；第二、父親不叫季嵩年，第二、比父親小了兩歲；第三、父親是不是軍校畢業，從來也不知道。但他又為什麼是泰安人呢？他又詳細的問過醫院的護士，醫官，關於營長季嵩年在院的情形。他得到僅是零星資料，以他的小小的年紀智力，也不能判斷究竟這位季營長是什麼人哪！但他下決心要到他的部隊去找。

青年軍官的部隊，因為南京的撤守，移防在安徽壽縣。魯平輾轉到達壽縣的時候，不巧那個部隊已開往蚌埠一帶作戰去了。

敵人的槍尖越過濟南，縣縣，泰安業已淪陷，濟寧也在混戰中。山東省南部祇剩下

臨城迤南地區，敵人板垣師團幾次攻打台聚一帶失敗，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遍中外。津浦路南段，因軍事緊急，頓呈極混亂狀態。

魯平自濰縣到蚌埠途中，路遇見傷兵，担架隊，一路打聽李營長的消息。不是說不曉得，就是說現在番號不清楚，姓李的營長多得很。

這一路，他遇到飢餓，恐怖，目擊淒涼，慘狀。他想到爹，想到軍人的痛苦，也想到他們的爲國犧牲的光榮，淚不由地掉下來。

徒步走了二十幾天，纔到蚌埠，一打聽，那青年軍官的部隊又開到徐州一帶去了。「算了吧！他是我父親嗎？我到哪裏去找他呢？」遭遇了幾次的他，萬念俱灰了。

「我爲什麼跑出來的呢？難道遇難而退嗎？」他心裏又充滿了矛盾，勇敢與怯懦互相攻擊着。

他由別人的幫助，又來到徐州。

徐州以北以西的戰事，在激烈地進行着，中外記者團都到前線來參觀。

有一天，他從一位記者攝得的照片中，忽然發現了受傷軍官跟他父親的像貌一模一樣。

「這位軍官是這次戰役中最出力的一位，他領一團人打退了敵人一個營隊，不過後

來因寡寡不敵，最後負傷，現在已送到附近鄉村前方軍醫院去了。」這位記者唏噓不止地對他說。

「他叫什麼名字？」魯平趕忙問。

「他叫李玉年，山東泰安人。他有個弟弟李嵩年，這次領着一營人把他救護下來的。」

「啊！李嵩年？」他驚訝地。

「是的，當我們訪問他們的時候，他一再說：這次他可以給家庭通消息了，因為他們弟兄二人離家從軍以後，就和家庭隔絕，他們立下誓言：不立功，不報國，決不給家裏知道他們的消息的。這種忘家報國的精神，真是有志氣的軍人哪！」記者盛讚着。

魯平聽到這裏，熱血沸騰，搶過那張像片來，又仔細端詳了一會，又驚又喜地喊：「爸爸！」隨後，淚潸潸流下。

終於是他要求那位記者立刻帶他去找他的爹。當記者詳細知道他就是那位抗戰英雄千里來尋父的兒子時，就很慷慨答應他的要求。

團長右肋折斷，背後中了一彈。折斷了的傷處到院後就經接好，但背後中的二彈，

因肺病心臟，不取出來很容易激起心臟病。如果取出，又非經過極危險的手術不可。

醫院院長，主任手術醫官爲愛惜這位抗戰英雄，對於施行這個手術非常慎重，並會把病況說明徵求他的意見。

「我是不怕死的，祇是，假如因此死了。實在不甘心；何況家裏……。」他的話有無限哀淒。

醫官們商議結果，祇要他的熱度不增加，心臟不發生特別變化，手術就暫緩施行。

這時候，營南敵人因台兒莊吃了敗仗攻勢稍挫，李嵩年營長乘機會到徐州來探親堂兄李玉年。

一天，病人不幸發起燒來，當醫官要給他施行手術的時候，他說：

「我是不怕死的，祇是，假如因此死了，實在不甘心，何況家裏……。」

李嵩年拿好話百般安慰他，說施行手術沒有危險，以及病愈後，好再上戰場一類話，但絲毫效果沒有。

而執行手術的醫官對於這個手術實在也祇有萬分之一的把握。開刀不行，不開又不行。

病人的熱度愈來愈高，神智也漸漸昏迷，嘴裏不住地說些夢語：

「鬼子呀！該殺！平兒呀！給爸爸報仇！」他嘴裏不住地喊着魯平的名字。

醫官問：「平是誰的什麼人？」

「這是我的小孩兒的名字。」

醫官惋惜地說：

「人到病危的時候，往往念起家，念起自己心愛的人，也是人情之常。不過假如此地真你的小孩兒在，那麼一切就不成問題了！」

「是的，不過，這又不是在家裏，況且交通早隔斷，我的小孩兒也不能自天上飛來呀！」李營長愁眉不展的樣子。

說着，病人已昏迷入眠。

軍官的脈搏已極微弱，呼吸也十分吃力了。

「再不能等了，如果在半分鐘內不施行手術，病人的生命就無法挽救。」主任醫官焦急地說。

於是醫官，護士就動員起來，準備盡他們最大的努力，拯救這個垂危的英雄。

這最危急的一刹那，李營長正躊躇不決的時候，忽然有衛兵來報告。他急忙迎出去，兩分鐘後，在他緊張又嚴肅的表情中，眉際露着喜悅，他趨近軍醫官的耳朵，突然

說了兩句，那醫官顯現着極驚訝的樣子，突然叫起來：

「真自天上掉下來了？」

病人被聲音震醒，就與奮地睜開眼睛，當他忽然察出屋裏人們在耳語時，就哀憐驚異地問：

「我要死了嗎？」一種和善的聲音。

李營長就趨向病牀上說：

「哥哥！你看魯平嗎？」

「想不是白想嗎？下輩子再見吧！」說完後，淚痕盈滿了臉，一種極度失望的表情

魯平匆匆地跑到病人的牀前：

「爹爹！」他叫着。

病人忽地坐起來。

「你是誰？」

「爹爹！我是平，找你有半年了！」抑止不住地哭了。

「啊！是不是我快完了？我在做夢？」輕微的聲音中有興奮，有疑惑。

「不，他雖是你的兒子魯平！不是做夢，你很清醒的」。大家一致對他說。

「啊！報仇了！我是不怕死的！醫官！趕快施行手術吧！」

魯平和堂叔退到門口，懍懍地等候消息。

十分鐘後，醫官自手術室跑出來，說：

「子彈取出來了」。

李營長握着魯平的雙手，流着歡欣的熱淚，說：

「孩子！你救了我！也救了爸爸！」

兩年後，他堂兄弟二人因在湘北會戰有功，都被擢升為軍長。當魯平奉着父親和堂叔的命令穿過敵人封鎖線，乘着敵人管制下的津浦車到泰安車站的時候，說有一位老太太，手裏執着一方白手帕，突然死在車站柵欄外邊，不過在含着微笑。

另外有一個老太太把魯平迎接過去，流着淚說：

「孩子！奶奶含笑死了，有我們呢。」

## 祖父與樹榦

有一次，我忽然聽爸爸唏噓着說：「許久不接到家信了，也不知道你祖父母是怎麼牽活着呢。」他說完以後，我聽不該，他好像有無限的鄉思。

我們這羣孩子們，除了其中哥哥是在家鄉降生以外，其餘姐姐弟弟都是生在外鄉，也長在外鄉。在我的小小記憶當中，我好像沒有回過家，我也不知道什麼地方是我的家。不過據母親說，當我週歲的時候，曾帶我回家去過一次。我的家是在北方大平原，在地圖上僅是一個小黑點，順着平漢路向北向南找，離北平還不到寸把長。祖父母的形象，因為在我四五歲時，他們曾來漢口和我們一同住過半年。祖父那高大身軀，斑斑鬚髮和祖母的孱弱却和善的面容，還依稀存記在我的腦海。

這幾年我們過着流動生活，十分厭倦。爸爸和媽媽常常說：「等回到老家去就好了。」我不知道爲什麼老家那麼好？老家莫非像傳說中的天堂嗎？我常常爲未來的老家生活誘惑着。

我今天忽然想起這個意思，要向爸爸請教。

爸爸說：「巧極了，昨天在城裏遇見一位新自本縣來的近同鄉，他臨來時，你的祖父會徒步去看望他，託他帶一封信和一封親筆信來。」

「他們還好呢？」我趕忙問。

「聽說祖父老是老了，講話有時候也嫌繁瑣，但身體還很健康。」

「祖母呢？」因為我知道她老人家是時常不健康的人。

「祖母病是病了幾場，但都是老病，現在也好了。」

「那麼，我個家裏是不是很太平呢？」

「是的，孩子，你不是問咱個家裏是不是天堂哪？在平時，每個人的家都是自己的天堂，現在我們的天堂早已失掉了，天堂遠遠處只有在我們的戰場，近處只有在我們的心上。祖父說，家裏已經不是樂園，到處散佈着敵人和漢奸的恐怖殘暴，人人時時在死亡線上掙扎，囑咐我們千萬不要回家，多注意身體，等戰事結束了再團聚。」

隨後，爸爸從衣袋裏取出祖父的來信唸給我們聽，全篇都是生活困難的述說，但在末尾說家裏無論怎麼苦，讓我們不必結計，只要我們身體好，他們就放心了。那一片慈心，真使我們聽了有說不出的難過。

爸爸讀完了，本聲音有點瘖啞，顫顫地掉下幾滴眼淚，我們都低頭說不出話。我從爸

爸手裏接過那封信來看，信尾還問我長大了沒有？書讀的怎麼樣？

心我看他那一筆挺秀的小字，真不像是七十幾歲的老人寫的。想一想，祖父的一生，也真夠辛苦了。

記得是去年夏天，爸爸帶我們在老梧桐樹下乘涼，爸爸說：

「你們看這棵老梧桐樹有多少枝杈？你們能數清了嗎？你們再數一數它有多少片葉子？你們能數清了嗎？恐怕數半年也不會數清楚的，但是這些枝杈，葉子只有一棵大樹幹來支撐它，假使樹幹倒塌，枝葉也就當柴燒了。由這一棵大樹幹分出了這無數的枝杈，枝杈上長了無數的葉子。今天我們能在樹蔭下納涼，首先要感謝這濃密的樹葉和樹枝，但我們也得感謝這棵大樹幹，甚至於得想起埋伏在地下無窮盡的有脈絡的樹根。我們更應該時時培植新的小樹以免老樹枯萎。」

「你們前幾天看過的『北京人』話劇說人類的祖先是猿猴形狀的『北京人』。在我們這個家庭裏，我們的祖先是誰呢？活着的，就是你們的祖父。」

爸爸說到這裏，沈默了一會兒，又繼續說：

「我是沒有看見過自己的祖父的，對於祖父一生的故事都像神話一般聽來。你們見過祖父應該多知道他的事蹟。」

「祖父生在一個幾十口人的大家庭裏面，那個家庭是一個破舊戶，裏面的人多，備事的人少。全家常年籠罩在困窮失望的情緒下，而偏偏祖父又挑選了一個操縱人權不賺錢的律師業務。因為他不挑詞架訟，反勸人息爭，不敲竹槓，反禁錢出處，所以他一生沒積下錢，僅僅維持家人不受凍餓。」

「可是，他在極度困窮的情形下，必要維持我們的學業。假如說你們今天能夠讀書的話，你們至少應該感激你的祖父，否則我也許變為『北京人』裏的曾文清，你們連會靈也不如。那是多末可厭可憐的父子啊！」

「後來，是九一八的次年，他老人家看強敵佔領東三省，人命都如螻蛄，還談什麼人權？他結束了業務，回到老家，希望在田園終老。但他萬料不到這七八年來骨肉乖離呀！」

「祖父老了嗎？他沒老。他的信裏存着無窮的希望，希望國家勝利，希望我們團聚。那時候，我們便有了天堂，現在我們的天堂是寄存在全副希望上。」

「穆珍哪！有那麼一天，老祖父帶你在北方慣有的大柳樹下乘涼，你看一看那成千成萬，如金線一般的柳枝，那秀麗修長如櫻桃樹般的柳葉，你會想起那老柳樹幹的可敬可愛。」

王翠珍哪！經過這七八年抗戰，中國農村社會和家庭都起了整個變化，過去一生腳沒有邁出大門一步的人，這次也顛連沛苦逃難到幾萬里外，過去緊緊封鎖着的農村，這次也波瀾的斧頭打倒。也許使一個家庭再不能團聚，也許使人與人初見不相識，但是啊，家庭至今仍獲得溫暖的搖籃。別忘記這棵老樹幹對於這無數枝葉的功用。別忘記培植新樹苗，代替老樹幹的枯萎。你趕快寫封信給祖父吧。

### 麻雀案

今天早晨上學去，剛走到教室門口，就有一個同學迎頭叫我說：

「穆珍！我們一同去到住宿生宿舍去，有幾個同學正在那裏被舍監處罰呢。」她拉着我的袖子就跑，我也莫明其妙，只被他拉得東歪西倒。

宿舍門口，正團團圍繞着許多人，大家巴着肩膀纔向裏面探望，裏面的人是誰，連影子也看不見，但聽見：

「你們這羣小野獸們，什麼不好玩，單拿彈弓打麻雀，天不亮就驚吵人不算，把玻璃打碎了這許多塊，看你們賠不賠！」聲音極其惡濁難聽，在恐嚇中帶着斥責意味。

「怎麼回事呀？說話的人是誰？」我悄悄地問。

「是朱太婆，學校的舍監。幾個同學黎明時候因打麻雀把玻璃窗打碎了幾塊。」有一個同學也悄悄地回答我。

拉我來看的同學緊跟着就說：

「有什麼好看的，我們走吧，穆珍！」

「喂！有什麼好看？說這種俏皮話，你知道嗎？他們打麻雀爲了我們住宿生，他們打碎了玻璃也爲了我們住宿生，你不住宿，自然不關你的閒事。」另有一位同學很激怒地說。

「啊？怎麼打麻雀爲了他們住宿生？」我不禁驚訝地說。

原來近來物價飛漲，學校伙食太壞，整天吃平價米，穀子、稗子、沙石，應有盡有。蔬菜既不夠吃，牙祭也不打，同學們個個都營養不足，吃一飯碗，菜就光了。他們因爲吃不飽飯而黃肌瘦，精神煩燥，敲桌子打碗，種種不安的情緒，趕在吃飯時越暴發出來。急得管伙食的幾位同學蹙脚。加伙食費又不是一般同學們能擔負的。

同學們開過幾次會，想出種種節省的辦法：監視廚師淘米，自己到市上去買蔬菜，誰也不準糟蹋一顆菜，一粒米。

這樣一來，這幾位負責同學可就辛苦了。天不亮，廚師就敲他們的宿舍門……

「小張先生！打米麼。」這位張同學揉揉揉沒睡醒的眼，從煖烘烘的被窩裏爬起來，跟着廚師去取米。

「小王先生！買菜去麼。」這位王同學無論刮風落雨，也得去跑到兩里路外的鎮上去買菜。廚師常常是故意搗皮或和賣菜的小販勾串着舞弊，使跟着的人等於沒有。

諸如此類的事，讓年青不慣繁瑣只有熱情的同學們遲遲到，直等於一種不公平的處罰。然而他們的熱情漸漸逼使他們具有克服困難的一種胡思亂想。

「我們買不起肉，我們為甚麼不把野狗打死，剝剝來吃？」

「野狗也有主的，即便沒主，誰敢打死牠呀？」

「我看，倒不如大家一齊來打麻雀，麻雀既沒主人，麻雀肉也好喫。」

「好，明天咱們幾個負責人先試試。」

「要得！看我這神槍手！」

他們就這樣下意識地決定了獵取肉食的方法。

第二天，天幕還披着黑紗，他們五個小獵人從牀上爬起，拿起那用皮條和彎曲樹枝製成的彈弓，裝滿了一袋碎石子。跑到校園，看一看小麻雀兒們正要開始她們的晨操，唧唧喳喳地唱着叫人不要貪睡的歌曲。

這五個小獵人，拉滿了弓弦，搭上石子，聽地一聲，幾隻小麻雀就卜卜墜地。那其餘的小麻雀一驚而散。

「飛到那邊樹上去了。轉移陣地！」

「要得！看我的神槍手！」聽的一彈弓，又一隻小麻雀落地上。

「大家一齊再打！」那五只彈弓一齊向着樹梢射來，只聽見「嘩啦」幾聲，都射到三樓宿舍的玻璃窗上了。

驚醒了酣睡的同學。

他們見闖了禍，趕忙停止獵取，跑到舍監那裏去自首。

這是事情的經過。

「你們這羣野蠻孩子，瘋了嗎？放着書不讀，打什麼麻雀？是不是不守規矩？」

起初這五個小獵人還聲辯，說他們是爲公，後來看舍監一點兒同情心沒有，他們就一言不發，任憑受懲罰。

「各記大過一次，開除管伙食職務！」朱太婆好像判決囚犯一樣的。

「先生！先生！先生！不可以！不可以！」圍繞着的同學們爭着替這五個小獵人講

情。

「玻璃打碎了，大家賠錢！」

「要得！」

「要得！」圍繞門口外的呼聲越來越大。

這時候，驚動了老校長和田先生，他倆邁着快步走近宿舍人叢，圍繞門口的同學們

都懷着等待的心情，讓開道路。

當老校長問清了五個同學爲什麼起意打麻雀的時候，他擺擺那暴漲着青筋的手，對朱舍監說：

「孩子們的舉動雖是盲目的，但是動機是可哀而可恕的，讓抗戰時期的學校永遠不忘記這樁麻雀案吧。」

田先生苦淒的眉頭，含着笑拉開那五個小獵人隨着同學們走去。

## 我愛中國，我尤愛我的祖國

學校裏有兩個外國形狀的同學，黃頭髮，高高鼻子，蒼白的臉，但眼珠則是黑的，還講一口道地四川話，聽說他們姓巴。回家來我把這件事告訴給爸爸。

「唔！是呢。他們是巴碧達的兒子吧？」

「聽說住在山後呢。」我又說。

「那麼一定是了。我還認識他們哩。」爸爸說了，顯得很興奮的神情，他繼續說：「關於老人巴碧達，我有極深刻的印象，所以你一提起他的兒子們時，我會馬上想起那動人的一幕。若不是你說起，還忘記把這事告訴你。」爸爸坐下，呷了一口茶。

「當這次歐洲大戰的烽火漫延到巴爾幹半島南端希臘的時候，墨索尼里政府下的義大利軍隊首先侵入了希臘境內。希臘軍隊對於侵略者給予無情的打擊，義軍節節敗退，全世界酷愛和平維持正義的人士，在希特勒閃擊戰的銳鋒所向無敵後，對這一隅的戰事起了莫大的興奮。

「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一張請柬，是一位抗日名將邀我吃飯的，時間是個中午，

地點是山後釣魚溝巴碧達家。因為那時候我還不知釣魚溝在什麼地方，巴碧達是什麼人，我也不清楚，不過我想到這一定不是一個平常的飯館。

「到期，我來不及先到主人家去問訊，就抱着好奇心，邊走邊打聽到釣魚溝的去路。那地方真是一個風景蒼翠所在，三面環山，一面邊林。下面隱隱有一條小溪。我在陡峭的山巔上尋得一條窄狹的石路，要拾級走下幾百階纔到山脚。我一邊走，一邊想巴碧達定是一位高雅的詩人，或是位講究食譜的前清遺老，不然若在這個曲徑幽林裏來開飯館一定也不是常人敢來問津的。」

「想着想着，不知不覺已經走到路的盡處，在樹林叢中露出一所白壁房屋，有一隻黑毛狗在守門，我一看是四川當地普通人家住的舊式房子，有一個寬敞的天井，三合房外表看來不過是一個極待修整的農民住宅。」

「我被主人在門口迎進去，到了房內，纔發現屋裏屋外竟十分不調和，屋裏一切的陳設是非常歐化的，無論傢具壁飾都不是一個普通中國人所慣用的。」

「我和主人寒暄了一會兒，就問：『這裏可以吃嗎？』，主人正要答覆我，從外邊走進來了一個駝背，矮身材，五十多歲的花白頭髮老人，一看就認出來是個外國人。」

「主人就向我介紹說：『這位就是巴碧達先生，今天承他特別幫忙，允許我們在這

裏吃飯，實在感激他。」他用很純熟的四川話，向我打招呼，然後他忙着走出去了。我幾乎愣住說不出話來，我向主人說明我以前的想像，主人也笑了，於是他把這位老人的歷史講給我聽。

「原來他是一位希臘商人，三十年前他從上海來到重慶，在城裏開一爿西餐館，以賣通心粉馳名，等生意慢慢興隆起來，他就重慶娶了一位四川太太，自己並且也入了中國籍，生男育女，他已有三個兒子兩個姑娘。在重慶也算得起一個富有商人。」

「因為他一直在中國住了三十年，又入了中國籍，他對於中國的同情很是自然的。」  
「五三」「五四」大轟炸，他也是蒙難者之一，整個餐館都燬於炸彈之下。這位老人經過這次大損失之後，一點也不氣餒，他收檢了一些殘餘的餐具，器皿，挪在在山坳來開家庭餐室，每天祇賣午餐，不預訂是沒法吃得到的。」

「我明白了這位老人的來歷以後，滿覺稀罕。我想不出他為什麼在中國落戶，莫非完全爲了生意經嗎？又想到希臘和中國兩個古老民族的命運，不禁有點惘然了。」

「在吃飯的時候，他站在我們的身後，開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語和我們談國際時局，自然要談到目前進行中的希臘英勇戰爭，他那副緊張興奮的神情，簡直令我們不能繼續吃飯，他說「我的妻兒子女是中國人，也在中國，當然我對中國有義務，有同情；但我

祝希臘永遠勝利



的祖宗墳墓在希臘，當她遭受敵人侵害的時候，我不能淡然而不理，甚至於忘懷她。我愛中國，尤愛我的祖國！」

「他說着，興奮地邁起闊步走到收音機旁，扭開了燈，對準了角度，隨後發出雅典電台廣播報告希軍殲滅義軍一師的消息。他說：「你聽！這纔是斯巴達的精神呢。希臘永遠是勝利民族！」他說後，就把我們用的酒杯，拿起一只，斟滿了紅酒，高高舉起：「諸位先生們！請你們慶賀我們希臘國的勝利，乾這杯酒。」我們大家實在也很興奮，遂答應了他的請求喝乾了杯。

「他又把雅典的文物美術講述了很多，他把牆壁的油畫桌上的雕刻，和高懸壁中的聖母石像一一指給我們，並很詳盡地說明它的出處，年月，特點。

「那天吃飯的目的實在我們<sup>是爲了</sup>要研討一下東北義勇軍的情況的。這一來，倒成了希臘勝利的慶祝宴了。希臘是我們同盟國，我們也樂得給他高興，於是那餐飯我們盡量地使他快樂，末後我們以「祝希臘永遠勝利」的口號辭別了他。

「你知道，希軍後來終於被德軍戰敗了。國王出走。戰敗後的消息刊在報章時，我就想起這位老人來了，我不樂意近期内遇見他，怕因此事影響他的精神不安。實在我們那時候因希軍的戰敗，也正在感到不安哩。」

淚如雨，慢慢地到哥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戰事已成了歷史，在人的記憶，漸漸淡下來。我特地選擇了一個天氣晴朗日子循着原路去看他，意思是去安慰安慰他。當我走進他的院裏，輕輕叩門時，一位婦人和兩個孩子——就是你們的那兩位同學，迎出來，說：「巴先生已臥病多日了，正在睡眠。」我問：「是什麼病？」她答：「醫生說祇是憂鬱過度。」我立刻敏感到定是老人受了刺激了。我既不能進去安慰他，我就告訴他的太太，請她好好招呼他一點；末後我又寫了一個字條留給他——「巴先生——一個古老國家可能被佔領，但一個勇武的民族精神是不會被征服的。巴先生請保重，爲了你的祖國！」

「過了些日子，他突然邁着爽朗的步伐，精神矍鑠地跑來看我。見了我，劈頭就說：「謝謝你的好藥方。我實在愛中國，但實在我更愛我的祖國！」」

## 尊重他，人的名譽

學校裏自從發生了陶同學偷竊案以後，在教職員中間似乎發生了不小波動，尤其是老校長和田先生從那天起對同學們時常拿「你們要做個表裏如一的好學生」訓誡我們，並囑咐每級的級任先生要特別留心同學們的課外生活。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被先生們密切監視着。

起初幾天，同學們的確是小心翼翼的，誰也不敢挑皮，甚至於平常做鬼臉的同學都一本正經，規規矩矩地裝扮好學生了。就是六上那個綽號滑稽精的李歪嘴也不說笑了。

「表裏如一的好學生就是這樣嗎？」我想。

過了幾天，同學們的頑皮又恢復了常態。平常成績差一點的同學更藉機會來諷刺成績好的同學，今天就發生了一件事。

「你看人家頭名師爺，頭名師爺面上光麼。」這是我們這班一個綽號搗蛋鬼小霸王姓方的同學向一位劉同學的諷刺。

劉同學在我待的一班以往常是考第一名的。陶同學案件，本來大家都不知悉的，哪

曉得這個消息由一位不謹慎的體育先生傳出來。因此各班的成績好一點的同學，驟然都變爲成績壞的同學們攻擊的對象了。

搗蛋鬼小霸王是我們這班最不用功的一個，不但搗蛋而且逞霸，誰也得怕他。當先生沒到課堂時，他在黑板上畫烏龜；先生上了課堂背身在黑板寫字時，他在身後做怪像，並且常常向先生提出古怪刁鑽的問題，使先生沒法答覆。他欺負年小同學，讓小同學鑽他的褲襠，騎在小同學的背上當馬玩。小同學常常被他欺負哭了，但誰也不敢向先生面前告他，因爲告過了之後還會吃大虧的。

他平常對劉同學總想尋隙，他常對大家吹：『如果把他壓倒了，我就成了天下第一號霸王。』但劉同學不祇學問好，人品也好，平素少言寡語，兩只迷縫眼總是向着人發笑。本班同學尊敬他，外班同學也喜愛他。搗蛋鬼小霸王看大家都對他好也不敢向他找碴口。這回學校裏發生了考頭名的學生做糕，使他得住了好機會。剛纔的話是他尋隙的開始。

這點鐘，先生請假沒有來，同學們正在埋頭溫習功課，劉同學的眼睛也在靜靜地盯  
着書本。

搗蛋鬼的話並沒有激起他的一點反響，他的眼皮連撩也沒撩。搗蛋鬼見對方沒有反

響，接着又說：

「頭名師爺聽見了？頭名師爺慣是偷兒！哈哈！」大家都明白這個傢伙是在搗毀，但劉同學穩在座位上，一絲也不動，仍舊看他的書。

搗蛋鬼見計不售，遂跑到黑板上寫：

「姓劉的頭名師爺是個偷兒」

這顯然是欺人太甚，逼着啞吧要說話，超乎惡作劇的舉動。

劉同學忍無可忍他從座位站起來，抑止不住心頭憤火，向搗蛋鬼提出質問：

「方同學！請問你所寫的姓劉的指的是誰？」憤慨中含有禮貌的口吻。

「姓劉的人很多，你既不是偷兒，着那份急呢？」一種狡猾的語調。

「本班祇有我個人姓劉，你若誣謬人，須要提出真憑實據來！否則你必須賠償名譽的損失！」

「哈！你有什么什麼名譽，考頭名就有名譽了嗎？那麼，考頭名的怎麼會是偷兒呢？哈！哈！哈！」狡黠無賴的話，越說越多了。

「你究竟說誰是偷兒？」直截了當地追問。

「就是說你，怎麼樣！」

劉同學以先還希望和平了事，這一來，非衝突不可了。

「好！我打你這不講理，不要臉的東西！」劉同學平素很安詳的，但今天他的滿懷冤屈，使他的渾身顫慄，他奮身一直撲向搗蛋鬼去，可是他實在敵不住搗蛋鬼的強悍，搗蛋鬼以逸待勞預備好了姿勢，單等他來，趁勢把劉同學揪住，一推便把他推倒了。

這時候，大家屏息着氣看他們打。我實在不忍於再袖手旁觀了，我就站起來對同班們說：

「諸位同學！我們就看着他們打架嗎？」

本來大家是怕搗蛋鬼的，可是今天的事情人人看得很清楚，沒有一個人不為劉同學抱冤的。

「好！我們替劉同學打報不平！」

「不，我們先勸告他。」

我走上前去，拉住搗蛋鬼，我說：

「方同學請你鬆開手，有理慢慢講！」

他一見我們要勸架，他就轉向我們：

「什麼？你們要幫他嗎？好！你們大家要欺負我一個人，來呀！學，怒視着我們。」

我說：「你祇要不打劉同學，我們當然不惹你！」

「好！你們哪個敢來！」他鑽緊了拳頭，怒氣沖沖地移轉目標。這時候已有同學跑去喊級任先生去了。

「請你趕快向劉同學道歉！」我勸告他。

「老子從來不服軟！」

「好！我們大家來制裁這個霸道！」我實在忍不住了。

恰好級任先生來了。黑板上還寫着——

「姓劉的頭名師爺是個偷兒」幾個熾然大字。

他見了級任徐先生還是那麼硬邦邦地。

當級任先生看了黑板上的白字，問清了原故以後，先生就問他：

「方同學這是你寫的吗？」

「唔！」

先生又向大家說：

「大家都看明白了嗎？」

「都看見了！」一致地，堅決地答。

「穆珍！，是你要幫劉同學打抱不平嗎？」先生問着我，因為我的怒氣還挂在臉上。

「唔！我實在氣憤！」

先生問明白了以後，他的面部的肌肉一時比一時緊促，慢慢露出怒不可遏的神情，向着搗蛋鬼說：

「方同學！你過來！面對着黑板上的字立正！對你寫的字敬禮！」先生嚴厲斥責的聲音震撼着課堂。

然後她替劉同學拭了拭淚，讓他回到位置上，摸了摸我的頭髮，也叫我坐下。

全班同學們靜悄悄地目不轉睛地睜着搗蛋鬼的背影。他傲然站立着，毫無悔意的樣子。

寂靜。連同學們一呼一吸都聽得出來。

「你把先生們的意思曲解。你把一個人的過錯援引到每個人身上。假使一個不安分的學生犯了偷竊，莫非別人就應該也附會到你的身上嗎？」

「你已經是個不小的孩子！也很聰明！可惜你不聽話！你想一想，你這幾個字是存什麼心腸寫出來的？孩子，你捫捫心吧！」

先生在課堂裏踱着脚步，一壁說着，先是激昂，憤慨，漸漸變為憂憤，嘆息。

同學們再看他的背影，已不那麼挺直，頭漸漸垂下，身子也開始動搖。幾分鐘見細微的啜泣聲，抽抽抽抽地。兩隻手蒙住了臉，渾身顫抖起來。

先生一面踱步，一面又說：

「學生不怕淘氣調皮，只要動機是活潑的、天真的、善的、美的，當先生的不但不禁止，反而希望你們養成好動的精神，但是無理取鬧、低級意識行為，和隨意破壞他人名譽是絕對不該的。」

「你們要知道，名譽是人生第二生命。其實若祇有肉體沒有好名譽，只是走肉行尸，不算是人，所以名譽毋寧是第一生命。人和名譽是永遠分不開的，名譽並且須從小建立起來，纔有基礎。不尊重他人的名譽，也就是鄙視自己的名譽。無故破壞他人的名譽和犯了偷竊罪是同樣不可恕的。」

這時，他抽抽的聲音，愈來愈大。

「你既然明白你的錯過，就應該勇於認過。從今以後，痛改前非，把你的名譽從失

掉了的深淵打撈上來！」

他羞愧地一步一步走到教室前，拿起擦板，擦掉了幾個惡濁的字。轉瞬，愈來，愈著，腳步，臉上滴着潸潸的淚，走近劉同學前。

下課鐘鏗鏘響了。

## 不要使好人變爲瘋子

今天午間下學回家時候，在馬路旁邊的一間房子前圍繞着許多人，男、女、大人、小孩子都有。我湊到跟前去看，在人縫中看見一間用竹篾造的房裏有一位老太婆正在那裏踱來踱去。門口外有一位年青的少婦坐在土地下用手帕蒙住鼻子在啜泣。圍繞着看熱鬧的人們睜圓了眼睛，盯住這兩位婦人，一聲也不響。

『怎麼回事呀？』我悄悄地問。

『老太婆瘋啦！』一個人漫然地答覆我。

我一聽說瘋啦，纔開始仔細注意房裏的老太婆的形狀。她是我在馬路上常常碰見過的，她的女婿在一個機關裏做事，她住在女婿家。這位啜泣的少婦就是她的女兒。以往我遇見她時，多半在清晨，她手裏總是提着一只菜籃盛滿從菜場買的青菜蘿蔔歸來，她那一副笑容照在塵灰中，顯得她既慈祥又和藹，好像她永遠是歡欣而不怕辛苦。她雖老了，但身體非常結實，走起路來，也不讓壯年。

『但是，她爲什麼忽然就瘋啦？』我自忖着，『爲什麼又把她關在這麼一個地方啊』

？」

這時候人羣裏有一個人就說：

「跟自己親生的姑娘吵幾句嘴，爲什麼發這麼大的氣，還會瘋了！」

「氣迷了心，就會瘋的！」又有一個人說。

圍繞在房外邊的人們七舌八嘴，你一句我一句說起來。那老太婆閉口不語，只見她蓬鬆着髮，垂着臉，仍在地上，踱來踱去。她的女兒也一句話不講，只顧哭。

不一會兒，從遼遠處見一個人高聲喊：

「來了！來了！」

原來一個人引來了一個警察，警察身上荷着一只手槍，他一來也不顧頭不顧腦，闖進那間臨時監獄似的竹篾子房子去，就怪聲怪氣地問：

「你這老太婆還瘋不瘋？」只見她抽起皮帶就朝向老太婆身上猛然打去，老太婆「唉呀！」一聲慘叫。就仆倒在地上了。看熱鬧的人隨着哈哈大笑起來。

「這下子可好了吧？」人叢中一個人說。

「是的！瘋人就怕打，一打就不瘋了！」

我看到這種情況，聽到這一派的胡說，滿腔激憤，實在遏制不住，就迎上前去，贊

問警察：

「同志！誰叫你來的？你爲什麼用皮帶，毒打這位老太婆呢？」

「唔！他叫我來的呀，她瘋了哇，不打不會好的。」她指着一個工友形像的人說。看看地上仰臥着的老太婆已在呻吟着，不住地哭泣。最使我奇怪的，老太婆的女兒見警察打她的母親絲毫不覺驚異，自管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嘴裏咕囔着怨恨自己的命運不好。

我從地下用手要扶起那位老太婆時，她驚異地用她那嘶吼的聲音對我：

「你也要來打我嗎？你也要來笑我嗎？」

可是她並沒有拒絕我的攙扶。

「不，老太太！我是來幫忙你的。」我一壁扶起她，一壁用溫和的話安慰她。

「謝謝你。」她第一次說話了。

「噢？」圍繞着熱鬧的人們聽見她和順的答話，不免發出驚疑的問號。警察一聽她說話答禮，精神和常人一樣，他也覺得有一點奇怪，他的臉霎時變得通紅，好像他察覺出錯打了人似的。

我請警察先把圍繞着熱鬧的人們驅散，那個嚇警察來打老太婆的工友見勢不好便悄

悄悄地溜走了。然後我又招呼在地上抽泣的婦人起來，她面色赧然，一起來便又抱起老太太，婆婆痛哭不止，老太太跟着也哭了。

這泣婦人告訴我說：「昨天因為媽媽化錯了一筆錢，母女倆吵了幾嘴，老太太當時就顯得精神不正常，一會兒說東，一會兒說西，大家她都說她害了瘋病啦，怕她出什麼錯兒，就把她拘留在這裏了。誰知道她不是呢？」

我聽了她的話有說不出的難過。爲什麼到現在我們的社會裏還依存着這種毫無常識的迷信呢？爲什麼人們對於瘋病人一點同情心沒有呢？爲什麼竟至以毒打對付瘋病人呢？

我忽然憶起爸爸對我說的話了，他一天忽然對我們說：

「我們對於一切窮苦無告，殘肢廢體的人，千萬不可奚落他，鄙視他，當竭力幫助他，至少應該和他表同情。我們如果看見一個患了瘋病的人應該顧從他，勸他的家人把他送入醫院。千萬不可嘲笑他，捉弄他。假使你對於一個精神不健全的人施以種種嘲笑諷刺，他即便不瘋也會變瘋的！」

因爲有一天有一位患瘋病多時的妙齡女郎在馬路上被一羣人圍繞住施以種種嘲笑，爸爸見了，很不高興，他回到家來就這樣囑咐過我們。

恰好今天被發現了。

我一面安慰老太婆不要跟人生氣，一面安慰她的女兒趕快帶老人扶回家去，以後再別信一些無知識的人們的胡言亂語，別再和自己的母親吵架。她們羞憤的臉向我道了謝以後，便一同回家去了。末後，我很嚴厲地告訴那位警察：

「同志！以後遇事別再這樣慌慌張張，不加思索。天下患瘋病的人如果一打便好，就無需要設瘋人病院了！警察的責任要隨時隨地安孤助貧，更應該隨時隨地破除迷信。」

他帶着一副羞慚的面容轉身去了。

## 女校火災

今天下午放學後，我和同學們剛剛走出校門柵欄，只見馬路上的人慌慌張張地往東邊跑去，嘴裏喊着「失火了！」「失火了！」我順着方向一望，先看見遼遠的天空有一道黑烟在天空升騰着，慢慢再看見有一團火光繼續黑烟映上來。

「是山幼女學校失火啦！」有一個人從對方走來說。

我跟幾個同學隨着人流喘吁吁地也跑到火場去看。

這個女校是從漢口遷來的，校長也是位女先生。遷來時這個山幼除亂石叢林以外，沒有一間房，半根椽。校長先生爲了省錢空蕩就選擇這麼一個僻靜幽靜的地方做校址，她親自監督工人從開荒除蕪，一椽一木，蓋起幾十間草棚宿舍課室。當二八年九年重慶時常遭受敵機轟炸時，好多學校因空襲停課，獨這個學校因有天然隱蔽能弦歌不輟。人們常稱讚這個女校是抗戰中的樂園。學生們也爭着到這裏來上學。

但是這個地方也有它的缺點，如果遭到火警，就毫無辦法，離市區遠，山路曲折，救火車來不到；山幼裏沒有水。

我趕到這火場時，火焰已吞食了山谷。……被吞。……已無存。……森林野狗在東飛西奔爭脫性命，狼烟刺激每個人流眼淚，哭聲、嗚叫聲、嘈雜成一片。

在熊熊的火光中，映出學生們奮勇從火窟裏搶取東西的身影。森林燒着的一半已經坍塌了草棚頂的房子裏，她們穿梭似地，不言不語，搶救她們和同學們的行李箱籠。一個個黑影幢幢，在黃昏的紅光中，顯露出她們的毫不畏懼的英姿。

但是有一部份胆小的同學們見自己的行李什物都已燒光了，於是就坐在距火場稍遠的山坡上捶胸痛哭。

這時，火越燃越大，從井裏汲出來一桶兩桶的泉水澆在上邊毫不濟事，樹的頭好像點滿了無數的明燈，有萬叢火花。

被燒得厲害的，整棵樹幹連樹枝像一堆焦炭經風一吹便折倒在地上了。

校長站在火場旁邊指揮着學生們工作，她一面叫學生們搶救必需用的東西，一面又怕她遭受了火傷，當她看見一個小同學在火窟中奮不顧身一次又一次地為別人搶救什物的時候，他的眼淚不住地滴下了。

這個小同學據說是是初中二年級學生，姓范，平素好做公益的事，勇敢、正直。今天自火燃起以後，她已經為同學們搶出十只箱子，六七牀被褥，但仍在火窟中躍來躍去

，忙着爲別人搶救東西。

這時候，風呼呼刮起來，眼看沒有燒着的一半房頂也蔓延燃起來。

校長恐怕再搶時，學生們就會遭到傷害，於是就吹叫笛告訴大家不要再冒險了。但她心裏實在惦记化驗室裏的那些儀器，如果損失了，不但學生們的功課馬上受到影響，而這些東西，即使有錢也不容易買到。

正在她躊躇的時候，看見姓范的學生抱着許多儀器跑出來了。

校長真覺得焦灼不安，她很快地說：

「范同學，千萬別再進去了，房頂快塌了！」

「不怕！校長！這套顯微鏡我搶出來呢！」她不顧校長的禁止，翻身又跳進火窟裏去了。

這時，別的同學們都不敢再進去搶，擁擠着站在場外，焦急地凝望着火窟燃燒的方  
向。天拉下黑幕，紅昏昏地燃着，顯出它的無情和恐怖。而范同學進去已經有一會兒，  
計算時間應該出來了，但仍不見他的身影。

校長和同學們急得沒辦法，就在這

時，范同學才



這時不但聽不見她的呻吟，並且那一半剛燃燒着的房頂突然如天塌一樣落下來，一面土牆也隨着嗚隆一聲倒坍了。

校長和同學們一見這種情形，大家不由地「啊！」一聲慘叫起來，淚珠立刻滾在每個人的臉上。

大家掩住面不忍再看那無情的火苗。

正在這時，在倒塌了的牆壁、樑柱、瓦礫堆裏，似乎有什麼在蠕動，范同學如同燃燒中的一根黑炭，渾身衣服發着朶朶的火光，她挺起身來，從火窟裏掙脫逃出，一直向外撲，結果她仆倒在火場外的草地上。

同學們趕快用水潑息了她身上的火，透出一股糊焦氣。看看她的臉，被火燒得青一塊，紫一塊，血漬斑斑，然而她手裏抱着那只顯微鏡還沒放鬆。

等她喘息定了，她睜開那只疲憊的眼，把顯微鏡遞給校長，悄悄地問：

「校長！看看損壞了嗎？」

校長接過顯微鏡，握住她的手，兩眼充滿了感愧的淚，說：「孩子！太難爲你了！」

兩週後，當學校董事會舉行會議的時候，一致通過重修校舍，並命名「范齋」。

## 全體健康

暑假眼看要到了，大家在拚命溫習功課。宿舍裏每夜當敲了熄燈鐘以後，有人在搖曳的燭光下「開夜車」，查宿舍的先生幾次到窗下，用手指揮揮玻璃，囑咐同學們不要再看書，趕快睡覺。他們當先生來勸阻時就把燈吹滅，等先生一離開，就又燃起。一直兩只眼睛幾乎乏困得要貼到書本時纔去睡。第二天當考試的時候，他們的眼睛還睜不開，不住地打呵欠。

「你們這些臨陣磨槍的學生！」他們被先生斥責着。

那位被李邦敏同學救護過的王靜寰同學突然在教室裏嘔了一窪鮮紅的血，被先生看見了，同學們也驚異不止。

先生說：「王靜寰！你趕快去到醫院檢查一下，不要考了。」

王同學自從去年生病以後，身體虧損太多，這半年住宿生的營養實在太差，他的父母又在遠方，沒人照顧，加上他再拚命用功，所以他的面容格外顯得消瘦，這幾天臨到考期，他晝夜睡不開書本，竟累得吐開血了。

「王同學，你這情形正和你相反。你不好用功，只貪玩，所以你的身體好，功課

差。王同學好用功，成績好，身體則差。你究竟喜歡做個什麼樣的學生呢？」

我聽了臉反發起燒來。

爸爸又接續說下去，他說：

「這很容易答覆，要做一個身體強功課也好的學生。你一定覺得我說的太理想了。是的，在人生的意義上，身體強健是求生的第一要素，但只是有一幅粗黑壯碩的軀幹還不夠，必須要具有學識纔能使生活有趣味。雄獅、猛虎、肥象都是強健的龐然大物，但因它的智力不抵人，仍不免遭到逮捕、擊斃。所以「人」天然應有靈性和有學識的動物，否則不稱其為人，或必遭到天然淘汰。但假如一個人的身體已經是弱不禁風了，再若拼命去追求學問，不但不能達到目的，一定是自促滅亡。」

「在你們這一代，尤其是生長在公教人員的家庭裏的子女受有文弱的傳統遺毒，在抗戰期間得不到適當營養，你們的身體先天後天都難合格。所以我常常對你們說「要注意身體呀！」提醒你們，但這並非是一種溺愛姑息，是你們不用功的飾詞，我的意思是說用功的進度絕不要影響身體的健康。可是，假如身體已經很壯碩了，仍然一點兒不知

道上進，這也是自暴自棄，將養得雖然力大如牛，腦子則空空如也，結果還是被稱爲愚  
盲，不爲人重視的。

「今年你來到鄉間以後，得到自然的營養，身體壯多了，你應該用點功，上課時固然必須要專心聽講，下課後不要再只顧把書包一丟就去跳房子了，希望你跳完了房子掀開書本，沉靜地溫習一會兒，再躺在床上睡覺，一定也不妨害你的身體的。這不是也很容易做到的嗎？」

「穆珍哪！從今天起，你要成一個身體既強功課又好的學生吧！明天到學校裏去打聽打聽王同學的病，勸他好好休養一個時期。告訴他，在身體不好的時候，寧求健康，不求學問。」

「但你要明白身體好，只是表面上的健康，學問好，靈性好，纔算全體健康啊！記住！」

## 錯誤的幫助和錯誤的逞強

王靜寰同學經醫生檢查後證明並不是肺結核，恐怕是肺管上的毛病。需要照過X光鏡以後纔能斷定。醫生囑咐他無論如何不能再用了，趕快離開學校去休養兩三個月。他今天沒有參加考試，級任答應他將來補考。他似乎因為嘔了一次血越法消瘦了。當我和同學去到宿舍看他時候，他無精打彩地躺在牀舖上。我們問他吃過飯了沒有？手裏有沒有零用錢？家長住哪裏？他都答覆了我們。我把爸爸的話說給他聽，他點點頭。

過了一小會兒，李邦敏同學也來看他，李同學說等考完了以後，送王同學回家去。李同學那種熱情勇敢的氣概，永遠使我感動。我們又安慰了他一會兒就聽打鐘了。趕忙跑到課堂上去。

第一堂考歷史，先生照例在黑板上寫下題文，發了題紙，警告大家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偷看書。

我們攤開紙，低下頭，沙沙的響聲就從筆尖處浮響起來。教歷史的先生背着手在地

下滾來滾去，他警視着每個同學的動作。不料他剛剛轉過身去，背後窗子裏「拍」地一聲拋進來了一個紙彈，這個紙彈恰好落在我們班裏一個綽號「小黑虎」卓同學的桌上，還沒等他拾起來看，就被先生避見了。

先生拾起那個紙彈展開來看，上邊寫着各題的答案。先生忙跑出去捉拿那拋紙彈的人，等他到室外，人早已逃無蹤影了。

先生帶着不高興的臉神回來，怒沖沖地問卓同學：

「是誰給你丟的『油司』？」其實先生一看筆跡就知道是哪個同學幹的。

「唔！曉得個？」

「今天的題你都能答得上嗎？」

「唔！曉得個？」莫明其妙的答覆。

先生看着他的卷紙還沒寫一個字，於是再繼續問他：

「我問你，究竟會不會答覆今天出的問題？」

「唔！答不出我繳白卷嘍。」一種倔強，毫無理性的口吻。

先生聽了他這一句話後，直氣得眼珠快瞪出來了，他帶着傷心似的憤怒，說：

「你這桃皮的孩子！在這上面逞強與你有什麼益處？」

「唔！答不出還不許我繳白卷嗎？」這種反原，使人聽了越覺將失去了理性。先生見他不可理喻，遂告訴他：

「隨你便吧！不過我勸你還是好好想一想，能答幾題，答幾題。」

這個傢伙滿沒有理境，卷紙上沒有蘸一點墨，就鼓着硬繃繃的臉繳給了先生。顯露着非常傲慢，「得行」的態度，大踏步望教室門口走出去了。

鐘聲響了以後，同學們先後都繳完了卷走出課堂。

同學們都跑到小黑虎那裏，拍着他的肩膀，舒着大姆指說：

「小黑虎！要得麼！」

「小黑虎！真竊強，壓倒了先生。」

恰好第二堂自習，歷史先生同田先生一起來到我們的教室。

田先生說：

剛纔歷史先生向我報告說本班有一位同學給另一個同學打「帕司」，另一個同學饒答不上問題來，還以繳白卷爲榮，這兩位同學是誰，我且不管他，不過，……：……：……

大家忙把視線投向小黑虎和那個綽號「淘氣精」的王子明身上。他倆見大家都在盯着自己，小臉馬上「挂球」了。小黑虎雖強，顯然也知羞愧。

「嗯！你們想一想，這種行為對嗎？你們說呀！」田先生繼續着說，並且逼着我們答覆。

「不對！不對！不對！」大家雖然一齊答覆着先生，不過聲音是茫然，很不自然的。

「怎麼不對呢？打「帕司」不是幫助他答題嗎？不是「助人爲快樂之本」嗎？」

「這種事不能幫助！」大家一齊說。

「對了，這種事不能幫助。雖然考試還不是考驗一個人的最好方法，但在沒有更好方法（譬如平常成績應該是最重要的）以前，考試仍有維持的必要。但若平常不用功，專憑別人偷偷摸摸來幫助，僥倖及格，實在不算光彩。幫助的人既不會使他的功課好起來，徒自助長他的僥倖心。所以這種事情是不能幫助的。自己求來的學問，纔是真的學問。」

「答不上題來交白卷，豈不也很「英雄」嗎？你們說！」田先生又問。

「唔！不算英雄！」

「爲什麼呢？」

「唔，唔，唔！」同學們心裏會意，但用語表達不出來。

「聽，是的，你們的意思，說不出來。想一想，你們的家長把血汗賺來的錢供你們讀書，你們不知用功，還一味地以成績壞爲榮耀，怎麼對得起你們的家長？這真是阿Q精神，不好笑嗎？」

「好了，孩子們！只有這一次。下一次你們要互相監視，再有那個不顧羞恥的同學幹同樣勾當，你們大家舉他，懲罰他。」

先生說完後就走開，我們大家默默地瞧着那兩個傢伙的紅臉，一青一紫地在燃燒中。

## 談正義 (爸爸的第三信)

親愛的程珍：

看見你的日記上，記着奮勇維護劉同學的故事，使我想起這次信應該和你談談「正義」。你或者對於這個名詞還不十分透澈。「正義」是什麼？這兩個字拆開來講，「正」是「正大」，「公」是「公正」，「正當」的意思。「義」是「義氣」，「仁義」，「義勇」之謂。合攏來解釋「正義」二字是一種光明正大，義勇仁愛，公而忘私，剛毅直率的行動和思想。

和「正義」相反的則是：不辨是非，同流合污，阿諛殘暴，徇私法儒，卑鄙詭譎的思想和行動。

通常我們說某某人「主持正義」，是那個人把一件壞的思想或行動否定了，而樹立起來的則是一種好的思想和行動。說某某人有「正義感」是他不甘於和惡勢力及逆行邪說，同流合污，而出於一種公正無私的言論或一種行動。

一個人沒有「正義感」，他必是一個渾渾噩噩，胡天胡地，東倒西歪，不辨是非的傢伙。他可能是一個胡塗蟲，又可能是一個透頂壞蛋。一個國家若沒有正義感，它必是一

個朝秦非楚，貪婪無情，無信無義，反覆多變的小人國。這種國家，它一貫地投機取巧，窮兵黷武，幹一些破壞和平，擾亂秩序的勾當。

所以，「正義」實在代表一個人的人格和一個國的國格。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國沒有「正義」，就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失掉了格。無論人或國要失掉了格，就不恥於同類。

你們在學校裏，一個氣大力粗的同學正在欺壓弱小同學的時候，你如果不起來阻止他，或幫助這個弱小同學，你就是缺乏正義感。一羣橫行霸道的同學強拉你入夥，你畏懼他們的勢力，不能不隨聲附和，也是你沒有正義感；當一羣人盲目地指鹿為馬，不辨善惡，發出一種言論，或完成一種行動的時候，你袖手旁觀，不去糾正，不去駁辯，也是說明你沒有正義感。

但是怎樣運用你的正義感呢？

古人說：「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匹夫之勇也。」義雖可以用勇字來解釋，但並非匹夫之「勇」，而是「見義勇為」之「勇」。「見義勇為」之勇，則不是盲目的，不只是憑一股熱情而發出的，它是具有理智和膽量的一種仁義行為，其中毫無殘暴與欺壓人的意味。

譬如你們同學中有一個同學專好欺負人，而且是毫無理由的蠻橫。假使被你遇着了

，你就應該問清楚緣由，先勸告他，說服他；假設他不可理喻，應該去告訴先生，先生如不在，你應該告訴同學。你總不要忘記「先禮後兵」一句話。在說服他的時候，你要有禮貌，要心平氣和，要有耐心。即便他是一個不講理的人，你也不要傷害他的名譽，免得他惱羞成怒。要緊的記住：人皆有名譽心，雖至貧至愚，他也知道要面子，所以不傷害一個人的名譽，往往是息事寧人的最好方法。但是這種人也往往例外地不要名譽，而你又不能出之於一種和事佬的態度，委曲婉轉，以了事為目的。那麼你說話時的話調就須要謙和，但態度則要堅決。

這樣，憑你的理直氣壯，公正無私的言詞和態度，也許把一個蠻橫的人制服了。

如果他實在不可理喻，你可以與論制裁他，再要不受，古人形容救人為「披髮纓冠」，那時，以你的力量來膺懲他，幫助被欺負的人，都是應該的。

還有，謹記着，除非他永遠不改過，你不應把他視為敵人。

這不過是偶然舉一個例子罷了。總之，在你們這種年齡，正義感須要養成，並且善於運用。所謂養成運用，當然不是鼓勵你無故向人尋釁，或整天去和人打架的意思。

「正義」，實在是理智的感情，日常做事為人的起碼條件。盼望你仔細思索思索吧。

( 808 )

長成的苗幼國中

進步！  
祝

爸爸白

## 學期終了

在考試的幾天，真夠累人的，雖然我沒有在家裏「開夜車」，但天天仍難免有一副緊張的心情。一週來睡眠不足，飲食乏味，眼睛癢腫了，嘴裏生着苦澀的津液。同學們都有一張枯黃貧血的臉。

今天上午可算考完了。

當我繳了末一堂的地理試卷，我像燕子似的，輕捷地跳下教室外的石階，渾身像是鬆快了許多。不過算術五道題錯了一題半，不曉得能不能及格，心裏怪惴惴不安。我的術學從小就不好，到現在仍少進步，急死人！

佈告牌上寫着下午二時歡送六下畢業同學，繼續行散學典禮。我一想到從明天起，我們將有一個半月的暑假了，心中不由又興起無限的快樂。

我回到家吃午飯的時候，媽媽正在爲參加畢業的哥哥試穿一套新童軍服，她爲他配帶好肩章，圖徽、叫笛、救生繩和領結。那雙不常穿的長統黑釘鞋也給他穿起。穿齊備了，媽媽讓哥哥走一走，讓她端詳端詳，哥哥於是就立起來「拍」的一聲向媽媽敬禮，然

後他用開正步走的姿態，昂胸挺幹，在地上「哐哐」地走起來。

媽媽看了，臉上浮起了微笑。我們也向哥哥開着玩笑，慶賀他：

「哥哥，要得！」

哥哥又一個敬禮就停止走步。

當我們吃完饭趕到禮堂的時候，那裏已坐滿了同學，童子軍已站好崗位維持秩序。台上佈滿了鮮花，一塊長方紅布上寫着「化雨小學第四屆同學畢業典禮大會」幾個白粉字，橫懸在台前。台下各級同學們都按指定的坐位坐下了。

不一會兒，老校長，田先生，如其他各級先生們都陸續走上台，那三十幾名畢業同學一個個都穿着嶄新的童軍裝，也跟隨站立在台上的一邊。司儀人喊聲「開會」，銅樂隊就奏起樂來，全體肅立，唱國歌，行禮以後，老校長就走到台上，報告說：

「今天是六下同學畢業的日子，也就是本校從開辦以來第四屆同學畢業的日子，今天我實在很興奮。沒想到抗戰六年當中——我們已有四班同學畢業，並且大部份畢業同學都能升學，據調查，他們的成績都不差，我尤其引為榮幸。不過……」

老校長說到「不過」兩字以後，聲音有點沙啞，好像很難過的樣子，他繼續談下去。

「不過，因為物價高漲，一般人的生活困苦，在學校方面，則形成設備差，教員疏

動性太大，使同學們不能夠好好讀書；學生方面，家長負擔過重，營養不良。再加上家庭生活不能和學校生活打成一片，師長和家長一星點的不合理的動作就會影響同學們沾染不良的習慣。所以我很覺得疚心，不能使你們接受理想的教育學課和生活，在一個理想的學校環境裏。

「今天，你們這三十七個小青年，完成了學業一階段，馬上就踏進另一個教育環境裏，將接受較深的學課。孩子們！你們在艱苦中生長，你們也必定在艱苦中長成。不要忘記這幾年的顛連沛苦，父母給你們的幫助，學校給你們的教育，國家給你們的希望。咬緊牙關，露着歡欣的笑靨，迎接祖國勝利的明天吧。」

老校長說完以後，就依名次頒發文憑。他對每個畢業同學似乎都親擊得割捨不開，他一會兒摸摸他們的頭髮，一會兒又摸摸他們的手。三十七個同學，依次接了文憑，依次對着他行了禮。然後他們走下台來，坐在最前排的椅子上。

接着田先生和各師長致詞，末後是畢業班代表致答詞，這位代表既不是考第一名的，又不是級長，據說因為他已經考取了幼年空軍，大家纔推選他的。

他的答詞大概是事前準備好了的，說起來非常流利。但末尾說到他自己要進幼年空軍學校不能和同學們考普通中學時，他又是歡欣，又是悵惘。

這時候，台上同學們就歡呼起來——

「我們都要飛到天空去！」

老校長乘這機會又對同學解釋了一番建設空軍的重要，勸勉同學們認清這空軍時代，鼓勵大家效法畢業同學將來飛上天空去！

這位同學對我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跟着由老校長檢討了一回一學期各級的成績，他囑咐我們乘暑假的長時間每個人要把吃力的功課補習補習，要注意體魄的鍛鍊，要幫助父母做事，要常常接近大自然。

我們又到操場裏唱了末次的降旗歌，纔散會。當我們走出校門時，老校長在門口好像迎送賓客似的，向我們招着手，說：

「孩子們！再見吧！好好利用這個長時間求進步哪！」

## 散學日家庭晚會

散學日是星期六，爸爸從城裏回來，我們照例在週末的夜間開一次家庭晚會，今天湊巧又放假了，我們準備玩得更高興些，於是又把王麗和鄰居家幾個同學都請來。大大小小一共有十個人。

我們議決今天的節目有唱歌、講故事、朗誦、跳舞和化裝表演小歌劇。一切節目由姐姐任指導，其餘的人除演員以外每人擔任一種事務。哥哥個子高，就挑了司幕的工作，弟弟喜歡有權位，他願意檢票，有人願意管燈光，有人願意管道具。一一分配好了。我們並決定露天舉行，把院中心做我們的劇場，用兩盞菜油燈套上一只紅綠紙筒做燈光，用牀單做幕，用兩根竹竿把幕撐起來。院裏擺下了幾條長板櫬，做我們前台。

七月的四川，天已經很熱了，夜晚大家爭着在院中心納涼。左鄰右舍的人到聽說我們要表演什麼，陸陸續續都拿着把蒲扇到我們的院子來，居然到了三十幾個人。弟弟把我們預備好的票子，每人送給他們一張，做爲入場證。

不一會兒，我們把燈點起，紅綠光照在滿天星斗的庭院，射穿梧桐樹葉越法顯得湛

笛一吹，晚會開始，我被推舉做臨時主席，領導着大家唱國歌，行禮。起初那些鄰居們見我們唱歌行禮都掩着嘴嘖嘖笑笑，後來見我們很嚴肅地進行儀式，慢慢就不笑了，他們都恭恭敬敬地站起來，隨着我們唱歌行禮。

我簡單報告了一點意思，說明家庭晚會的有趣，盼望大家提倡，又把今天的節目報告了一下。

再一聲叫笛，幕徐徐拉開了。

先是大合唱「呂梁禮讚」。後是弟弟獨唱「軍民合作」，再是王麗和我的「蝴蝶舞」。都引起大家的鼓掌。

接着每人又講了一個使人發笑的故事。

在朗誦的節目當中，我們採取了兩種方式，一種是看着書本的朗誦，一種是不要書本有表情的朗誦，用口琴伴奏。在我們的鄰居們聽來都是很新鮮的玩意兒。我們先挑選了一首極哀婉的詩，由一位對於詩有興趣的一位同學來担任朗誦，又挑選一首雄壯的長歌由哥哥一面表演，一面朗誦。他們倆都引起了觀衆的共鳴。大家當他們朗誦完了，不覺地鼓掌。不住地稱讚。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盡情歌唱……」

歌唱完了以後，暮徐徐啓開，是一個曠野的佈景，有一羣小孩披着黑衣作羊狀，爬伏在草地上，嘩嘩地叫着，旁邊有一個面目枯槁的牧童，坐在石階上望着羊嘆氣。這時候，微風拂着，月亮從東方升起，另有一羣活潑天真的男女孩子們，披着粉白色綉紗像儂子一般一邊舞着，一邊唱——

早放牛，晚放羊，

從早放到月東上，

放牛放羊淚汪汪，

主人快樂牧童傷。

牛羊長大了，

牧童餓斷腸，

東風吹過西風涼，

小小的年紀沒爹娘。

就是有爹娘，

又能怎麼樣，

五年大水十年旱，

七年兵災失家鄉。

這時候，一個兇惡的主人上台，他拿着鞭子，怒打牧童，牧童哭泣着狼狽逃走。主人趕着羊回家。

於是又一片歌聲——

早放羊，晚放羊，

從春到夏四季忙，

羊兒長大了，

牧童離收場。

隨後，在舞台上的二角一家人正大吃大喝，讚揚羊肉的香味時，另一角落裏則見那牧童瑟縮地倒臥在路旁，結果凍臥而死。此時一片歌聲哀婉地盪漾在冬日陽光下。牧童死後臘白的臉在微弱慘淡的黃色光下閃爍。

主人買肉客人嚐，

都說肉肥湯也香。

牧童年老了，

凍臥死道傍，

前人吃過牛羊肉，

牧童死骨照日光。

這羣歌唱的孩子圍繞死去的牧童跳來跳去，表顯着有無限哀淒，又重複地唱着「早放羊，晚放羊……」後來再唱到「牧童死骨照日光」，幕急落下。

院內的觀衆，有多半人被哀婉的歌聲感動得流淚了。

我們又合唱了一只「義勇軍進行曲」散會。

會後我們請爸爸批評，他說我們的節目雖然淺白，但歌唱跳舞，朗誦都很成功。尤其是其在工作意義上，大家派到什麼腳色就做什麼腳色，沒有推諉搗檢，發小性子的。這在一個小團體裏很難得。再大家表演得都很勇敢，沒有一個人顯得羞羞慚慚。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勇敢負責，盡職。都是青年人最需要的精神。

## 少年號長 (週末故事之三)

民國三十年的臘月天，朔風正從長江，洞庭湖向南吹襲着。一陣雨，一陣雪，陰霾的天，濃重的雲，整個湘北捲入風、雨、雪交織的寒流中。太平洋上的波濤也慘淡無光，菲律賓羣島的巴丹半島上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的美軍，因敵人的兇焰和自己準備不充足不得不暫時撤退。整個太平洋上瀰漫着失望悲憤和敵人的猖獗恐怖。

這時候敵人發動了第三次攻打長沙的戰爭。

敵人的目的不外乎牽制我策應各友邦作戰部隊的行動。妄想消耗我野戰軍，破壞我軍的反攻準備。炫耀它的力量在發動南侵以後仍舊能繼續向我發動攻勢。藉資報復並可掩飾第一二兩次長沙會戰的敗績。鎮壓反戰份子，振奮它本國的人心。

總之，這次仗我們敗不得。我們若敗了，不僅影響我們自己的安危，而對於美英友邦在太平洋戰事的進行是有不可想像的影響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拂曉前，新牆河畔就開始了前哨戰，敵兵一營分隊強渡新牆河，我守備部隊給敵人以相當損害後就向側翼轉移，誘敵深入。二十五日敵兵增到三萬分三

踏攻渡汨羅江，到三十一日，敵兵陸續增加到十餘萬人，分四路向南猛犯，企圖一鼓而下長沙。因為我們已按預定計劃，誘敵入彀，要實行殲滅戰，敵兵在三十二年的元旦就從從容容竄到長沙外圍撈到河瀏陽河中間地區，開始進犯城郊。

三日午前，敵兵第四十師團主力轉移西犯長沙南郊，並猛向瀏陽門，小吳門衝鋒兩次，向經武門衝鋒三次，敵我死傷都非常慘重，死屍纍纍，堆集如山，砲火的聲音，震天動地。城裏的房子被敵機投彈，到處冒着烟火。毒氣毒死的人和獸交叉着躺在同一塊地上。

這時候第十軍屬下的第三十團奉命把守妙高峯前面的修械所，這是一塊高地，最重耍的一個據點。從高崗上可以望見湘江，俯瞰長沙全城，崗下一片大平原，週圍被山谷叢林遠遠掩蔽着。假使這個地方不守，敵兵就可以居高臨下，穩掌全局，不但可以幫助各團的敵兵進城，而且可能地，利用這個據點擊破我們的外圍作戰野戰軍。所以長沙城的安危和這次會戰的勝負，到末尾，修械所的爭奪戰實際成了決定全局的振扭。

這一團官兵們把修械所高地用土袋佈成了半里長五尺高的掩蔽部，一營人駐在高地的兩側，一營人駐在高崗上。兩側的一營都是久經戰場的老兵，高崗上的一營則多半是

入伍未久的新兵。他這種配置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敵人若進攻這個據點，如果是分路來

我們就可以分路截擊，若是一路來則可以包抄合擊，而且把新兵佈置在高崗上更明瞭地形的優勢補助他們作戰的勇氣。

「弟兄們！我們奉命死守這個據點，敵人要來攻打，我們誰也不許後退一步！不成功則成仁！我也是一千五百人立下遺囑的三個啊！長沙城的命運在此一舉了！」團長葛先才已得到敵人進攻這塊高地的報告，他激昂地對全團弟兄們說。

這是三日早晨的事。敵人攻打小吳門，瀏陽門，經城門不下。在將晌午時候，就轉移兵力來搶佔這塊高地。

團長立在高崗上，砲火聲槍聲連成一片，幾乎震聾他的耳朵，城裏城外因敵人濫炸引起的煙火吐着長舌，在天空構成遮天的黑幕，他不住地嘆息着敵人的殘暴猖獗，忽然窺見在甯壁路邊的地方，有大隊敵兵以散兵線的陣容向自己的據點包圍而來。

「鬼子真圓來了！」他又興奮又驚訝地拿着望遠鏡向遠方遠望。

「團長！鬼子是向我們來了嗎？」一位時常跟隨着團長的少年號長站在團長背後，也望着遠處，悄悄地問。

「小同志！準備吧！」團長一壁警戒着前面敵人的前進，一壁以沈重的聲音提醒傳達命令的號長。

「報告團長！我已經準備多時了。」  
「那幾位號兵弟兄都配備好了嗎？」  
「都分配好了，四個弟兄都在崗下。」  
說着說着，敵人已爬伏在地上開始射擊了。達達達的機槍聲已從二里路外響起  
來。

「報告團長，還不吹射擊號嗎？」少年號長已經有點焦燥了。

「不！等一等！我們要節省子彈。」團長的眼還一直在盯着遠遠的敵人。

敵兵見射擊以後，沒有回響，於是想要從地下爬俯起來前進，他們攜起了槍，剛剛  
弓起身來，被團長站在高崗上很清楚地瞥見了，他把握住這一刻那的時機，立刻用他那  
遏制不住的激情聲音，發出「射擊」的命令，少年號長緊緊跟着奏起「射擊」的清脆動人的號  
音，崗下的四只號也一齊響應起來。

隨着，槍彈如飛矢，像密雨一般地射落在敵兵的陣線上，敵兵剛剛要爬起來，遂被  
迫又伏下。

團長和少年號長在緊張之後都展開了笑容。

可是不到兩分鐘工夫，敵兵更換了一個策略，他們全體爬伏着前進，像縮着頭的烏

鳥一樣，蠕蠕地匍匐上前。

這時，在遠望處，又有一大隊敵兵增援上來，眼看這個高地已被敵人層層包圍了。

團長剛纔那堆滿了微笑的眼，又漸漸被愁眉鎖起。

電話鈴突然響了。

從電話裏，團長接到師長的命令，說：『必須堅守這個據點，只要再能支持三小時，我們反包圍的外線大軍就可以形成，只要三小時就夠了。告訴弟兄們是沙安危繫在他們身上。』

師長的口吻在命令中有鼓勵。團長放下聽筒，對少年號長說：

『小同志！你剛纔聽見了沒有？只要我們再支持三小時！』他興奮地。

『報告團長！請你放心，我就是死了，也不會吹退却號的！』少年號長慷慨激昂地回答。

『好！小同志！萬一我不能指揮時，你別忘記剛纔的諾言！』

團長跟着向他「啪」一個敬禮。

少年號長見團長突然改了平素那副嚴厲的命令語氣，很柔和地諄囑他，倒使他激憤的心不平安起來，他不明白爲什麼團長會說出這種不幸的話，但他再看一看團長的一

副嚴肅緊張含着無限悲憤的雙眼，絕不是膽怯的表態，他恍然悟到團長是抱定決心了。

這時，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緊，越進越近，敵人機關槍的連珠彈輪成扇形噼噼射來，而幾架俯衝轟炸機在天空中忽上忽下，它的聲音像鬼哭狼號一般的令人厭惡，炸彈投落下來引起的煙塵幾乎也把自己的陣容迷混不清，眼巴巴看着山崗下的左右兩翼的陣地全被炸彈和炮火燬壞，壕溝裏的弟兄們失去了掩蔽憑藉，全裸現在外面了。

團長看着這種情勢，他立刻叫號長發出迎擊的命令。號音一響，那五百名精壯老練的弟兄們一躍而跳過被燬的工事，齊聲吶喊衝鋒過去。崗上的連營弟兄們也加緊地施放機關槍響應助戰，高射機關槍也瞄準敵機不住地攻打。

那兇刁狡的敵兵見我們的弟兄衝鋒過去，他們的前隊就匍匐在地下，專讓那後援部隊迎頭向我們的衝鋒部隊掃射，我們的弟兄們也就趕快匍匐下，携着那長土好的刺刀的鎗，毫不畏怯，急速地，向前爬進，他們那股勇猛直前的勁，簡直是氣吞山河，恨不得把當前的敵人生喫活嚥下去纔解氣。

團長和少年號長目不停睛很清楚地注視着弟兄們一尺一寸的前進。結果他們幾次相見，肉搏起來了，於是震天動地的「殺」聲連機關槍都發狂在，我們的弟兄奮勇地擲門

眼看着鬼子兵一個隨一個跟蹤地仆倒在地。

團長在崗上，看得目眦髮指，用全身力量在揮動着指揮刀。少年號長翹着號筒吹着「達達的……達達的……的的的」的衝鋒號，既清脆，又響亮。助戰的機關槍朝着敵兵的後援隊，瞄準了尺度，不斷地掃射着。

電話機又的零零地響了，仍是師長的電話。但槍聲和炮火的巨大震響阻礙得聽不清對方說些什麼，只模糊地有一種聲音送入團長的耳鼓——

「再守兩小時！」其餘的什麼也聽不清了。

兩小時在一個緊急的戰爭關頭是多麼一個悠長的時間。

「報告師長，就是用百小時我也要守！」團長張大了喉嚨回答。少年號長仍不停歇望着肉搏的陣線，吹着那緊張興奮勇猛，清悅動人的衝鋒號。

地上已躺滿了敵我兵士的屍體，血漬匯成一條一條的小渠，交錯地在屍體下面縱橫流溢。敵人攻打瀏陽門小吳門一帶的砲聲像幾十面破鼓捶擊着，連續不斷地發出隆隆的聲音。

衝鋒的一營人不死傷的幾乎可以數清了。而敵人第三批援軍又從遠處蠢湧而來。

「小同志！時機到了，本團營連長都在崗下，生死不明，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我要帶領崗上的一部份勇敢的弟兄們去援救。你別忘記剛纔你的諾言！保重，小同志！」

團長說完後就帶領兩排較有訓練的弟兄一溜烟衝下崗去。

少年號長聽一聽坡下的號音，僅有兩只號還有渾濁的微弱音響，其餘兩只連同人都完成了它的最後任務，消逝在血光槍影中，無聲息地消逝在人們沉痛的記憶中了。

少年號長凝視着團長率領着弟兄的殺路，他全身的氣力血管都集中在——「達達的……達達的……」的吹奏，使號音越法洪亮雄壯了。額邊的汗珠和眼睛裏的血淚，潑潑地一齊滴在他那握着號筒的右手上。他用左手棉襖袖拭一把淚，擦一把汗。他的兩腮鼓成兩只疔瘡。

坡下的殘兵看見援軍衝下來救援，於是歡騰，吶喊起來，他們揣起鎗來又先衝過去，和敵人的第二隊援軍遭遇。團長率領的一隊兵真像天兵神將從空下降，一直撲向敵人的陣線。這時候沒有槍聲，沒有炮聲，也沒有軋軋的飛機聲，只有「殺」呀「殺」呀的呼喊和催促前進的號音，悲壯地瀰漫在原野。

敵人第二枝援軍果然因抵擋不住我方的銳鋒稍稍後撤了。但坡下的號筒只剩下一縷單調的微弱得幾乎辨不清是什麼號令了。

少年號，站在高崗上，遠遠望見團長指揮這僅僅兩排弟兄把敵人一個聯隊擊敗了。他的淚眼裏發出微笑，額上涔涔的汗也漸漸疏化，他放下號筒，拭了拭臉，對敵方的弟兄們望望大家向他笑一笑，一個山東口音的下士說：

「號長老鄉！瓷器不叫瓷器，好傢伙，剛纔你那股勁兒，俺還怕你把號筒吹崩了呢。」

「這算什麼，你看俺團長剛纔拿着指揮刀從坡上衝下的時候，不像白馬鞍前斬顏良誅文醜的關老爺嗎？」少年號長是聽人講過三國演義的。

「關老爺使的是青龍偃月刀哩。俺團長使的是戰利品的東洋刀哇！」下士說。

「哈！哈！哈！」大家都笑了。

他們這一剎那的搭訕真覺得有無窮的愉快。

敵人經整頓一下隊形之後，加上那第三批援軍在一起，捲土重來。起初雙方用槍互相射擊，漸後，雙方的兵士都停止放槍，仍舊肉搏，我們的弟兄們真是一個抵當十個，敵兵來一個倒下一個，來兩個倒下一對。這時，槍聲，炮聲連那只微弱的號音，悲壯的「殺」聲，一概都聽不見了，只有辟剝辟剝的槍刺互相擊撞的音響。刺刀的尖和染污了的血影在太陽下閃爍。地上橫斜豎臥的疊疊屍體，如同拉摧了零亂的枯木，東一堆，西

一排地長壓着。

經過十分鐘的激烈搏鬥，敵兵第二次果然又後撤。可是我們的兩排人也僅剩一排了。

團長好像並沒有覺察到自己的兵力單薄，他仍在陣地上穿梭地指揮整頓陣容。

「他不是殺呆了頭腦，怎會忘記崗上還有弟兄，爲什麼他連一次也沒有向後望過啊！」少年號長的腦海裏頓時積滿了零亂的念頭。

「同志們！咱們還有多少傢伙呀？」他問。

「機關槍子彈早已光了。看嗎？每人身上就剩下這二三十粒子彈和兩只手榴彈了。」

「同志們！團長帶領一排弟兄們在前邊和鬼子們拚，眼看就犧牲完了，俺們就瞪着眼睛看着嗎？」

「唔！」

這時，突然聽見一陣排槍「達達……」響了。

敵人第三次來進攻。這次敵人似乎覺察了戰術須要修正，於是他集中使用兵力，三路兵都向着正面攻擊。

首的是敵人第三師團的中佐聯隊長，他也拿起指揮刀前進。這時候，團長領的一排弟兄們隱伏在田埂灌木後，像提野雀似的，悄悄地一槍也不施放。實在他們所剩的子彈也極有限了。

敵人見我們的弟兄們連槍也不敢施放。看看崗上的營地，機關鎗早已變成啞吧，土布袋掩蔽部後面也僅有一只號筒在陽光中顯出牠孤獨的影子。

這種淒涼景况助成敵人的驕傲。敵聯隊長手裏於是掌起了一面白旗，大踏步領着兵士們衝向前來。嘴裏說着生硬的招降的呼號，這簡直是一種侮辱。

團長等他們進到射程以內，就叫弟兄們瞄準射擊起來。敵聯隊長見我們的弟兄們突然射擊，遂憤怒地不顧危險衝過來，和我們的守勢部隊又開始衝殺。這是緊急關頭，不殺退敵人，就要被敵人殺死。

團長和他的幾十個弟兄們把最後的一只手榴彈也拋出去了。把最後的幾粒子彈也施放了。他們緊接着又跟敵人肉搏，前面倒下了，後面趕上去，牙，拳都變成了殺人的武器。

電話鈴第三次響了。

少年號長正在吹着助戰號，顧不得聽，他把聽筒拿下來向地上一摔。師長在耳機裏

只聽見——

「達達的……達達的……的的的……」他狠勁地說「再支持半小時……」然而回答的只是清脆雄壯的號聲和一片衝殺聲。

在凝視中，少年號長忽然一怔，他的面部上充滿了驚愕與悲憤。於是他大吼着……「同志們！團長爲我們犧牲了，我們還困守在這裏幹嗎？不革命的同志們，跟我來！」

這時攻打長沙城的敵方炮火已是疏疏落落的聲音，漸漸地快聽不見了。

當少年號長振臂一呼，領導着那半營入伍未久的弟兄們如朝水一般地湧下山崗去的時候，敵人的機槍突然對準掃射，阻止前進，這班沒有實際作戰經驗的弟兄們被槍彈威脅得胆怯竟不敢前進了，少年號長目睹這種危急的情況，就握起號筒——

「達達的……達達的……的的的」吹起衝鋒號。這次聲音分外的高昂雄壯，弟兄們聽見號音，一躍而爬起來，在槍雨中殺過去。

但距敵人的陣線不及四百碼時，颼的一個槍子衝號長打過來，少年號長眨了眨眼，窩查一下，「他媽的！把筒身打了一個眼珠大的洞」，他一邊罵着，一邊連忙掏出一塊手帕把洞口包紮住，繼續吹——

聽的一下糖彈  
把筒身打  
了个眼珠  
大的圓

子怪畫



「達達的……達達的……的的的……」這種聲音反而格外的響亮了。

他一面吹，一面向前急馳。

經過半小時的激戰，敵兵始終不得進展。

山崗上的電話鈴四次響的時候，我們反包圍的大軍已進抵長沙近郊，敵兵全線潰退。這一隅的敵人前進不能，後退無路，遂紛亂曳槍逃竄起來。

火燒着叢林，野馬和屍體。綠柏枝上的雪花滴滴化爲水，屍骨烤焦了的臭煙障蔽了天，黃昏的紅霞跟火光連成一片。

而在這勝利決定了一瞬間前，清脆的號音戛然不響了。少年號長隨着英雄的團長也倒在地下。

一個月後，被新入伍的弟兄們搶救送到軍醫院裏養傷的葛團長已經傷好要出院了，他拖着各界來慰勞他的罐頭，糖盒，用品和一張戰區長官剛剛頒發下來的獎狀，他愉快地要走出這間敞大容滿了傷兵的病房。他剛剛要踏出病房門檻時，只聽見一種微弱的呼聲——

「團長！團長！」

他愣住一聽，聲音是從靠近門邊牀位發出來的。聲音雖低微，但極其熟悉，他走向前去一看，竟使他馬上叫起來：

「啊！是你！號長！你也受了傷嗎？我正要出院就去尋找你哩。」

少年號長，把作戰和受傷經過給團長訴說了一遍之後，團長說：「我雖然受了傷，但一切情形都看得很清楚，自己被搶救下來的時候，還聽見號長仍在衝吹鋒號呢。」

團長遂用手揭開蒙蓋他全身的白色被套，只看見石膏和夾板把他的右胳膊崩緊地束着。

團長看見了，心裏非常感觸，他那從來不大掉的眼淚不禁簌簌地落下，一直滴在號長蓋的被套上。然後他把手裏抱的慰勞品和那張獎狀，脫了軍帽，恭恭敬敬地送給號長收留。

他說：「號長！這都是你的榮譽。」  
半響沈寞。

「……」號長眼裏盈着淚花，但沒有說一句話。

「好好養病，傷好了，趕快歸隊，不過……」團長徐徐地安慰他。

「不過什麼？團長！難道說我這隻右胳膊廢了，就不能吹號了嗎？還有這隻左胳膊

長成的苗圃園中新

！  
呢？並不知道我能在右開弓啊！滋長！你記着，病好後，我的左手也是不耽退卻號的呀

## 暑期課程表

我們每人費了半小時給自己訂了一張課程表，做爲我們暑假作業和各種活動的指針。

弟弟的一張最有趣，他這樣寫着：

「六時起牀，洗漱畢，松林打鳥，唱歌。八時早飯後，演算術五題，寫小字四行，大字兩篇，讀國語常識一小時。十二時午飯。飯後帶花貓，黑子（小狗名），彈珠兒半小時，看畫報半小時，帶花貓，黑子去松林捉虫豸，帶來板寫生，肚皮餓了向媽媽要東西吃。晚飯前，洗澡換衣服，飯後，和哥哥姐姐在院中心做遊戲。我要睡覺了。做甚麼夢我不記得。」

姐姐的一張是這樣寫的：

「六——八起牀洗漱，清潔室內。八時早膳。八時半——九時半算術。九時半——十時半地理，歷史。十時半——十一時半國文。十一時半——十二時幫媽媽做飯。下午一——三時暑假作業（大小字），圖畫。三——四時半報讀英文。」

四——五時洗衣服沐浴。五——六時幫做晚飯。七時半飯畢。七——八時吹口琴。八——九時教傭人讀書，十時就寢。附註：二四六作業改縫紉。

哥哥的一張，分一三五，二四六兩種不同課程：

一三五日

上午六——八英文。九——十算術。十一——十二國文。

下午一——二大楷。二——三史地讀報。四——六看小說

夜晚七——八下棋。八——九作業。

二四六日

上午同一三五。

下午一——三讀世界文學名著。四——五讀報。餘時運動。

夜晚同一三五。

我的一張是：

晨起：松林練習音階並歌唱。早飯後：演算術，暑假作業（大小字），讀國語，少年文庫。下午：圖畫、手工、清潔沐浴、打球、踢毽、跳房子。夜晚：唱歌、跳舞。星期六下午休息。星期日全日休息，但上午可到禮拜堂聽講，跟爸爸訪親友。

爸爸看了這四張課程表，笑着對我們說：

「這四張表代表着你們不同的年齡和興趣。」他指着弟弟說：「你愛生物愛自然，把花貓、黑牛、松林、鳥、虫豸都列入，實在不錯。你喜歡寫生，也值得誇獎。」肚皮餓了向媽媽要東西吃」，如果時間是指的下午四時左右也應該。因為照生理需要，你們那時是有點餓了。以後每天這時候給你們預備點東西喫就是了。希望你天天夜晚做快快的夢。」爸爸說完，又指着姐姐說：

「你大了，應該幫助媽媽整理家務的確應該，並且每天晨起後到早飯前時間很短促，自無妨幫着清潔清潔屋子。飯前飯後下廚房，不但合乎有事大家忙的意義，並且自己親手做的食物，喫着特別香，可以增加喫時的愉快。在你們十三四歲的孩子時，報紙已成必不可缺少的讀物了，所以你能加上天天讀報的課程是很好的。晚上教傭人讀書正是你們書本上指示你們掃除文盲的實踐。你有此志願實在令我喜歡。」

「哥哥把中學三門主要功課國、英、算、列在上午自然很好，不過切不可只把這三門功課看重而不顧其他，史、地、理、化、生物、植物、礦物、公民都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部門，中學時代只能把一切學得其基礎，不可偏廢。十四五歲的孩子喜歡看武俠怪誕小說是常情，不過在今天這科學昌明時代，這種小說是有害而無一益的，所以不

可看。下午，黃昏時分更不可在微陽光下看書，免練習近視眼，你的眼不是已沾近視邊了嗎？一個人有一雙近視眼是多麼不幸哪。何況你有志學習軍事，軍事部門無論海陸空都不是一個害了近視眼的人所能插足的，趕快妨止吧。

『讀世界文學名著是很需要的，但是也不可囫圇吞棗地只記故事，而不去細細咀嚼故事的涵意，時代背景；甚至於忽略其人物描寫，文章技巧，篇章結構。更重要的，不可因為嗜讀文學書妨礙你的一般課程，因為現在還不到你求專門學問的時期呀。』哥哥的確是酷愛着文學，對於其他學課時常忽略，所以爸爸這樣警告他。

現在輪到批評我的課程表了，我心裏惴惴不安起來。爸爸說：

『穆珍！看了你的課程表，知道你缺少時間觀念，在暑假中還是想貪玩，是不是？』

『爸爸和善地笑着。然後他又繼續說下去：』

『上次我會諄諄囑咐你多用點功，你偏不聽！』爸爸似乎有點氣了，『古人惜寸陰，惜分陰，今天講求不浪費時間，你想，人生多麼短促，時間是多麼寶貴，所以你以後要有時間觀念，時間是一切前進的因素啊！可是話又說回來，好多人是習慣於浪費時間的，假如你真正能注意讀半天書也不為少，你能不能呢？』爸爸總是饒恕我。

我羞怯地答：

「唔！我一定聽爸的話。」

接着他轉變爲笑，很興奮地說：

「你這孩子雖不用功，到底還聰明，別人沒把星期天列入，獨你把星期天的工作寫出來了，並且所列的兩件事都很有意義。我常對你們說：『我們雖然是一個受了宗教洗禮的家庭，但我們絕不走上迷信的路。我們可以不行宗教儀式，但我們不可沒有宗教的嚴肅熱誠。我們要認識真理，服從真理，畏懼真理。我們不可只消極地做一個虔誠的教徒而已，必須積極地發揮宗教的精神，施用於各種事業。』你常常被媽媽的跪禱感動得流淚，而你不願意舉行儀式，這種行動，毋寧在我的宗教觀念上是被讚許的。這次你自動地提出來去禮拜堂我也很贊同。忙亂一週，到禮拜堂得短時間的安靜非常必要。」

「星期天訪問親友實在也是人生最快樂事之一。在平常日子，除非特別約會，親友很難聚首談天。趁一個假期大家見見面，不但可以融和感情，更可使彼此互相明瞭生活狀況，進而至於互助。而且藉拜會親友的機會，可使自己增加許多禮貌，智能，社會常識。」

爸爸一一批評完了，末後，他總結說：

「你們每年做訂一張課程表，別家學生們也和你們一樣訂好課程表，但多數人實

行兩三天或至多一星期以後就不遵守了，結果這農課表貼在牆上沾染上一層厚厚塵土，變成表面文章了。我不希望你們再蹈這個覆轍。」

「記着！有恆永遠是成功之母！」

## 媽媽的生日

『穆珍哪！明天是你媽媽的生日，你知道嗎？』爸爸昨天晚上突然向我發問。

『唔！我們不但知道，並且把贈給媽媽的禮品已經預備好了。』我答。

爸爸聽說了，就對我笑一笑，也沒有再問下去，就出門去了。

這兩天我和哥哥、姐姐、弟弟，關於怎樣慶祝媽媽的壽辰的事，商量了幾次，我們擬定了一個原則：既不要浪費錢，而又使媽媽能得到心靈上的愉快。於是我們決定以我們四人去年的歷歲錢的一部份來購買一些糖菓糕點之類的東西，舉行一個家庭慶祝會。并決定這一天的全天的飯食都由我們四人分任烹調。從生火燒買菜起到洗碗，完全由我們擔任，不需要媽媽動一下手，甚至於傭人也不要她幫忙。這樣可使媽媽安安靜靜地休息一天，嚐一嚐她的兒女們親手做的飯。午飯後再舉行一個慶祝會，把我們每人置備的一點禮物呈獻給媽媽。

今天，天不亮我們就起牀。哥哥和姐姐先去市上買菜，我和弟弟在家裏生火爐，等我到燒好滾滾水，哥哥姐姐也買菜回來了。

按照家鄉習慣，這一天的早晨，壽星要吃幾枚雞蛋，午飯要吃壽糕和壽麵的，我們對媽媽的壽辰，一切按照習慣進行，所不同的，我們不像一般人家的鋪張，只把應該預備的食物稍稍加以點綴，我們所希望的是以我們的一點孝心，使媽媽得一點安慰。

媽媽吃過了雞蛋，我們就開始做午飯。姐姐對於廚房裏的事最熟悉，我們舉她擔任總廚司，負責炒菜煮麵。我和哥哥擔任洗砌。弟弟年小，擔任搨火，打雜。我們這種分工合作的辦法，完全合乎各獻所長，各盡其力的原則。姐姐平素就很會烹調，在我和哥哥手忙腳亂，不知先弄什麼後弄什麼的時候，她指揮着我們那樣先，那樣後，那樣菜砌長，那樣菜砌短，我們都聽她的吩咐，果然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條了。

媽媽和傭人起初都抱着不信任態度在廚房門口，微笑着張望着我們，幾次要來幫忙都被我們拒絕了。後來見我們已經把一盤的菜炒好，事事還能夠有條不紊，她們纔放心，退回房裏去了。

當我們把一盤盤的菜端到桌子上的時候，媽媽和爸爸都抿着嘴笑了。尤其是媽媽平素除病倒在床上從來得不到半天的安閒，今天藉生上的機會，使她的身心有一天的休息，她那久經辛勞後在額前生長的皺紋也得到片刻的舒展。

她因為照顧我們弟兄姊妹四人，整日心力交瘁，疲倦不堪，再加上物價高，爸爸收

入少，生活日見艱苦，情緒容易惡劣，本來媽媽是一位極溫和慈祥的人，近年來則因為這些原因，影響得性格改變，脾氣常常顯得急躁。可是今天她又恢復了舊日的溫柔慈愛，對於我們顯得特別憐惜了。她見我們有次序地擺桌椅端茶，像有無限的感觸，她的眼窩裏凝織着淚與愛的微笑連忙招呼我們：

『你們趕快坐下來一同喫吧！』

當我們四人必恭必敬地站立一排向她拜禮時，媽媽用手拉住我們，眼淚汪汪地流下來，她哽咽得說不出一句話。

爸爸乘勢就勸阻說：

『你們也不用拜了。你們的工作已經表示了敬意。』

過了一會兒，媽媽破涕為笑，說：

『你們這幾個小東西，整天價使我生氣，今天纔使我覺得滿意了。』於是我們很快樂地喫了一頓飯。媽媽和爸爸都稱讚姐姐的手藝不錯，各種菜都很有味道。姐姐也謙遜不復地說：這頓飯大家都有功勞，採買，洗砌，甚至於搗火的小弟弟都有份，因為一個人若不盡力，這頓飯就不是這樣。

這頓飯恐怕是我們全家今年第一次喫得最愉快。

飯後，我們收拾完桌椅，洗滌了盤碗筷具，我就就擺列慶祝生日的東西。爲了好奇心，我們的節目都不預先宣佈，也不徵求爸爸媽媽的同意，只求爸爸媽媽每人也參加一個節目，至於做什麼也不必預先告訴我們。

一切都準備好了。傭人也坐在一塊兒。我們今天特別舉出小弟弟來任慶祝會的主席。

大家一陣鼓掌，小弟弟便很自然地站起來，說：

「今天是媽媽三十六歲的生日，我們當兒女的爲媽媽舉行一個家庭慶祝會，表達一點爲兒女的孝心，並且祝媽媽身體健康。」

隨後他請爸爸講話，爸爸坐了坐我們，看了看媽媽，慢慢離開座位，不慌不忙地說：

「本來照中國的習慣，一個人若不是年過六十歲是不做壽的，而到現在仍有八九十歲的老人忌言祝壽，這都是根據中國的社會風俗，家庭經濟環境和個人意志而決定的。但無論古今中外，對於生日沒有不有一種特別感觸的，實在因爲「生」是人活一世的起源，一切活動的開始，沒有生就沒有自己。所以紀念生日不在大吹大鳴一頓，而要重視它的意義。」

爸爸又繼續說下去：

「你們爲媽媽紀念生日是應該的，正像弟弟所說『表達一點爲兒女的孝心』。媽媽今年纔三十六歲，照年齡還在壯年，身體應該結實，不過她受了先天孱弱女子的遺害，又生育了你們四個，再加上六七年來抗戰期間操勞艱苦的生活，使她的身體起法顯得衰弱了。鬢邊白髮，額前皺紋，一天比一天增多，牙齒隨動搖也大半脫落了。」

「然而，媽媽除了有時向你們發發脾氣以外，她從來沒有感覺自己的衰老，她有生的意志和生的希望。爲什麼？因爲有你們在。她受教育雖不多，可是有善良的本性，沒女性顯著的弱點，她能辨別善惡，識大體，尤其是她從來不自私自利，爲自己打算。」

「爸爸媽媽爲你們四個，把身體弄壞了，實際是衰老了，然而她甘心情願……」

爸爸說到這裏，似有無限感慨，媽媽也抑止不住感情的衝動，像泉水的湧流，火山的爆發，她的嚶嚶裏的聲音在發顫。

爸爸說到此地也不繼續說了。片刻以後，媽媽恢復了笑靨，對我們輕微地說：

「我們做一個廣告吧。」（這是我們家裏不常舉行的「一種節目」）

隨着我們圍繞着那張圓桌一同跪下，低下頭，默默地聽着媽媽的聲音。這時候，院外的樹影照進室內。只有樹上小雀唧喳唧喳地叫，和室內的鐘的達的達地響。她那祈求聲音中帶着人性的善良，和偉大的母性愛。她爲我們兄弟姊妹四人全家逐一祝禱。她

說出我們每個人的生長過程，祈求至真至高的神憐憫我們的愚昧和驕傲。

當媽媽在禱詞中提到自己時，心裏不免一驚悸，我們受不住她的言詞感動，眼窩都忍不住地湧流熱淚。

祈禱以後，我們各唱了一支歌，都是活潑愉快的調子，尤其是弟弟的滑稽小曲，引大家笑不可止。然後呈獻我們的禮物。

我們的禮物包含每人一件實用品，另外一件有紀念意義的東西，實用品當中有手帕、襪子、髮卡和領巾，紀念品有我生下兩月時和媽媽的一張放大像，有外祖父曾贈送給哥哥的一個金錢，有醫生送給姐姐的一只洗眼小盅，還有抗日將軍送給弟弟的一枝鋼質手槍模型。」

當我們把這些禮物，一件一件地送到媽媽的面前時，媽媽看了看，笑一笑，對我們說：

「好孩子們，這些應用的東西我都收下來了，其餘的還是各人保存起來吧！」

「不過，這幾件紀念品，今天拿給我，使我陡然增添了許多回憶。」媽媽不禁嘆息地說。

「譬如外祖父贈給哥哥的這個金錢，裏面就包含着許多沉痛的記憶：那是民國二十

二年，我們在外游蕩了六七年之後，回到家鄉去。我們在家裏住了幾天，就到你的外祖父母家，他們兩位老人家正為你的舅父出走陷入極淒楚的環境裏。當我領帶着你們兄妹幾人乍然到達他們的跟前時，他們歡喜得如同作夢，眼淚撲撲地掉。

「那時，我們姊妹倆都已出嫁，嫂嫂不賢慧，常年住在她的娘家。你外祖父母唯一的靠山便是你的舅舅。可是舅舅不辭而別，憤憤出走到東三省去了，幾年沒音信。你外祖父曾經瘋顛似地問你：「舅舅幾時回來？」你以預言家的口吻答：「不出一年！」外祖父認為小孩說的話有靈驗，所以欣然把這個金錢拿出來送給你。

「可是，至今你舅舅究竟在哪裏？還是在虛無漂渺間。而那兩位老人是凍死，是餓死？都不可測。

「孩子！趕快把金錢換成法幣寄給外祖父，寫封信安慰安慰他們吧。」  
媽媽隨後拿起姐姐的一只洗眼盅，玩弄了一會兒，又把它放在桌上，端詳了又端詳，然後向着姐姐說：

「多少年來我看見這只小盅了，你今天把它尋找出來要贈送給我，實在也很有用處，因為這幾天我的眼睛發澀，正需要用這麼一個東西來洗哩。」

「但是，今天我所想到的不是它的用途，而是這只小盅的主人。在哈爾濱的時候，

你不過兩三歲，年年春夏之交害眼疾，有一次特別厲害，兩只眼睛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經友人介紹在一個俄國眼科醫生處診看，這位醫生的姓氏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叫巴比洛夫斯基，一個六十幾歲的老人，虬形鬍鬚，碧藍眼珠，蒼白的髮，一口好中國話，他每天不知要看多少病人，而遇到貧寒沒錢的病者以後，不但不收他的診費，藥品也白送。所以在哈爾濱一提起巴比洛夫斯基醫生來，沒人不肅然起敬的。

『你的眼，經他悉心治療之下，不久便放光明了。他因為喜歡你，當你離開他的診所時，特地贈送你這只小盅，一來是作個紀念，二來也是藉它喚起你注意眼睛清潔。後來他忽然害了急性病去世了，消息一傳出，無論中外市民，沒有不惋惜的。出殯的那天，千萬中外人民都來執紼。我也曾抱着你參加那個偉大哀痛的行列。』

『這個紀念品保存十三年了。無論逃難搬家，我都不肯把它丟棄。好！今天晚上我就用它來洗洗眼吧。』

媽媽說後，頓然在我的眼前映出一位慈善醫生的面孔。

媽媽隨後又拿起我八個月時和母親拍照一張放大像片，這張像片底板已保存了十二年，因為包裝得法，所以從底板放大出來，還很清晰。這張像片上顯示我是一個嬰兒，又大又胖，媽媽的容貌也很年青，我們都穿着夏裝，是在上海北站照的。

媽媽看了半天，又瞧了瞧我，她好像乍夢初醒地說：

「呵！你現在已經這麼大了！」她閉上眼，好像回復到十二年前的情景裏。半晌以後，她把像片遞回我，說：

「好好把它貼在像夾內。把它放大很有意思。」

媽媽最後拿起弟弟的那只手槍模型來，問：

「這只槍是誰送給你的，孩子？」

「是一位抗日將軍送給的。」弟弟答。

「他送給你有什麼用意？」

「他說這只槍可以打敵人，打漢奸！」

「他是個模型怎能打呢？」

「我長大了，假使能得着真的一只槍，我一定聽從他的話。」

「你怎樣打？」

「我就這樣打！弟弟笑伸出手來，擎着槍把，向着窗外，說：

「媽媽聽！」

緊跟着院內靜靜地拍響起來。

原來弟弟買了一挂爆竹，剛纔他拉個人急急發出去，告訴諸人該包的氣令發放。大家聽着爆竹的聲音都大笑起來。竹籬內又映進梧桐樹葉的情影。

## 莫叫歷史遺棄

媽媽的生日過去以後，我們開始依照自己規定的課程表度我們的暑假生活。

我們每天都是準六點鐘起牀。晴天，我們就浴着晨曦鑽到松樹林裏去讀書，歌唱，一小時以後，再回家用早餐。在樹林裏我們看見許多種美麗顏色的山鳥，還有好多不知名的野蟲，每當我們歌唱的時候，牠們也一同叫起來。地下，樹梢，都浮盪着清脆嚶嚶的音樂。雖然是雨天，有時候我們也故意撐着傘去看一看白霧籠罩着的蒼鬱的叢林，看一看那寂寂無聲的虫鳥。我們深深體會到四時景色的不同，世間唯有自然最美麗呵。

我們的功課都能照課程進行，爸爸也很覺詫異。以爲我們必不能持久的事結果我們都持久下去了。

在這個期間，我們補充了許多活的知識，譬如國內戰況，歐戰和西南太平洋的戰爭情形，我們以先簡直是胡塗得很。先生從來也不和我們講，只是死釘幾本書唸。在哪裏打仗？誰和誰打仗？爲什麼打仗？雙方方面的力量怎樣？前途進展怎樣？我們是莫明其妙的。多承爸爸平常的指教，現在更進一步瞭解了它的詳情。

我們從地圖上找到卡薩布蘭卡，突尼斯，班加西，崩角，西雷里島，那布勒斯。瓜達康耐爾島，拉布爾，新不列顛島。斯摩稜斯克，史大林格勒，哈爾科夫，基輔。埃森，漢堡。這些地名在這次大戰中都是很重要的，但平常我們竟把它馬虎過去了。小弟弟聽說一個星星點的馬爾他小島在戰爭中貢獻很大，他把它的位置一指便找到了。

到現在我們纔知道我們國內分幾個戰區，每個戰區司令長官是誰，什麼人在歷次戰役中功勞最大，三次長沙會戰是怎樣打的，怎樣獲勝的？以及敵我相持的界線在哪裏？

爸爸又把現在國外各戰場上負軍事責任的官長，像艾森豪威爾，泰德，蒙哥馬利，巴頓，杜立特，麥克阿瑟，尼米茲，金氏，史迪威，蒙巴頓，奧欽勒克，朱可夫，提摩盛科，欽托，戴高樂，吉羅德，巴多哥里奧等將軍所負的責任和他們的小史，照片一一介紹給我們。

我們除了盟國四大領袖蔣主席，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史大林委員長以外，又熟悉了各國的外交人物，如宋子文，顧維鈞，赫爾，艾登，莫洛托夫等。

敵人方面的人物希特勒，東條，重光葵，里賓特洛夫，隆美爾，板垣，畑俊六等等壞傢伙的事也知道了一點。

什麼是「大西洋憲章」，「二十六國宣言」，「北非會議」，「莫斯科四國宣言」，「開羅

會議」，「德黑蘭會議」？我們都有了一個概念。

爸爸常常考問我們：「七七抗戰是哪一年？」「九一八又是哪一年？」「歐戰是哪年哪月？」「蘇德戰爭是哪年哪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哪一年哪一天？」

這些問題，我們都應對如流。

有一天，爸爸又問我們，當我們答覆以後，他感喟地說：

「你們現在能答覆出來很好，我知道現在全國高小和中學的學生大概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恐怕還不止，對於這類事漠不關心，等到過若干年以後，他讀到這段事實，一定儼然悔恨自己曾被歷史遺棄！」

爸爸說到此處，他的眼睛向上一掠，似有無限回憶，他說：

「第一次歐戰的時候，我剛剛在我們故鄉入小學。二十幾年前的鄉村小學其簡陋情形可想而知，但當時我們全校學生公用的一間教室的牆壁上，竟有一張破舊褪色的世界輿圖，至今我還能想像到那張地圖右角缺少一塊，邊緣上結滿了蜘蛛網，塵土封掩了那上面的山脈河流。當時我們雖知道那是張地圖，但因為不明瞭地圖的用處，所以大家都看做它是一張糊牆紙。

「有一天，我們的先生（現在他大概已經做了古人了）忽然叫學生們用寫毛筆字和

上邊的蛛網塵土拂去，他拿起鐵釵，指着那張地圖，告訴我們各國的位置。然後他指着歐洲一塊地圖說：「這裏正在打仗，協約國在圍攻德國。德國的兇鋒好不厲害！」這幾句簡單的提示，使我一生留有極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中學，大學，每逢說到有關第一次歐戰的課程時，我總不會忘記那次的情景，使我恍然知到我曾經很清晰地在那個時代，而沒有蒙蔽在歷史的幕後。因為唯有在幼年時候的記憶最牢實，也最清晰。」

爸爸說到這裏，他又說：

「你們試再打開地圖看一看，我們被敵人踐踏的地方在哪裏？算一算共有多少方公里？有多少同胞淪陷在戰區？我們應該先從哪裏規復失地？同盟國登陸的地方在哪裏？蘇聯失土已恢復了多少？試試看。」

「記着！趕緊補充活知識，莫叫歷史遺棄！」

## 暑期遠足

星期六爸爸自城裏回來，他對我們說：『你們總是住在鄉下，難免使你們的精神感到疲倦，而城裏又是灰塵撲面，過於喧囂，明天乘你們都在放假，我帶你們去南溫泉旅行好不好？』我們一聽爸爸說要帶我們去旅行，真是喜出望外，不知怎麼表示纔好，於是我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傳遍鄰右（按照我們的習慣，無論有什麼得意的事，必定瞞不住。一定很快地讓人知道。這一點我們常常遭媽媽的斥責。）弟弟更見人便告訴：『我們明天要到南溫泉去了。』惹得許多人向他發笑。

南溫泉我們在兩年前曾去過的。那次是在大轟炸之後，一個漫畫家邀我們一同去遊。想起那雨後的飛泉，由山頂越溪下墜的美麗壯觀；虎嘯口的濤聲流得極其嗚咽淒厲，驚心動魄；白鶴林的環境幽雅肅穆，仙女洞的泉穴神祕陰涼；花溪的水碧綠而深幽，溫泉的水更不用說了，凡洗過的沒有不稱讚它光滑溫潤的。

但是據說自從我們去過以後，這裏曾被敵機投過彈。不知現在怎麼樣了。夜晚我們興奮得一時不能入睡。

今天清晨乘天不亮，爸爸便把我們從酣睡中喚醒，我們洗漱完，圍圍吃了點東西，就搭了便車，順着公路奔向南泉。一路上，見兩側的稻田裏的穀穗已長滿了果實，漸漸發黃。爸爸常說：「抗戰以後，川省年年收成好，真是國家的福。」據說今年又是豐年，我雖然不懂什麼農事，經濟，但有米喫總是好的。因為我常聽說王麗的媽去到鎮上站排買米，站半天買不到手，全家竟有時少喫一餐飯。如果米多了，恐怕就不會買不到了吧。

約行四十分鐘，我們到了南泉車站。下了車我們就乘船先由花溪到小溫泉，因我們到的時間在清晨，花溪靜靜的好像還在睡眠，夾岸的樹木花草發散着清晨的幽香，一切顯得悠閒寂靜，只有老船伕「生活高了」的嘆息，纔是沉痛悲苦的呼聲。

花溪是長江的支流，水由李家沱而注入，到南溫泉由虎嘯口處突然下流匯成花溪。

因為是天晴，飛泉在靜滯着，來往的船極稀少，我們坐在小船上欣賞着風景，不覺一會兒便到了小溫泉的渡口，上了坡就是中央政治學校的校園，這一個幽美環境，使我們都有身入世外桃源之感。雖然來過，但這個地方仍然給我們新的印象。尤其是所有學生們都穿着黃布軍裝，整齊劃一，不在衣服上炫耀他們的家產。在學生界爭着爭外表支撐門面的今天，特別使我感覺必要。

爸爸找到了他的朋友。那位朋友是在學校裏教書的，他帶我們到各處參觀了多時。聽說教務員長（他是這個學校的校長）有時到這裏來講話。校長室和中山室建築得都很堂皇寬敞。我們在這裏盤桓了許久，循着原路又折回南泉。這時候，餛飩館熱鬧了，在一個小麵館裏喫了些麵，賣麵的老闆對於我們似有無限歡迎之意，爸爸問他一天賣多了幾錢，他說平時並賣不了多少錢，只有星期天遊人多時，纔有利賺。人人都說商人好，像這種商人也很苦；至於發國難財的傢伙們，他們生意是無影無蹤的，他們也絕不屑幹這種小本經營啊。

吃完麵，我們就去虎嘴口。記得上次來時是初秋，虎嘴口一帶水勢很深，這次水漲，在遠遠就看見河床的嶙峋怪石，波濤好像自天空飛來，濤聲真似虎嘯一樣令人驚心動魄。我們站在景林橋上，迎接着澎湃的水漸漸變成的細流，自腳下淌過。頓覺得舊地重遊的深趣。

爸爸說：「你們年記小，今天纔曉得舊地重遊的樂趣，將來大了，要隨時會體味到這種滋味的；我不是答應你們，在戰事結束以後，只要情形許可，讓你們每個人再回到你們降生的地方看看嗎？那時候，你們必定有更多的回憶。哥哥的降生地方是老家，我們必定回去的。自然可以看見不武廟。弟弟生的地方恐怕是最先收復回來的，並且

是回家必經之路，也不成問題，只有你和魯菲生的地方在松花江畔，似乎較比困難，但是，不僅我，全國同胞都有充分自信必定把那地方規復，所以我相信也沒有什麼問題。並且我樂意把未來事業的基礎奠立在那塊新土上，你們大家都將是那裏的拓荒戰士。

「可是，千萬記着：不回頭的人固然不好，但總是貪戀過去，忘記眼前的也是要不得。你們年青，在社會上還沒有歷程，只有家庭、學校的一段生活，你們不應該有多多的依戀。趕快創造你們的前程吧。將來生活豐富了，經驗多了，自然而然會有更多的依戀，但現在還是把頭正起來，把眼睛睜向前方，把雙手伸出，腳步勇往直前。」

爸爸說完後，就領我們到碑亭去休息，我們一句一句把碑文讀過，爸爸就指着山上林幽深處，說：

「那裏便是林故主席的舊廬，上次我們遊此地時，聽說那位和善瀟灑的元首還時常來住呢。沒想到今天已成了供人憑弔的景物了。」

我們去白鶴林遊玩了一小時。爸爸又引我們去新村拜見一位小說家，據說他的作品在近二十幾年來最受大眾歡迎，他的著作近百部，有中國菊池寬的名。我們去時，他正在拉胡琴。雖然不怎麼純熟，但一種令人聽慣了的調子在這山半腰，也象徵着悠閒隨凡。

( 252 )

他把她的太太介紹給我們，據說她當初因為讀他著的小說入了迷，因此纔結婚的。他的家極其樸素，一切陳設，也極合乎傳說中的作家生活。我們待了一會兒就辭出。爸爸在路上盛讚他創作力之強，他有無數的讀者羣衆，比什麼達官貴人還有勢力，而他無論怎樣清苦，永不改行，天天寫，從來不間斷。「啊！我也可以做個著作家嗎？」我心裏問自己。

隨後，我們又遊了仙女洞。到浴室裏洗了澡，把渾身臭汗滌清。

夕陽高照的時候，我們返回。

在車上，爸爸問：「這次旅行，有什麼收穫嗎？想一想。」

## 一喜一喪

今天這一天居然有兩樁事可以記下來：一樁是房東張家婆媳婦，另一樁是鄰舍家的涂老頭死了。一喜一喪，碰巧在同一天，所以攪亂得我們一天不安。

說起這兩家人來真是一本媽媽經也唸不完。房東張老頭兒是本地的一個紳糧，有六個兒子，兩個姑娘。六個兒子有五個已脫離他，各立門戶，到別處住了，只有老六還跟他在家，但也並不怎樣孝順。那五個兒子據說從來也不回到老頭兒這裏向爹娘慰問一聲。兩個女兒，偏巧不聽老頭兒的話，都自主嫁給外省人。從此父母如同冤家對頭，互相仇視。聽說去年兩個女兒曾經回來過一次，不料一進門便被老頭兒一頓臭罵給罵跑了。

鄰舍涂家呢？老頭兒的兒孫滿堂，兒子在軍事機關任要職，孫子們上學，對老頭兒都非常孝順，全家多男多福，不想兒媳婦却非常刁悍無情，當丈夫在家時，還裝出幾分恭順樣兒，一不在家，她就虐待老頭兒，不讓他喫喝，不讓他穿鞋，整天價咀咒他快死。當老頭兒把這些事學說給兒子時，兒子就和媳婦吵架，驚動鄰右。

爸爸和媽媽常拿他們兩家的事譬喻家庭好像一部機器；如果有一個小螺絲釘壞了就不能動轉；又好像一塊白絹不容有一星星污點。兒孫滿堂固然重要，更需要一團和氣。家庭是幸福的源泉，也是痛苦的涵蓋。我也常覺得像他們這兩家，表面上是多麼十全十全，又有錢，又有人，誰會想到他們家庭裏是這麼痛苦呢？

房東今天上午在堂屋爲第六個兒子結婚，他的兒女們破例地都來了，賀客盈門。我們都暗暗爲老頭兒歡喜。可是，老頭兒雖然帶着主婚人的花，穿着一身新鮮衣服，卻滿面愁容，一點兒歡欣的樣子沒有。

當婚禮開始，家長致詞的時候，大兒子發言，他痛陳大家庭制度的壞處，聲色俱厲，然後他忽然又像懺悔似地，對新郎說：

「弟弟！爹爹老了，你不應該效法我們早早離開家，另立門戶……。」

說到這裏，老頭兒突然「哇」地一聲哭起來了，跟着老太婆也抽抽搭搭抹開了眼淚。一場喜事，結果全家大哭一場。

我還以爲藉此他們全家就可以團圓，重享天倫之樂了，哪知道，原來早已說好，小兒子結過婚第二天，就要帶着二十石穀子的產業另外過生活去了。爲什麼這樣做？原來趁老頭兒沒死，先分下一份產業，免在死後，弟兄們爭鬧。

「呵！產業破壞了，他們家庭的幸福？」我心裏在想。

下午，張家喜事還沒有辦完，有人就來說，涂家老頭兒只剩下一口氣，鼓盪着了。

不一會兒，號陶的哭聲送來。我和媽媽趕快過去去弔唁，照習慣我們也應該去幫幫忙，何況他的一個孫子和我同班，我們非立刻去不可。我們去時，兒孫們正在呼天搶地圍繞着老頭兒的屍體哭喊。聲音的悲痛，使我和媽媽也禁不住眼淚汪汪的。可是，兒媳婦呢？卻在一邊，笑盈盈地，對來幫忙的人們，說：

「你看，這個年月，不病不痛還不好過，誰家還架得住有病人呢？再說呀，老爺子年紀實在不小了，故去了，總算是福壽雙全。」隨着哈哈大笑起來。

有人，順隨着她的意思，就向她似弔唁，又似道喜地說：

「你家這纔是喜喪呢。」

我和媽媽安慰了他的兒子和我的同班，並問了他們如果有什麼事忙不開可隨時通知我們來幫忙。當走到院心的時候，有人還在那裏說「這是喜喪」。

我聽了不免楞怔。

「人老了，死了，就是喜喪？天下竟有這種不同情的人？」

## 讀書訪友

暑期不覺已過一個多月了，我們所訂的功課表除了星期天和旅行以外，天天在遵守着。各種功課也在不知不覺中顯得進步了。哥哥的代數，幾何，補習得差不多，他的字原來寫得很醜，近來經臨帖以後，也有進益。姐姐的功課平常是很勻整的，爸爸常常警告她：『不要單單在書本上下功夫，只求應付考試啊！要求活的智識，把一切生吞活嚥的課程趕快吐出來，重新消化。』所以她在暑假中注重每門課程的複習，不求其快，只求其踏實。我呢，老實說，只有常識較比好一點，其餘功課都很馬虎，爸爸因為怕我身體弄壞了，多多少少對我有點寬縱，然而他也有時也很嚴厲地警告我：『千萬莫作繡花枕頭哇，外表好看，裏面藏的是糝糝。』我聽了，也十分難過，為什麼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還讓爸爸媽媽操心哪。這一月來，各種課程似乎真正纔跟我接近了，譬如地理，歷史，以先只是死背，講地理沒有翻過地圖，講歷史不懂得朝代世紀。暑期內，爸爸以講故事的方法給我把地地很有趣地解釋，這纔使我對於一山一水，一人一事發生興味。弟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爸爸一向主張他自由發展，豈肯讓他進度慢一點，不讓他太快。他

最喜歡圖畫，有一次他畫了一隻漁翁垂釣圖，讓爸爸看，爸爸說：「在戰時，誰有這種閒情逸緻釣魚呢？不好！」以後他纔改畫輪船軍艦了。

在這一個多月裏，只有在附近住的同學們可以遇見，較遠一點的就不容易看到。我們商量着趁今天風涼，各人拜訪一個遠處同學，回來作一個報告，讓媽媽作評判。我們約定八時出發，十時返家。我們都懷着喜悅的心情走出門。弟弟帶着他畫的一張軍艦，我們每人帶着一束石榴花，預備贈送同學。

不到兩個鐘頭，我們都回到家了。

「從小至大，弟弟！你先報告吧？」我說。

「不，從大至小，哥哥！請你先報告，好嗎？」他轉向哥哥。

哥哥見弟弟的口氣很好，於是他就自告奮勇地說：

「好！我先來報告。你們聽着：上學期在對山中學初一上同班的江殿超常常來咱們家，你們還記得嗎？」

「嗯！他的成績總是佔頭名呢。」

「是的，自從他轉到南開以後，我們有半年不見面了，我實在很想念他。今天我忽然想起去看望看望他吧。他的家就住在後山坡上。」

「他正在家，他看見我來了，似乎親熱，但又似乎很冷淡。多半年前我們同班時那股兒人熱情勁相差太遠了，我覺得很奇怪，就問他：『殿超！你近來身體不好嗎？』」他答：「身體還好！」我又問他：「考的一定很好了？」他答：「嗯，馬馬虎虎。」我聽了他的答話，實在覺得他有點勉強，冷冰冰地令人感覺難受。隨後我就說：「殿超！你有點變了。」他說：「嗯，是的，我變了。」他說完以後，眼圈似乎在發濕，他的眼淚要掉，可是沒掉出來。我真不知他究竟有什麼難過的心事，我十分納悶，但又不好問，我忽忽地向他告別。

「恰巧，在叉道上，遇見另一個同學，也是轉學到南開去的。他說：『你猜江殿超為什麼難過？他被學校革除了！』」啊！為什麼？「我真不相信這麼一個品學兼優的同學會犯過錯。『你猜？』「莫非鬧風潮？』「不對，不對，』「和同學打架？』「更不對了，那麼一個老夫子會打架？』「那我可猜不透了。』隨着他悄悄地在我耳朵邊咕噥了一句，我一聽了，簡直要驚跳起來，繼而一想，真是天下事無獨有偶。我本想去再看看江同學，可是我實在覺得不舒服，就趕快回來了。你們猜他犯了什麼過？」

哥哥這時候，臉部似乎蒙上了一層灰黯。我們猜了半天實在猜不出，既而，我忽然叫起來：

「莫非和陶……？」

哥哥說：「是的，正是和你所說的陶同學的罪過一樣。」但是，我相信他也在後悔着。」

哥哥說他的父親今年忽然失業，學費又高，使他興起這種不良念頭，也真難說。

「哦！那麼該？」我說。

「自然不該！」哥哥說。哥哥的報告就此為止。

姐姐報告說：

我去新市區看了一位陳同學，我去時，她正跟着他的祖父種田呢。她的祖父做過多年的官，近幾年來帶着孫子女在後方度日，年紀雖然有七十幾歲了，身體很結實，每天在田裏種菜，飼豬，養雞。他們有菜喫，有肉喫。他們的日子顯得特別好過。

「陳同學說他爺爺說過：『女孩子們生在鄉間辦不清什麼是包谷，什麼是高粱是很可恥的。今後的男女應該同操作，同受教育。』他爺爺還讓她將來學農呢。」

「我和她說：『預祝新中國農業專家成功，希望你這裏什麼花兒，當我把麥穗送給她她說：『這考我呢，那不是有棉花嗎？』隨着我們都笑了。」

「他爺爺把我招呼到他的屋裏去，屋裏一角，滿擺着自造的玩具。飛機，坦克，軍

艦。據說這些東西都是她的爺爺指導孫子女們做的。我一一撫弄着，不住地驚訝他們手藝的精巧。但忽然發現一隻舊式兵船模型上寫着：「曾祖懋德公殉難船——」我很詫異，不知是什麼意思。陳同學知道我不知這件事的來歷，她向我解釋說：「我的曾祖父當甲午年中日在黃海大戰的時是『致遠』輪的一名中級軍官，他饒勇善戰，很得長官的賞識，但後來竟戰死在這隻輪上。那時我的爺爺纔幾歲，在幼年時候，深受無父之苦，並把這國難家仇銘記在心。從幼年起，他老人家就蓄有一個志願：縱然自己不能，子孫行輩中也必有一個投身海軍的，雪此恥辱。我的父親因為身體關係沒能夠習海軍，我的大弟弟去年已經入幼年海軍學校了。你來看，這裏有他寄回來的像片呢。」

「於是我在一本像夾內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穿着海軍服的照片。英氣勃勃的。我說：「經過七八年後，這位弟弟就要遨遊海上，乘長風，破萬里浪，為他的祖國保衛綿長的海岸線，為沒有海軍的祖國爭取光榮，為他的祖先復仇了。」我說完，看看那位老人，正仰臥在一隻躺椅上露着笑靨打着呼嚕睡着。我懷着喜悅的心情，悄悄地和我的同學道別，好讓她爺爺安靜地睡一會兒。」

姐姐報告完畢以後，輪着我了。

我去的同學家住半里外的公路邊，是那位綽號「搗蛋鬼」的同學家。因為上次他在

教室裏欺負同學被我打報不平，把他的新氣壓倒以後，他雖然從此老實多了，但從那時候起，也就規避我。我曾幾次故意找他談話，他總是似恨似敬，又怕我的樣子，不答話。其實我上次那種舉動純然是激於義奮，只要他改過，我們還是好同學。可是他始終心裏存着芥蒂。所以我想看看他去，還較有意思些。

我到他家門口時，看見一位穿藍長衫，光腳板，嘴裏叨着長烟桿，四十左右的男人，正躺在一隻藤椅上，旁邊有一張小方桌，桌上有一碗扣碗茶。我問他方同學家是這裏嗎？他就很粗野地噉：

「二娃子，鬼兒子，出來噉，有人來找。」

這時，穿同學從房裏慌慌張張跑出來，他一看見是我，眼皮馬上垂下了，顯著非常傷促不安。我怕他害羞，就趕忙問他：「方同學，你好嗎？」他經我這麼一問，漸漸纔抬起頭來。他給我搬了一隻木櫈，就和他的爸爸坐在一塊兒說東說西，很自然了。他的爸爸也有時夾進幾句話，但是極其粗俗不順耳。到這時我纔悟到方同學在校內的一舉一動的原因哪。但顯然他因為受了幾年教育的緣故，到底有點不同，當他的爸爸說了粗俗話時，他常常替他更正或露出不安的神色。

後來，我看他那股慄慄勁，幾乎完全消逝了。我就問他：

「方同學，你還把那天的事記在心嗎？」

「不，穆珍同學！現在我完全了解我過去的錯誤，但你要原諒我，實在圍繞着我的  
人，受教育太少了。」

然後，他又告訴我，前些年跟他一塊背柴筐，砍猪草的那些小流氓們現在仍然是到處打架，他在暑假裏已經把他們組織起來，教他們識字讀書了。

「自從我作了他們的先生以後，我纔知道尊敬人了。穆珍同學，我以行動報答你的好意。」他說。

最後輪到弟弟報告了。弟弟說：「我的報告很簡單，我只到王麗家新居去過，去時王麗的母親正在哭呢。我問王麗，王伯母爲什麼哭？她始終不肯說，可是後來聽涂家說：王麗的爸爸在國外有兩個月不來信，也不寄錢來，家裏已經有兩天沒米吃了。我聽了玩不下去，就把畫的軍艦送給王麗。」

媽媽聽了我們四人的報告，說：

「你們四個人的報告都有意義。弟弟的報告雖簡單，但是一件現實的事情，王麗是你們的好同學，她母親又常和我們來往，我們既知道她們正在困厄中，就應該趕快出力幫助她家纔是。」

隨後便叫傭人給她家送去一袋米。

## 談友情 (爸爸的第四信)

親愛的穆珍：

寄給我的暑假日記都看見了，從日記裏面知道你們的課程都能依照課程表進行，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有顯著的進步，我非愉快。尤其證實讀書不一定在學校纔能成功的話，使你們更深一層了解求知知識的門徑，我更加欣喜。

「讀書訪友」的記載，我看了很有柔美之感。平常在學生時代只有同學的感情，而沒有朋友的交誼，以致於雖然同堂共讀，同舍共宿，但彼此視如陌人。要不然就是親暱得不可開交，儼然是情侶。我想在你到同學當中，一定有這種現象。現在我願硬和你談談友情。

◎ 什麼叫做「友情」？簡單地說，友情是一種安慰滋養和鼓勵人內心的一種外來力量。外國人叫做 *friendship*，我們通常也叫做「友誼」。人若沒有友情來安慰自己便會感覺精神孤獨，若沒有友情來滋養自己，便會感覺心園枯槁，若沒有友情來鼓勵自己便會感覺力量微弱，所以友情可以說是一個人生存的維他命。魯濱孫飄流到孤島上，雖然那麼

形單影隻，但是他仍然掏出他的友情，渴望着一隻滿載友情的船。他天天與島上的草木虫鳥談友情，做伴侶，排遣他的孤寂生活。

一個人若充滿了友情，他可以把剛烈暴躁的性格變為柔和細膩。也可以把優柔寡斷變為利落堅強；可以從失望的苦澀跳入新生的樂園；可以殺敵致果，可以甘冒犧牲；相反地，人若失掉了友情則生活毫無興趣，事業難得成功，變為一個精神壁壘中的苦人了。

我國俗語說得好：幼年靠父母，中年靠朋友，老年靠子女。這種分法姑且不管。單從這句話裏已經看得出，人生最重要的中年一段非靠朋友不可。外國人也說：沒有朋友的人不算是完人。可見朋友的重要。其實，人不但沒有朋友不能活，而且人生下來就是友情的動物。幾個月大的嬰兒，如果有人逗引他，他可以發笑，也可以哭。除了喂奶關係外，他並不能辨別他的母親和別人有什麼差別。

所以說友誼是天性的。

不過照一般說法，中年人交朋友為事業，講志趣；老年人交朋友為娛樂，重情意；少年人與青年交朋友則只重感情，無目的。

這種論斷，大體是不错的，現在撇開中年老年不談，究竟像你們這羣小少年們的友

情怎樣構成？怎樣發展？和怎樣保持呢？

照我的說法，人生下來就有友情，那麼友情雖然不一定是充滿了人體，等待隨時使用，卻是隨時可以交流的，儘管一個孤獨的人，他也可以在花前月夕傾訴他的衷腸，把他的友情施於枝頭停鳥，或花叢飛蝶。

所以我說構成在於交流。

你欽佩某一位同學的學識好，品行好，他的性情溫柔，剛直，或是他好主持正義，威武不屈。他的任何一點忽然激動了你，你便自然而然地和他接近，他同樣也感到你也有長處，你和他接近，他不拒絕，於是你們的友情交流了。另外你和某一位同學是同鄉，鄰居，世交，同桌，或是在一處玩過，無論因為那種關係，你們都可以成爲朋友。再有你看見一個人跌倒了，把他拉了一把，或是他對於你某一種事表示過同情，也可以成爲朋友。由此分析，構成朋友的因素在於一種觀念，一種關係，和一種事情。但是如果一個人完全失去了知覺，而不感覺友情的可貴，就無法交流了。同樣地，一個面孔冷冰冰的人也不容易有朋友。一個驕傲瞧不起人的人也不會有很多朋友。一個百萬富翁可能連一個朋友沒有，但一個叫化子也許倒有無數知己。

所以人人雖有友情，但不定是人人都有朋友；有朋友的人，一定懂得友情。

在你們這一年代，朋友的結合最容易，但也最困難。容易在你們的兩小無猜，在你們的感情熱烈；困難的是，大概因為你們太天真了，一切都順乎自然，所以一切不自然的構成是非常困難的。爲了一隻棒棒糖的給不給，可能馬上變爲好朋友或馬上惱了臉；爲了拒絕借一枝鉛筆，一張紙，也可以影響你們從此不交談。你們腴腆地不能和一個陌生人說一句話。因此在你們這一代的友情是極爲跳動不定的，兩個人好了偏好，壞了偏壞，你們不像成人會掩飾，會裝假，笑裏藏刀，口蜜腹劍。縱然在你們當中已經發現了不少小流氓，學生政客，擺弄手腕，失掉了天真，在那裏散佈罪惡的種子，但不要忘记大多數仍是好的。因爲畢竟大多數還因年齡關係不能發展的太快了。

你們的友情既是跳動不定的，於是在發展和保持上呈現了種種現象。

成人友情的發展在乎事業和志趣。你們則不然，大半你們不會考慮到將來一起做事，甚至到成年還做朋友。你們所仗恃的只是眼前彼此的感情。感情好是密友，不好馬上分裂。我常見你們羣中，今天三五人拜了盟兄弟，拜了乾姊妹，明天就會因一點小事彼此成仇，不交談了。這完全因爲你們年齡小，感情容易衝動，經不起一句話的刺激，遇事不思前想後的緣故。

但是究竟怎樣纔能合理發展和保持呢？

我雖然不樂意用成人的一套舊理論，和老方式教你們使用，但有幾種原則總該知道：

第一、譬如當一雙鞋子買來不容易時，隨便丟掉自是可惜。凡得來容易的東西，丟掉自然也容易。人總應該多收穫少遺失，除非所遺失的實在是要不得。因此，你們交朋友時須要「慎交」「擇交」，切不可「濫交」。有人說了：「這在成人尚且不容易做到，怎麼能求之於十幾歲的孩子呢？」是的，這一問相當好，我以為成人交友大半有目的，有目的的事不單純，沒目的的事纔容易。你們至少可從「濫交」中慢慢認識誰是「好人」，也就是漸漸懂得了「擇交」之道。在「擇交」的時候，你一定挑選與你情投意合的人做朋友，如果再考慮多一點，那就是挑選與你求知上有益的做朋友。但切不可忘了，不可隨隨便便拉攏成朋友，如果既交了，要謹記着，切不可隨意把他丟掉。

第二、你們在年青的時候，血氣方剛，恩怨分明，往往是逞少年豪氣，有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勇氣，沒有忍辱負重，顧前思後的涵養。這是你們的優點。但因此你們往往得到的少，失掉的多。我不勸你們效法成人的老奸巨猾，教你們怎樣去作偽，但樂意提醒你們，在同輩行中，為什麼人家朋友多，而自己少呢？其中必有緣故。緣故之一也許是自己少說話，脾氣跟人合不來，倨傲，功課太差……等等。如果發現了自己的缺點

，趕快去改正，這樣也可以爭取你的朋友。

第三、朋友需要忠實，凡不忠實的人不會有真正的朋友。你可以在你們同學中找出多少對於朋友忠實和不忠實的人來。什麼叫忠實？忠實就是信義，也就是「誠」。古人說：「不誠無物」，不誠就是不忠實。所以你無論做什麼，時時刻刻要牢守「誠」字，「誠」字一生可以用不完。你在校中，所發的一句話，一個小動作，都可以顯示出你誠不誠，不誠一時雖勝利，但結果必失敗。

以上三點，只是些平凡的原則，並不是交友的方法。我想告訴你的太多了，但就此三點，你也許覺得不容易，把交朋友看成一種用心機把戲。其實不然，你只要把最後一個「誠」字，善於運用，則無處不成功，無時不勝利，你也不必故意作出「誠」的樣子來，因為「誠」還是一種自然的產物啊！

想想看，你是不是做到了？如果還沒有做到，就應該注意纔是。

祝

進步！

爸爸白

## 父與子

(週末故事之四)

樹皮樹葉被剝得淨光，人餓得乾癟癟的，加上三面敵人的侵害，乞討，逃荒，種種淒慘景狀又重現於三十一年河南全省荒災以後。

豫西一個小村落裏，花白頭髮的老祖母晚飯後正和十歲的孫子柱兒圍繞着一盞半明不暗的油燈在敘述家常。老祖母本來是個倔強的性格，兒媳婦死了，越發變得固執，在戰火中傷傷又遇到荒年，她的情緒愈來愈惡劣了。

「你爹出外七八年沒音信，人家下關東，他偏要去西北，是死是活，可是也來個信啊！」

「人家生兒育女是得濟，我生兒育女是遭孽，可是我老婆子天生一付硬骨頭，他不管我們，他也別想回家，反正有他等於沒有他。」

「孩子，爭點氣！別學你爹，我死後你把這堆老骨頭刨個坑兒一埋，到鬼節片子燒錢化紙，憑你的意思。奶奶我，說儘管說，做不做看你的。」

「記着！你爹不會給我個一星點幫助，你要再向人家提起你的爹來就是故意與我作對。」

我信心！』老祖母的一腔憤恨，因為兒子八年前慘然離家後就紮下了根苗。

那時這位有遠大懷抱的兒子，鄉村師範畢了業，就決心去到邊疆服務，東北已經淪陷，不能再去，他輾轉到了新疆，在南疆一帶地方做了呼爾加（註：回族人叫農人爲呼爾加），他以拓荒者的姿態，領導着農人們開墾了許多荒田，他用新式方法，開辦農場，牧場，菓園。不到幾年，他穫利鉅萬，成了當地的富紳。

後來不幸因爲政治的嫌疑，他被補入獄。他的產業也被官家沒收。

在獄裏，無情的年月，消蝕了他一片堅強的雄心。他每想起老母，驕妻，愛兒不由地掉下眼淚來。

他記起母親的古怪脾氣，妻的柔情，孩子的咿呀學語。

這時候，他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恢復自由後的家庭團聚。

同時，他也領悟了邊疆情形的特殊，和一個拓荒者在邊疆工作時應該怎樣理解政治環境。

當一片新的氣氛籠罩在全疆時，他被釋放出獄。他以喜悅的心情追求家庭團聚的美夢。從監獄門檻邁出來，揮一揮多年的污垢，他就登上回家的征程。經過三個月的旅行，來到故鄉的邊線。

這個小村落的居民家家戶戶吃了上頓沒下頓，個個都是愁眉苦臉，全村裏看不見一頭牛，一隻雞，一條狗，甚至於一只老鼠，因為這些生物都被人民作了食糧。丟在街上的死嬰到處可見。就差人喫人了。

人常極度窮苦的時候就失掉了同情心。法律人情都不能約束一切罪惡和無理性的行為。

這個小村的居民就時常把經過村邊的過路人，無緣無故捉住痛打一頓，甚至傷害他的肢體。在他們的變態心理中，認為這些過路人是來分搶他們的食物的，或是不利於他們的。

一天，黃昏的時候，這位落魄的拓荒者剛剛闖入村邊的柵欄，便被鄉人以叫化子來偷搶東西的罪名，毒打了一頓。他滿臉傷疤，嘴邊沾着污血，像一條賴狗一樣，悄悄地躺在地下。

他並沒死。只是羞慚地寧肯吃些鹽吧麪，不敢吐露他的一點真情。等夜靜人稀，他摸一摸創傷，懶懶地滾起來，佝僂着腿悄悄尋到他的家門，在茫茫的夜色中，望着八年不見的門樓踟躕，他幻想着年邁力衰的老母還不能閉眼熟睡；嬌妻經過一天辛苦想早已入夢，愛兒必定酣睡多時了。

他想輕輕地敲開門進門，使他們不至添些喜悅。

然而他一想到今天自己的歸來，不但不是「衣錦還鄉」，連個令自己的親人可喜悅的容貌衣飾都沒帶來。他嘆息入骨的時光，把一片雄心付於流水的淒慘，忍不住又掉下幾顆傷心的淚來。他不料想從前的幻想竟是眼前悲慘遭遇的根苗。他的一場美夢，像閃電一般突然破滅了。但他仍受着人物地域和真愛的混合吸引功，使他失望中還有希望，希望中也有失望。

他幾次要去叩門，他的手伸出去又縮回來，縮回來又伸出去。母親的性格，自己的事業，榮辱貧富，白眼，漂泊，各種複雜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映在他的眼簾。

末後，他鼓着絕大的勇氣，用手指輕輕地彈動門環。半晌，裏邊沒有一點反響。他再用力去敲門時，在門縫裏已望見一盞燈火在院內搖幌。

「誰呀？我沒做虧心事，不怕半夜三更鬼叩門。你是誰？是人？是鬼？」

老太太見半天沒有回音，就向回走，當她剛轉過身，燈光被棉襖遮掩住，門口又恢復漆黑一片時，一種急促微弱的響了，接着有一種極痛而淒慘的聲音——

「娘！是兒！」

太太楞了一楞，心想真是見鬼了，兒子有八年沒消息，怎勸是他，不是他，爲什

麼聲音又那麼像？

她遲疑了一會兒。後來他拉開門門，突然把門扇一開，她禁不住驚恐地用尖厲聲音喊叫起來：

「打鬼！打鬼！」

這位落魄的拓荒者也突然仆倒在門前。

他以細微驚顫的聲音，說：

「娘！八年不見了。不要害怕。只是我沒有發財回來……我……渾身是傷痕。」他哭泣不成聲的哀音。

老太太把油燈湊近他照一照，滿頭亂蓬蓬的長髮，污穢的臉上沾着縱橫的血痕，一塊一塊的傷疤，瘦骨如柴的兩頰。老太太越看，手越驚顫，不知不覺那盞油燈從手中便滑落掉在地上。

她急忙喚醒了柱兒，又點着一只燈，她氣憤地對柱兒說：

「柱兒你拿根棍子到門口去給我打那個蓬頭的討飯化子，討飯也不看頭勢，深更半夜到這個人快要吃人的地方來討飯。你告訴他，假如你娘在時，也許打發一點，現在一個孝婆子帶着一個孫子孤苦零仃地活着，沒人管咱們，自門管誰呀！」

柱兒一手擒起一根棍子，一手撐起油燈，看看這個被稱爲討飯的化子，果然是一個污穢不堪的骯髒傢伙，他輪起棍子來向他一邊抽打，一邊還罵：

「奶奶說來，假如掩娘在世，也許打發，現在沒人管我們，我們怎能管你這個骯髒東西！」

他拚命地抽打這個化子，化子忍受着，動也不動。心想他定是死了，柱兒撐起燈來照照化子的臉，只見他癡望着自己在流眼淚，但不還一句話。

末後，他把兩扇門「吱啾」一關，就跟奶奶睡覺去了。

天還不亮，他見奶奶從炕上爬起來，忙披上衣服走出去。不一會兒，她默默地回來，眼窩裏還包藏着晶瑩的淚珠。

幾天以後，村裏人喧嚷着那天被打的化子是柱兒的爹，柱兒本來就有點疑心，以奶奶平日的脾氣爲什麼爲那個化子流下眼淚？想一想奶奶當天說的話也確實令人可疑。

他把外邊傳言告訴給奶奶，她回答說：

「並不是我老婆子脾氣古怪，這種年月，我們不差這樣一個討飯的爹！」  
柱兒聽了既驚異又懊悔。「無論如何，他總是生我的爹呀！」他想。

從此，家庭中不但充滿了飢餓，且被失望和懊悔包圍着。

——

三十二節的暑天，河南災民一批一批地分散於農林部設辦的邊疆移民，七千人的行列，分路向西流動。

柱兒便是七千人裏面的一個，他是撒下奶奶參加了二大伯的家庭組織而被允許的。

柱兒離開家園，有幾重意義：一種意義是爲了生活不能不離開家；一種意義是雲遊各地尋找自己的爹，不再有任何意義是以好奇心理窺探窺探究竟邊疆是怎麼一種情形。

臨離家前，奶奶忍不住簌簌地流着眼淚，囑咐他說：

「只要能找到你的爹，我一切都放心了；告訴他，我的脾氣改了，窮也好，富也好，什麼地方能活着就在什麼地方待吧。我老孫，只有死在本鄉本土，纔覺得安心。」

「奶奶！能找到爹最好，若找不到，這個家也要不得了，我們要重新找安身之處吧。」

——

柱兒在西行道上，看見綿亘不斷的祁連山峯，映在太陽光下，數不盡的駱駝背影。左公柳發着嫩芽，沙漠燦着金星，春風吹拂着玉門關口，晚霞昏暈在陰山腳下。雖然輕易看不見一道小溪，但山巔上溶化了的積雪，却匯成一條條的河流。也雖然不懂藝術，但

他處在這大自然中，眼界愈覺曠遠，身心都格外顯得爽朗。

這次移民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場面，先在沿途搭了許多房屋，儲運下大批糧食，各站由專人照料，食宿都安排得很妥貼，若干年代荒涼的西域道上，從此更多了行人的足跡。雖然有汽車載運他們一站一站地前進，然而他們有時因汽車的拋錨，不得不背起小包裹來徒步走，柱兒往往是徒步隊裏的最善走的一個，他生長在田裏，天生的一付結實的骨骼，肩膀寬，腰板直，走起路來活像一個小大漢子。

他們在這行進的途中，有時唱一兩只本鄉民歌，有時候，臨時編湊幾句。

『小柱兒！唱個歌給大家夥兒聽！』二大伯家的老狗提議。

柱兒擦擦頭上的汗，一邊背着小行李走，一邊唱起來：

『小白菜！

地溜黃，

七歲八歲沒有娘……』

『不要唱這傷哀調兒，小柱兒唱個新曲兒，給大家夥兒解解悶。』二大伯不等他唱完，就截住他。

他又擦了一把汗，勒一勒肩膀上的小行李，又唱起來：

「說南陽呀，道南陽，

南陽真是個好地方，

自從狼烟平地起，

七八年來鬧災殃。

小戶人家賣田地，

大戶人家逃後方，

我家沒有田地賣呀，

也沒財帛逃後方。

爲了生活逃處跑呀，

爲了尋爹上新疆。

× × ×

說南陽呀，道南陽，

南陽有一個臥龍崗

崗上高臥諸葛亮，

淡泊一生名揚。

願茅廬天下定，

輔佐漢三安家邦。

爲官一生不置蝨，

只教兒孫勤麻桑。

× × ×

可憐今日中州地，

又有水旱又有槍，

淹死餓斃八千萬。

到處殺人到處荒。

我家更有苦難訴，

爹爹出外母早亡，

奶奶好比風前燭，

孫兒年幼難經霜。

萬般無奈往西走，

求得生機再還鄉。

爹爹呀！往那裏尋你場。

奶奶呀！祝你安康。」

他唱到這裏聲音由嘶啞變爲嗚咽，二大伯聽了，就勸他說：

『小柱兒！誰教你的這詞兒？你小小年紀這樣軟弱，怎麼能上新疆？沒說嗎，咱那去處要是能活，誰肯捨掉祖輩傳流的房子，地？這年頭，什麼也管不了，只要什麼地方能填滿嗓子眼，什麼地方就是咱們的家。』

『再說，你爹，他究竟在哪裏？誰也不知道。不過瞧他那落膀的樣子絕不會像在新疆待過；算了吧，提他有啥用？死心塌地走吧！』

二大伯的老狗接着說，聽俺唱個曲兒：

『疾疾走，走如風，聽俺唱個老山東，』

十七八歲出關外，娶了個媳婦二十有餘齡，

媳婦長的貌如花，十個月頭生了個胖娃娃，

生了個胖娃娃，嘻嘻嘻：哈哈哈』

二大伯母聽見了，就罵老狗說：

『你這冤蔥子，淨會唱壞曲兒，一點正經沒有，你看人家柱兒那麼會編。』  
老狗聽了不服氣，怒沖沖地反駁說：

「俺又有娘，又有爹，我不那麼饑餓，我怎麼非唱那種可憐的調兒不結。」

「死鬼！還說！你有娘有爹，你又爲什麼逃難哪！」

老狗紅了紅臉，映了映眼，說：

「俺娘！誰說咱們是逃難，咱們不是挪挪窩就過好日子嗎？」

老狗的娘，看她的兒子傻里傻氣嘆喏一聲也笑了，柱兒也笑了。

他們有時乘車，有時徒步，天好多走幾里，天壞少走幾里，曉行夜宿。外表看起來他們是難民羣，實際他們是一枝得救的饑民，找到了新生，正奔向光明的坦途，走入新中國富源的搖籃。

經過兩個多月的行程，他們到了猩猩峽，地方當局就用汽車把他們接送到預先按排定了的處所，每一個壯男領皮袍一身，地毯一方，棉花兩斤，布兩疋；耕地百畝，並按規定三年不納稅，三年免服兵役。

(281) 柱兒起初跟着二大伯在家裏種田，後來吐魯蕃地方有一個農場招收學徒，柱兒一心要做個園藝專家，所以他欣然去應徵，場裏的人見他是一口裏來的，人又很精明，就把他錄取了。

農場的面積有一百多畝，一部份是種植農作物，有棉，有麥；一部份是菜園，瓜，梨，最多的是葡萄。從天山上引築的坎井，灌溉田地，土層厚鬆的，不需施肥，全場共有兩百多工人。這時候麥穗正在發黃，梨花謝了正在結果，葡萄架上攀滿了濃綠的枝葉。滿場充滿着刺人鼻孔的香味。

柱兒在這裏學的是園藝，他學怎樣接木，壓枝，分權，剪莖，刨土，他對於每一種技術都喜悅，並且很快地學會。

不久他便成了一個很熟練的小園丁。他似乎忘却一切很安適地在這裏工作下了。

一天忽然場裏主任對大家宣佈說：

「場長從省裏回來了，關於場內的事有好消息報告。」

柱兒一聽楞了。「誰是場長？我怎麼不知道哇？」他想。

兩百多工人都聚在園裏的空地上，等候着場長來告訴好消息。柱兒較比別人更懷着奇想。

場長來了。他，一個高大的身材，長長臉，帶着一只鴨嘴邊陽便帽，氈子絨褲褂，高統皮靴。這並不引起柱兒的注意，因為這是邊疆工作人員慣常穿著的裝束。

但場長一開口，滿是河南腔，使他聽了倒覺得奇怪。

「他原來也是同鄉，而且也姓王。」他心裏嘀咕着。

場長告訴他把這個農場省府批准公私合辦，原先附屬農場的田畝，牧場，事業都發還，並且要開始製造罐頭，以爲葡萄過剩。

大家都熱烈地鼓掌，但柱兒摸摸頭顯着莫明其妙的樣子。

有一天，柱兒忽然被場長招呼到辦公室去談話，場長問他是哪縣哪村的人，並問他的家庭詳細狀況，他吞吞吐吐地不肯說。場長再三逼問他的時候，他就說：

「場長！我是一個沒有爹沒有娘的孩兒，實在不忍於提起自己的家庭狀況。」

「你爹娘都不在了嗎？」場長問。

「不，娘早死了，爹也等於不在。」他說這句話時，幾乎哭了出來。

場長又和他談了半天，問他的娘得什麼病死的？爹到哪裏去了？場長的一番熱誠，激動他慢慢詳細告訴了一切情形。場長嘆息了一會兒，拍拍他的肩膀，說：

「柱兒！好好在這裏做工，你爹的蹤跡讓我們慢慢替你打聽打聽。」

柱兒得了場長的鼓勵賞識，心裏的愉快真是難以形容。回到宿舍裏就爬上牀去睡覺，一閉眼便見爹回到家時的一幕，爹的囚犯似的長髮，滿臉血漬，和乞憐的淚眼。他悔恨自己爲什麼誤聽奶奶的話，錯把已受了傷的爹，毫無情分地痛打。自己真是作孽，作

了永不能贖罪的逆子。他夢到這裏，驟然驚醒，急了一身冷汗，淚珠掉在枕頭上。他一翻身，不料看見背後站着一個人，嚇得他叫喊起來。

「桂兒！不要怕！你睡覺爲什麼不蓋好被窩？我來替你蓋一蓋。」場長說。

「謝謝你！場長！還沒睡嗎？」他感激得什麼似的。

「就要睡了，我來看一看，夥計們睡得好不好。」

從此之後，場長天天晚上來察看工人們的宿舍，招呼他們的飲食。

這年秋天農場裏舉行工作競賽，桂兒榮膺了第一名。他實在名實相符，不但技術高而且工作效率快。當他獲獎的那天，全體工人圍繞着他鼓掌，把他抬起來擲在半空，歡呼，稱他爲英雄，場長把紀念獎章掛在他的胸前時，竟止不住地，掉出歡欣的眼淚來。

他受了這次鼓勵，更加勤奮了。慢慢地從生活體驗中，他觀察出在邊疆工作的單純化而富有朝氣，這一個新的環境，使他不止安心而且興奮地工作着。

可是關於奶奶的生活，爹的行蹤，他仍是放心不下的。

有一次，他向場長請求，不可替他先向本省各機關打聽打聽爹的消息，或者給他多少日期的假，讓他到各縣去找一找，因爲聽奶奶說，爹對於邊疆工作不會因爲挫折而

灰心的，一定還會回到西北來的。

「你也這樣相信嗎？」場長問。

「是的，我雖然不認識，但對於他的性格，他的雄心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他堅決地說：

「你不認識，怎能夠尋找他呢？」場長接着問。

「我只和他見過一面，不過那一面我實在對不住他了。」

「爲什麼呢？」

於是他把錯認爹是叫化子，并怎樣毒打的一幕訴說了一遍，場長聽了，露出微笑來

，說：

「柱兒，只要他是你的爹，他對於你這種粗鹵行動是不會記在心的。」

「真的嗎？那好極了。」他做出歡欣的態態。

「柱兒！你別忙，好好在這裏工作，我一定慢慢替你找着你的爹！」

這樣，柱兒一面工作着，一面侍候着場長代他打聽爹的消息。一天，正是他母親逝世三週年忌辰，道統的孝順觀念促動他買了些錫箔紙錢去到野外三叉路口去焚化，他望

着東方，呆滯地叩頭，嘴裏不住地祝告娘來收錢，他想到在家裏孤另另枯守的奶奶，渺無消息的爹，萬里迢迢在外的自己，心頭一陣難過，哇一聲哭起來。野外狂風也不住呼呼地響，風聲捲起哭聲到遙遠。

在回場的半路上，他見場長急急忙忙地向他走來。他拭乾了淚。場長劈頭就問他：

「柱兒，怎麼今天是你娘的忌日嗎？」

「是的，場長。」

「我今天替你準備好了一點祭品，你趕快到我的臥室裏去看，我到後山察看乳羊就回來。」

柱兒跑到場長的臥室裏的門口，從遙遠處看見一張方桌上擺着祭菜，一雙木筷。爐裏焚着神香，使他最覺驚訝的是當中還有一張褪色的像片，「難道場長是惡作劇嗎？」他想。等他逼近去一看，使他幾乎驚疑得昏頭昏腦了。

原來那正是他娘的遺容。

他一邊驚疑着像片的來源，一邊就雙膝跪下，匍伏在地上痛哭的時候，場長已站在他的身後了。

場長把他抱起來，說：

「柱兒，別哭，這裏還有你的一封信。」

趕忙拆開看——

「柱孫！接你父親的信，說你已在他所主持的農場內工作，父子巧遇，真是天緣。我不久即隨來接我的人前來，全家團圓有期。奶奶手示」

他看完以後，像夢醒了的一樣，用他驚奇的眼睛，還遲疑地望着場長說：

「你就是爹？」

場長含着微笑，說：

「不，我也是場長。」

柱兒跑上前去，低下頭，聽他爹來摸撫他的頭髮。幾個月的迷夢換得利那間的溫  
來。

然後，爹嚴肅地命令他：

「在場裏工作時，沒有父子柔情，趕快去工作！」

柱兒似打了勝仗的兵，又興奮，又英勇地答應：

「是！」

父子倆的面容消逝在楠香焚燒着的燦繞縷縷的氛圍中。

## 校長病牀前的晨禱

今天清晨教我們國文的徐先生忽然到家裏來，我非常驚奇。她一見我。就問：

「爲什麼這麼長的日子，你不給我寫信哪？」然後他又問：「穆珍！你暑假過的好嗎？」

我請她到樓上，忙介紹給媽媽，我說：

「這位徐先生是我們班的級任，是一位最好的先生。」

媽媽隨着和她說了許多客氣話，招呼她坐下。

徐先生的家住在江北鄉下，在我校已教了兩學期，任五年級的級任兼本班國文教員，爲人熱誠和藹，尤其對於我們這一班，她更加關切。她常常領我們作各種課外活動，爭得很多錦旗錦標。暑假前，她的父親得病了。來信叫她回家。她走的那天，全校列隊恭送她下山，我們怕她一去不回來，在山下分手的時候，大家都哭着，要求她無論如何暑假後遠來教我們，她也哭着對我們說：

「諸位同學，我本來不管父親的病怎麼樣，我要離開你們，下學期不來學校教書了。」

。現在，我真不忍心和你們分手，下學期無論我教與不教，暑假中我必定分頭來看你們的！』同學們聽了這話，纔勉強不哭，不過還堅決要求她非答應來教我們不可。她說：『好，只要學校不辭我，爲了你們，我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也要來的。』這些話歷歷在耳。啊！她果然來了。我忙告訴她：『自從您走後，同學們是多麼想念您，大家曾聯名寫過一封慰問的信，先生收到了嗎？』

她說：

『那封信已收到了，謝謝你們。』

『老先生的病好了嗎？』我實在不忍於問這句話，我明明白白看見她胳膊上纏着一條黑紗。

『不，唉！他老人家年歲大了，治了好久，總不見效，我回家後一個星期就去世了。』她說的時候，拚命地壓住感情，然而一種哀淒的情緒立刻露在臉上，我實在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安慰她，我隨着她的沉默低下了頭。媽媽乘機便問：

『徐先生還沒吃早飯吧？』

『不，我已吃過了。謝謝您。』她恢復了平常的神態。

然後她對我說：

「穆珍！我來叫你一同去看老校長，他在病着，你知道嗎？」

「啊！校長病啦？」我驚訝不止。

「是的，聽說他在招新生的一天，天熱中暑，病倒了，這很重呢。」

我就跟她到醫院去。

到醫院以後，護士小姐告訴我們，校長剛剛吃過藥，請讓他休息一會兒，再會客，她並告訴我們校長的病已有進步，再有一星期便可出院了。

半小時以後，護士小姐偷偷自門縫看了看，告訴我們病人醒了，正在看什麼呢。

我們悄悄推開門，老校長一瞧見，驚異地說：

「啊！你們來了。」

徐先生和我趨向前去，問了他的病況，坐在一邊。老校長似有感觸地閉上眼睛，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睜開喜悅的眼，對徐先生說：

「我得着你的老人去世的消息以後，本打算馬上寫信安慰你，不想我病了，反累你來看我，實在……」

「你來得正好，我怕你因為老人放去了，就消極不再來教書。我原打算病愈後，親自去請你呢。」

擔長病席  
前的是禱

子性馬



「徐先生！我正在看學生成績表，和畢業班同學放學報告書。我很痛心，我們教育出去了一個江殿超同學。你來看，他的成績單。」他把江殿超同學的幾年來最優等的成績單遞給徐先生。

徐先生早已聽說這回事了，她不住惋惜着，但她只能拿緘默表示她內心的傷痛。

「我們只有熱情還不夠，還得有方法；我們只求其表面好不好，還得求其內心好，纔是真好！」老校長唏噓着，似乎恍然悟到過去的失敗。

「同志太少了，大家都因生活關係，沒拿辦教育作爲終身事業。」徐先生說。

「是的，同志太少了，有一位先生不好說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影響。你能答應我，再教一學期嗎？」老校長懇求地說。

「不，不只一學期。只要校長在前面勇敢地領導。」徐先生興奮地答。

老校長似乎得到無上的安慰，領首笑了。他擱上眼睛很愉快地躺下。

這時候，醫院的牧師來爲病人作晨禱，我和徐先生都跪在地下參加了牧師的禱告儀式。

當我們悄悄離開病房的時候，他老人家正在閉着眼睛若有所思呢。

這時候，柔和的陽光從窗外射進，在他的臉上閃爍。

## 江海柔瀾（爸爸的第五信）

親愛的穆珍：

我這次被一個朋友邀請參觀她領導的保育院，因為是受人招待，不便帶你一同來看，實在是你的損失。現在我把參觀經過先寫信告訴你，至於詳細情形，容回家後再為你們講。

那天清晨，我去千斯門搭開往北碚的船，雖然是初夏，晨風還很清冷，朝霧未散，嘉陵江被旭日滲透茫茫白霧射在水面閃爍着金星，漁舟在張網，貨船在揚帆，江南江北兩岸的工廠的烟囪已開始吐狼烟，汽笛發着尖銳的叫聲，人流湧進候船室，碼頭上擁擠着許多賣零食的小販和衣服襤褸的力伕。沿江邊一帶被敵機轟炸而遺留下的殘垣斷壁的痕跡還宛然在目。

人，地和時間都在戰神的鐵翼下旋轉，呼吸。

我登上船時，乘客已把艙位擠滿，我只好佇立在輪船梢尾，扶住覆繩，得一個站腳之地，這種擁塞的情形，多半因為霧季後疏散人口的原故。

我久不旅行。當船一開動，是風徐徐吹襲，江水嘩嘩作響，深深呼吸一口清新爽朗的空氣，展望兩岸的樹木屋舍，看着輪船逆流上溯的情景；彷彿置身於由上海到漢口的旅途，也如同在松花江上泛舟，一會兒又如同在渤海灣出口，一會兒又象在黃浦灘靠岸，片刻的幻想，幾乎把所有自己走過的水路都重新遊玩一遍，憑添不少愉快，但一剎那間，使我竟沉溺在迷惘的苦憶中。

「九一八」次年，我在第一封信裏曾經告訴你，我們在秋天逃出了東方的屠場——東北，在大連我們搭上大阪輪船株式會社駛上海的「大連丸」，稍有人心的，在敵人壓榨下再搭敵人管制的航箱，內心沒有不感覺萬分痛苦的，但一向我們的海上和內河交通都被外國以不平等條約給宰割了的時候，人們也多半麻木地不知自覺。

在那隻輪船的統艙裏，擠滿了逃出人間地獄的乘客，一個個如呆似癡地默默寡言。當黑幕障蔽了茫茫大海，輪船上黯弱無光的電燈剛剛發出一燭一燭的黃亮時，有一種清脆的少女聲音從一個角落裏突然叫起——

「諸位同胞！我們大家一同逃出了血腥濺滿的東北，眼看我們就要踏上祖國的土地了，可是今天我們還在乘着敵人的船逃脫敵人的魔掌，真是恥辱！我們要記取這沉痛的教訓，收復我們的土地，收復我們的主權！」

接着她又報告了敵人的殘暴行爲。她那沉痛動人的言詞，全船人莫不傾耳細聽。她說完以後，又拿起一本有中國國旗的畫報。她用兩手捧着畫報，跪在船板上面對着國旗，默默地淌眼淚。

當時我被她的言詞和那種狂熱的行爲深深激動，我便跑到她的跟前，問她貴姓，是什麼地方人，和在哪个學校讀書？

她說姓朱，關裏人，在瀋陽同澤女中讀書，父親是個老國民黨員，在東北易幟以前曾在東北各地做過秘密活動。我當時會輕輕地警告她：『這是日本船，提防偵探，說話要小心些。』

『怕什麼，死，我就跳海！』

她這種大胆無忌的言詞和倔強的態度，實在超出了一個少女應有的直率行爲，全船人都驚愕爲她動心，我則懷疑她是否受刺激過深了。

果然，不到半小時以後，她便被幾個穿著白制服，黃銅鈕扣的中國茶役——慣做敵人的鷹犬給抓去，交日本船長審訊去了，據說要把她交給青島日本領事館去懲辦，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號下，不容有「反滿抗日」的言論的。

她被抓去的一剎那，船裏曾經起過一陣小騷動，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向着那幾隻鷹

大發着既鄙視又恨的眼光，可是這種氣憤於事實顯然無益。

感謝那位青島市政府的朋友最後把她救出，脫離了敵人的毒害網，這是我唯一能幫助她的方法。

後來她在北平繼續求學，每次學生運動總由她中間領導，在報紙上曾刊載過她受傷的照片，但始終我沒有和她通過一次信，只是每逢在報紙上看見這位女戰士的名字時，使我不由得想起她那句話：『怕什麼，死，我就跳海！』和她那一副英武倔強的儀表。

七七以後，聽說她加入了什麼隊，跟着北平學生一道南來。在武漢時，她在政治部組織的一個婦女工作大隊裏做事，後來又輾轉到保育總會工作。

有一天在重慶的一條街上，有一位朋友忽然拉住我的手，說要給我介紹一位朋友，於是他就指着一位三十許歲的女人說：

『這是第×保育院的朱院長』然後他又介紹了我，並補充說：

『朱院長也會經在東北待過的。』

後來當我證明她就是十幾年前在「大連丸」上因演說被捕並被我託情搭救出來的朱小姐時，我幾乎要驚跳起來，簡直不敢相認，當時她也覺得真是奇遇。

於是我又驀然想起她那句話——

「怕什麼，死，就跳海！」

我們跑到小茶館裏去談了許多往事，我纔知道她曾於婚後生過兩個孩子，但不幸在貴陽某一次轟炸中，她的丈夫和孩子都被敵機炸死了。

她說：

「我這個人並不是個宿命論者，對於這些不幸，我只認爲是一種偶然。」「可是，她又繼續說：『我已經發過誓願，今後不再爲個人前途掙扎，要多多爲後一代下點功夫，換得我心靈上的安慰。』」

我聽她的話口，似乎很牢騷，我就用話來安慰她。

她說：「不，我並不像一般女人那麼軟弱，在我的人生觀上也絕對沒有所謂消極的思想。」接着她又說：「您看，在抗戰以後，有多少問題需要解決？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們女人來擔任？以我的熱情，以我的個性，對於保育大眾兒女的工作，自信比在家裏當個主婦僅僅把自己的兒女教養大好得多，我雖不希望比做『傷兵之母』，但我樂意做這一代苦難兒女的大朋友。」跟着她又呱呱地笑起來，仍是那麼憨氣，那麼天真。

於是她約我到她主管的保育院參觀，我就欣然答應了。

恰好前天她到重慶來接領一部份從別院分發來的學生，她叫我跟她一齊去。

當我上了船，她還沒有來，船將開時，纔看見她帶着幾個學生匆匆地跑來，她向我打了招呼，於是就同我站在船尾扶着纜繩看着船逆流行駛時湍急的波浪。因為天氣熱，船開出不遠，乘客便懶洋洋地側着身軀打呵欠，我們這些站立着的則須時刻注意船身的傾斜。

我們爲了排遣幾個鐘頭的時間，除了流覽兩岸風景之外，我就找着她領的幾個學生談天，我看這幾個學生都有十五六歲光景，一個個都是楞頭楞腦，呆里呆氣，甚而他們的眼神都與常人不同。我沒敢顯露我的奇異感覺，我很自然地問他們的姓名和出生地方等等，他們也一一回答，但他們回答的語氣神態是漠漠的，似乎是被審訊者的口供那麼乾燥無味，每個人都顯得那麼冷酷無情。

我心裏不由得陣陣酸痛。我悄悄地轉過身來向她問：

「這些學生是哪裏來的？」

友人似乎已窺察出我的心情，她說：

「是別院分發過來的。等到院後，我再詳細給你介紹吧。」

我就不再問下去，然後我們就默默地坐在空位上聽波浪的音響，看江心划來划去的

木船。

那天下午，我們已經轉到了她所管轄的保育院。她把那幾個學生安置了以後，一面招呼我洗臉，一面就問我如果不嫌累，就跟他一同去看看學生，我說好，拔起腿來就走，剛剛轉過一道門牆，就有二三百個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學生盪漾而來，大家圍圍把她圍住，有的說「院長回來了」，有的說「大朋友回來了」，有的向她行禮，有的依偎着她，拉她的胳膊，拉她的衣服。真如同兒女對於久別重逢後的媽媽有說不出的親暱，恨不得一下鑽入媽媽的懷抱的樣子。那位院長也好像一位慈祥的母親，離開家多天，一旦回到家來，看見她的孩子們又親大的，又憐小的，摸摸那個的頭，又給這個整整衣裳。總有五六分鐘功夫，她被這羣孩子們包圍着，揉搓着。

我在旁邊看着，歡欣與辛酸在內心裏交織起來。

「別鬧了，有參觀的先生來了。」她分開學生們，望着我。學生馬上嚴肅地對我行禮。

然後我在她那院裏看了一遭，一切設備，整潔，內務並比我以前看過的別的院怎麼好，我的朋友也沒有拿出什麼圖表來把我看。晚上，息燈鈴搖過以後，她和她的同志們到寢室裏去給每個孩子掩蓋袂被。她說深夜還有專人負責招呼年小學生起來解溲。

我笑着說：「這個家庭真不易維持，這些孩子們，不把媽媽累死了就是難得。」

她說：「不然，我們不但有真情，同時還有方法，所以這也不過是一個較大的家庭罷了，只要媽媽能支配好，並不怎麼累人。」她的話很輕鬆，使我不禁詫異以她的年齡似乎還不應該如此。

我和她的幾位同志，圍坐在一只菜油燈前，啣着茶，在談話中，我又問起新領來的幾個學生。

她說：「喂！虧了你提起，幾乎把這件事忘懷了。」然後她倒轉過來問我：「你相信不相信：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會失掉了天性？會有畸形心理？」

「唔！」我漫不知所地回答。

「這幾個孩子被人做叫『問題學生』，他們都在保育機關受過教育，畢業後，曾分別升學就業，但他們升學則被學校開革，就業則被僱主辭退，然而他們既無家可歸，又無親可投，於是被送還原院。總會因為本院過去對『問題學生』的教育有過較好的成績，所以凡是這類學生，就分發到這裏來重新施教，經過一個相當時期，認為她們一切已恢復正常，然後再讓她們升學或就業。」

「說來痛心。」她啣了一口茶又繼續說，「抗戰以來，國家花了大批錢為淪陷區的

孤兒哀女和生活困苦的子女們辦保育機關，用心可謂極善，領導的人也是抱了絕大的慈悲心，以滿腹熱腸來處理這種工作，工作幹部也有許多專家，可是機關大了，人手多了，分子難免良莠不齊，方法儘管完善，但是把孩子們變成了機械，呆板地動轉，使他們缺少啓發性的樂趣，人畢竟是有靈性的動物，他們時時刻刻需要有人對他溫暖體貼。

「他們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破壞，撒野，偷竊，遲鈍，無同情心，對人對事冷酷。上次有兩個「問題學生」，一個到一個中學後的第一天晚上，他偷偷起來用石子把學校的玻璃窗子一孔一孔地用石子打碎，看見女同學穿著新鮮衣服，他拿小剪刀在背後給她划破，問他爲什麼幹這種事？他茫然答不出來。另一個學生在院裏時非常呆癡，但升入另一個中學時，他便聯合一幫小流氓專好尋人打架，罵先生，對同學撒野，種種不規則的舉動應有盡有。

「我們不是什麼心理學家，對於一切原則原理也一竅不通，但學生既經分發來，我們就不能不仔細研究一番，然後再對他們試驗施教。結果我們發現那兩個學生都是自幼無父無母的苦孩子，抗戰後曾在大都市裏流浪，度小瀛三的生活有兩年。被收進某院以後，他們都已經成熟了的小流氓的舉止，被一種嚴峻的體罰給壓住了，先生每天所給他們的教訓是毒狠無情，他們看先生也似犯人的對獄吏，冤家對頭一樣。結果他們只能在

嚴飛峻法中生活，獄吏一放鬆，他們就恣意越獄，甚至於要殺他。

「我接受了這麼兩個學生真是戰戰兢兢，不知所措，但我的信心使我的胆量漸漸大起來。我分別派他倆担任我的辦公室和寢室清潔工作，每天餘下時間，我單獨教他們課程。吃飯，休息我都和他們在一起。有時候我看他們是我的小弟弟。有時候我簡直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看待。起初，他們對我畏懼，漸漸在表面上顯得鬆弛，冷靜的面孔中已微生笑絲。又過了些日子，他們在微笑中漸漸露出對人對事的真誠。

這時候我感覺我的試驗漸入佳境，我更放開胆量給他們講說動人的故事，啓發他們一種正確的思想，他們真的遭到笑的場面，張口大笑了；遇到悲苦的場面，他們也很自然地掩面痛哭了。

「這樣，有半年光景，我知道他們已受到一種影響，至少是受了感情的激動，然後我進一步地給他們解剖人世各種道理，導他們由感情的泛濫入理智的洪流，他們都能順情合理的接受。他們在行爲上辨清了破壞與撒野的可恥，甚至於我有時故意發出不正當的命令，他們也會拒絕。

「這不過是消極的一面，我又疏導他們入於積極行動的軌道上。使他們慣於有正義的行動，有青年人的雄心，所以他們並不停留在怯懦的又道上。

「去年下半年，他們又經總會保送到原來的中學裏去，據學校負責人來信說：『這兩個學生和以前判若兩人。』」

「總而言之，」她感慨地說：「人是靈性的動物，是被母愛滋養大的，假如他被母愛遺棄，小之在他的個性上有偏激，大之影響他的思想和行動。教育家須有菩薩心腸，科學頭腦。」

「不是自己的孩子誰能真愛？」是的。但教育家須要時時刻刻充滿母性愛，須要滋育母性愛，說刻薄一點，還須要製造母性愛哩。」

「抗戰後，成千成萬的兒女們，失掉了父母的撫養，遭受到社會上的冷眼無情，以致性格改變，心理畸形，把破壞當成發洩，視野蠻為尋常，我們要趕快啓發他們的善良，導他們入正軌，將來還得了嗎？」

她又告訴我今天領來的三個問題學生，兩個是幾次三番犯偷竊的，一個是好打架的。我問她：「是不是還照你的辦法來輔導他們呢？」她說：「也不一定，試試看。」

我們一直談到半夜，第二天很早我就醒起來，我一個人暗地裏在她院裏仔細地再觀察了半天，在外表上一點兒不比別人好，但不知怎地，我却感覺不出這就是一個保育院，甚至於比一個大家庭還自然融和。

我離開院時，祝她功德圓滿，並且希望把她的精神發揚光大。

「是的，社會全盤動纔有力量。但在不能全動時，只有求其在我。」

我向她道別以後，又搭上一隻回重慶的船，我默想着十二年前在「大連丸」上一幕一幕的情景，她那清脆動人的言容，還宛然在我的眼前。十二年的時光，我看見許多青年朋友們倒下了，但也有許多朋友已挺起胸膛，進一步為社會供獻，做着極為根本的工作。我默默地望着綠水長流，彷彿在十二年前的海上。

汽笛一叫，我纔辨別這是江輪的聲音。這封信交給媽媽哥哥姐姐看看，唸給小弟弟聽聽。朱先生說不久還要來看你們呢。

祝你

進步！

董重章

## 後記

我願意在末頁補充幾點未了的意思：

一、這本書化費了我半年的時間，淌了不知多少眼淚纔完成。然而也只寫了一學期的故事，因為時間順序的關係，所有已搜集好的材料均無法插進。因顧及讀者購買力，頁數比原來少了五十頁。

二、我希望這本書僅是我所寫的開端，等到第二本第三本時，我預想更有開展。我實在想把一個小孩子從高小一直寫到大學，甚至於入了社會。

三、我懇切希望讀了這本書的人給我指教，寫信給我，以便我繼續寫時有所遵循。

——著者

押面記

陳江隱先生這稿子寄到時候，我正生病，把牠擱了幾天。趁退席了，孩子們把這稿子放在我的枕畔，我躺着燈下，並且拿起來看。不料一氣看了半天，且流了許多眼淚在枕上。我嘗到了品字以前讀黨的教育時所感到的（一種滋味），且這滋味似乎更急於的胃口。因為這裡所寫的是抗戰時中國的重慶的事，對於我更有切身關係。病起我就連先生之稿，信地寫了這篇幅，插首，可惜病中精力未復，筆不從心，是為憾事。三年多前夏西尊先生提倡黨的教育，其插首是這意思。現在這般中國黨的教育，仍歸黨教育插首，真是黨黨的黨，為此替這致謝。

陳江隱先生稿子能能共覽應以深謝。

## 再版小言

陳紀澄

本書初版問世後，沒料到在很短時間內即售罄，更承國內賢達賜予批評，使作者得到鼓勵不少，我深深向批評者和給我直接寫信的人們致謝。

現在因應需要再版，本打算多加刪改，但因事實上的困難，除將錯字及脫落處補正外，內容照舊。

按現在的教育程度，這本書讓小學學生讀是很喫力的。中學生及師範生大概沒有問題。不過如果由家長和師長照書本講給小學生聽，或者也有益處。（好多家長會來信告訴令我感動的事實）我同時深盼做家長的，做師長的對於本書，無論在故事方面，理論上，加以指正。

印刷成本和種種困難情形，使本書續冊一時沒法和讀者見面，但一俟情形好轉，第二本書決定提前呈獻於讀者面前，因為這本書僅是一個故事的開端哪。

三十四年四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再版

# 新中國幼苗的成長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紀

發行人 郭鵬

發行所 建中出版社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總經理 禮華書店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82  
75-2923  
1/1

752723



參 考 書 目  
基本定價：4.50  
現售實價：5.  
==== 塑料紙本 =====